目录

1

穷苦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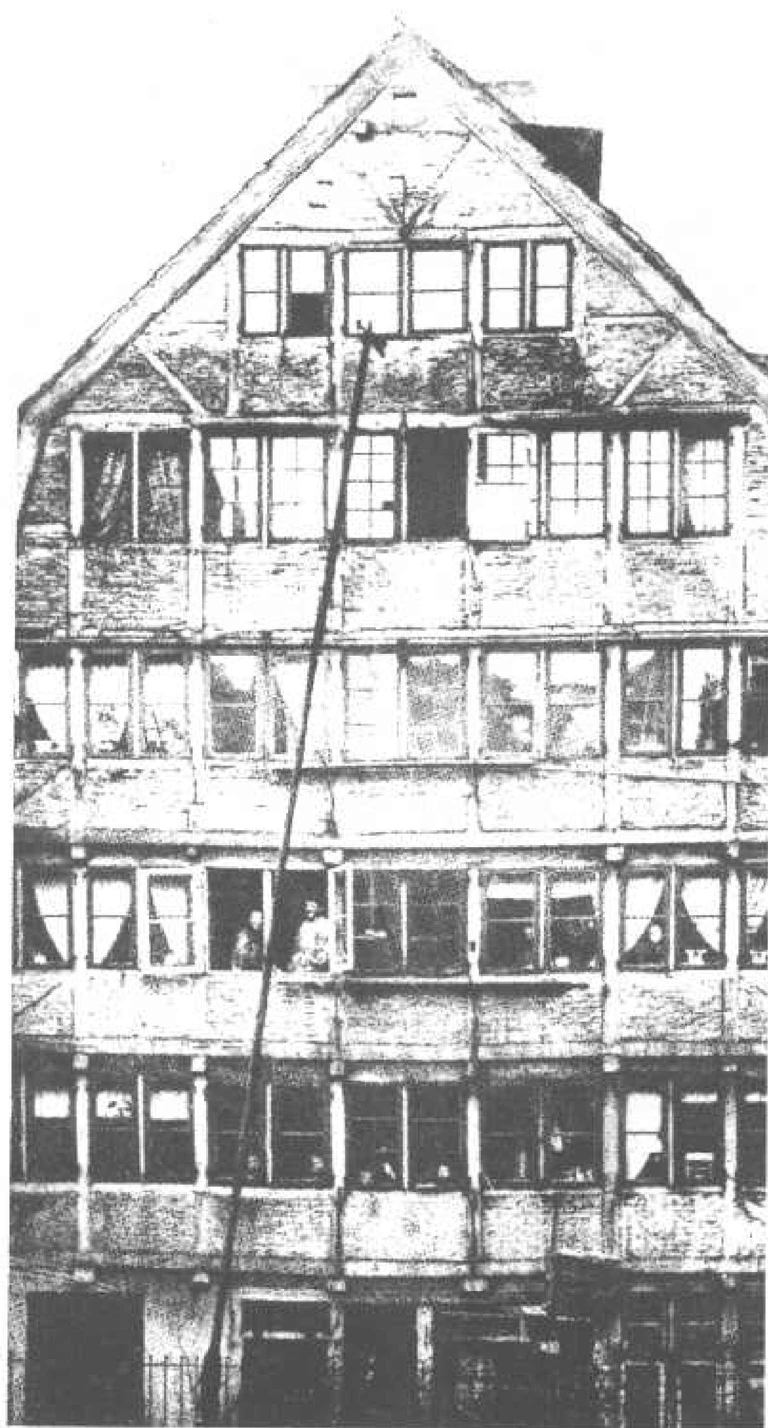
年老的勃拉姆斯在离开他的一群朋友时，告诉饱受风霜的女老板："如果在这里有谁没被我无礼地对待过的,请代我向他致意!"旋即狂妄而去,到他最喜欢的餐馆里饮酒消磨时光。

那时期照片中的勃拉姆斯，看起来粗放，胡须浓密，冷静而毫不妥协地凝视着旁观者，好像随时就要咆哮出在晚年社会生活所擅长的那种使人丧气的讥讽。然而在这之前，他已写成一首既抒情又温柔的小提琴协奏曲。虽然总是匿名,却对金钱出手大方,同时也花许多时间培养真正的音乐人才,从不期待任何回报。

这样一个人的性格总带有某些神秘的色彩，而勃拉姆斯也一直掩藏自己的事迹。作为一个压抑的浪漫主义者,勃拉姆斯虽天生害羞,却具有充满热情的灵魂。他始终畏怯于公开讨论自己的感情，持续地在抽象的音乐面具之后,演出内心的戏剧。

勃拉姆斯1833年5月7日出生于汉堡(Hamburg)的贫民窟。那时，对日后的他影响极为深远的贝多芬(Beethoven)已经逝世六年，同样为他所尊敬的舒伯特(Schubert)也已辞世五年;其他一些直接影响他的作曲家情景各不相同:瓦格纳(Wagner)正值弱冠之年,刚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随即又为人遗忘的歌剧;李斯特(Liszt)那时才22岁,已经是钢琴名家,正开始他首次伟大的恋情;而舒曼(Schumann)那年也是22岁,尚未初试莺啼。艺术上的浪漫时期业已告终，而孕育新生作曲家的国度尚未出现。灭亡已久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后裔，包括了超过百计的自治和半自治政治单元。除了像普鲁士(Prussia)、巴伐利亚(Bavaria)、汉诺威(Hanover)等王国之外,还有数十个公国、侯国和许多不及一个城市大的城邦。

汉堡当时正是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一个位于易北河(River Elbe)畔富庶而自由的港口,夹在汉诺威王国和扰攘多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省之间，拥有回归汉萨商业联盟(Hanseatic Merchants' League)会员资格的光荣独立传统。汉堡是一个既古色古香又繁荣现代的商港，城市及乡村风味两兼。宏伟的教堂、商贾的宅第，体现了汉堡骄矜孤高的富裕外貌。但城市美好的通衢大道也衔接狭窄的圆石小径，暗巷通向靠近港口、星罗棋布、鼠害侵袭的贫民窟,优雅的市民从不去那里闲逛。在根维尔泰尔(Gängviertel)或是昵称偷情步行区的兰妮特区(Lane Quarter)，全球各地的



勃拉姆斯出生的房子。这栋房子毁于1943年的空袭

各式酒吧和妓院林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20年。



1838 年的雅各·勃拉姆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之父）



晚年的勃拉姆斯之母

虽然勃拉姆斯的成长环境如此穷苦污秽，却很幸运地拥有努力而又可敬的双亲，力争上游突破逆境。他的父亲约翰·雅各·勃拉姆斯（Johann Jakob Brahms）是荷尔斯泰因旅店老板的儿子，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定要当一名音乐家，靠着自修学会拉奏所有的弦乐乐器，还会吹奏长笛和圆号，19 岁就离家在汉堡创业。起初，他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根维尔泰尔酒吧里演奏，直到他加入一个新组成的、提供工作机会和些许社交生活的音乐家协会为止，拿的都是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工资。生活现实逼使他得经常演奏低音大提琴，靠着不起眼的技巧，他终于加入一个六重奏组，在时髦的阿尔斯特亭台（Alster Pavilion）花园里演奏。身为汉堡人民自卫团的一员，他也获得骑兵伍长的

职衔。多年以后，勃拉姆斯曾告诉克拉拉（Clara Schumann）："我不是汉堡市的公民，而是汉堡市公民之子。"此后，勃拉姆斯的父亲还想更上一层楼，于是举家迁到环境较佳的住宅区，就在那里，他遇见未来的妻子克莉斯蒂娜·尼森（Christiane Nissen），她是他房东的小姑。克莉斯蒂娜多年后曾写信给小勃拉姆斯：



1860 年的伊丽莎·勃拉姆斯（勃拉姆斯之姐）

他想娶我的时候还没搬进来一个星期呢，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悬殊了。

这般旋风式的求婚过程，并非浪漫小说里的那种情节，因为克莉斯蒂娜当时已经 40 岁了，一只脚长得比另一只略短些，而且长相极为平庸，然而雅各只有 24 岁，正值黄金年华，而且长得一表人才。

但是克莉斯蒂娜却是一个非常实际而乐观的女人，从他们交往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受过教育也颇通文墨的女子，同时也是德国贵族一支旁系的后裔。在遇见雅各之前，虽然克莉斯蒂娜从事着女裁缝和奴仆的工作，还在一家服饰杂货店帮过忙，但她善良的美德远

胜于身体的缺陷，赢得了雅各的心。雅各或许也是为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才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而不愿靠碰运气的说媒,找一个年龄相近的太太。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桩婚事，从外表看起来他们简直太不般配了。两人的天性都是乐天知命，能将生活中最小的欢喜化为快乐泉源的人，这样的乐天个性对于正要搬入贫民窟公寓的他们而言,正是迫切需要的,他们在那里度过了新婚。70 年后，熟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弗洛恩斯·迈(Florence May)走访他的出生地,留下对此地穷苦情况的生动记录：

……这间房子坐落在狭小阴暗的庭院中，……木造的陡峭楼梯通过这栋建筑众多不同的楼层，……一进去就难掩一阵令人凛然打颤和沮丧的情绪。楼梯口面对一处狭窄的空间,半是厨房,半是客厅,锅灶和孩子的床铺挤在一起；进去第二道门则通往起居室，是有窗的卧房，但实在小得不像个房间，角落或橱柜里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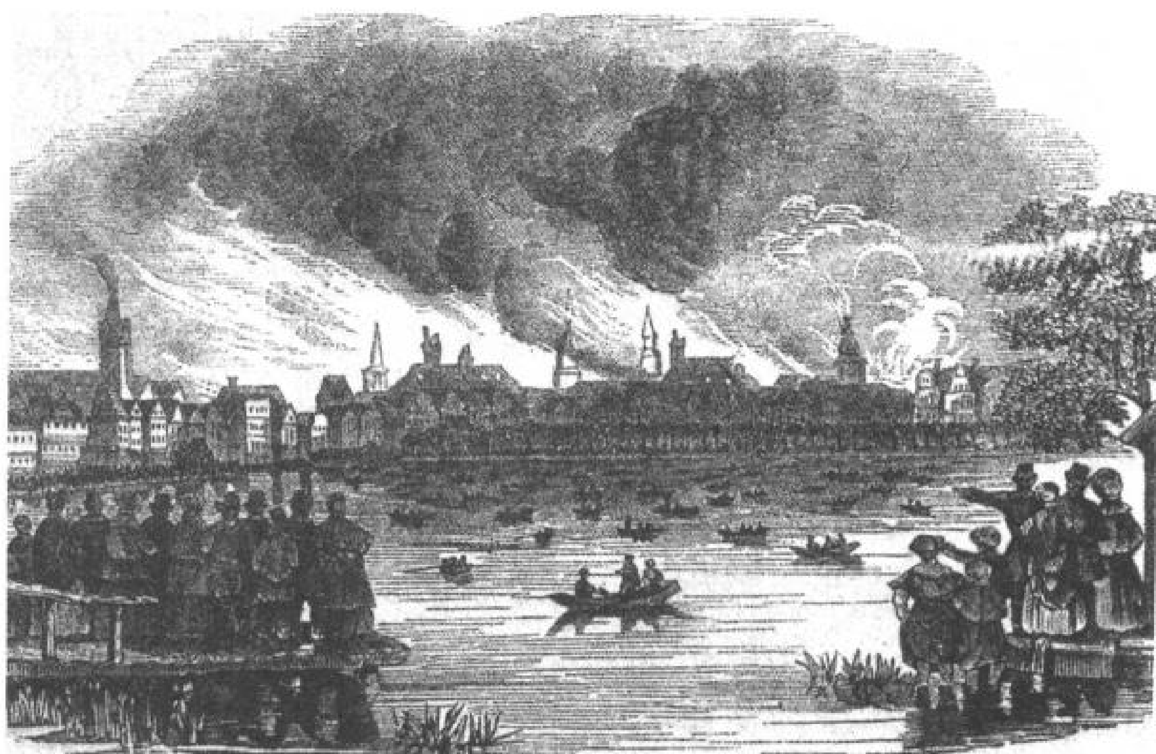
1870 年的弗里茨·勃拉姆斯(勃拉姆斯之弟)

克莉斯蒂娜用笼鸟、植物和色彩鲜艳的布料把这些昏暗的房间装扮得明亮动人，他们在这

里开始了家庭生活。他们在 1831 年生了长女伊丽莎(Elise),两年后约翰内斯诞生了,接着又有了另一个儿子弗里茨(Fritz)。此时他们发现一处更大的公寓,而克莉斯蒂娜也开了一家小小的服饰杂货店，以贴补丈夫不稳定的收入。

勃拉姆斯记忆里最初的印象就是置身在乐声中，并且声称自己 5 岁前就自成诠释音乐的风格。然而,引起他兴趣的却不是父亲演奏的任何乐器，而是在和父亲一起参加的音乐家协会游玩时所看到的钢琴。或许是遗传父亲倔强的脾气，他拒绝父亲让他尝试学习一样交响乐团中的乐器。无疑，父亲是站在让他成为一个全能音乐家的立场上考虑的,但勃拉姆斯还是要求学钢琴。

虽然这是一个钢琴名家竞技的时代，李斯特、肖邦(Chopin)和考克布雷纳(Kalkbrenner)财源广进并大受奉承，钢琴家的训练对一些未经磨练的新秀而言却是太过专精,即便勃拉姆斯真的功成名就,这样的生涯也是充满了不安全感的。雅各最后还是向儿子妥协了,送他 7 岁的儿子随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却穷困潦倒，也是雅各音乐圈朋友中一位有实力的音乐家——弗里德里希·卡索(Friedrich Cossel)学习。从卡索的指导中,雅各相信约翰内斯能得到全面的音乐训练。雅各并不偏心，要小儿子弗里茨也就教于卡索，两兄弟也进入同一所小学接受优秀但传统的教育。只有伊丽莎例外，因为她偏头痛的毛病严重影响她接受教育。要支付这样高的学费，就雅各微薄的收入而言并非易事，但当他听到卡索评断约翰内



1842 年汉堡大火

斯除了天赋异禀之外,更是一个富有原创力的音乐家时,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勃拉姆斯相当用功, 晚年时坦承只曾逃过一次学:“那是我生命中的低潮期, 当我回到家时, 父亲已经事先知道了,我着实挨了一顿痛揍。”然而,上课并非勃拉姆斯生活的全部,他对锡制玩具兵有一份执著的爱,直到晚年, 这个嗜好仍令他感到轻松愉快。他有成队的玩具兵可以组合再组合,即使到了受尊敬的晚年,仍以为朋友的孩子摆设玩具兵为乐。

从其他方面来看, 勃拉姆斯的童年十分平淡无奇。他从两次灾难中死里逃生:一次是 1842 年席卷房舍的一场汉堡大火,由于风势骤转,才没有烧到勃拉姆斯一家

人；还有一次是在他 10 岁时，让他瘫痪在床数月之久的车祸，所幸并未留下伤痕。

卡索让学生在 10 岁时就公开演奏贝多芬钢琴五重奏中的钢琴部分，以及莫扎特的一首钢琴四重奏。很幸运，有一位在欧洲寻访音乐新秀的美国经纪人，正好参加勃拉姆斯的首演。他看出音乐会票房奏捷的可能性，并指出如果他能带勃拉姆斯巡回全美开演奏会必可致富。雅各·勃拉姆斯被大笔的财富所吸引，当场就答应了。约翰内斯晚年时以生动的口吻品评他父亲的个性："父亲是个可爱的老人，想法非常单纯，一点儿也不深思熟虑。"于是，勃拉姆斯全家在迷惘中卖掉克莉斯蒂娜的小店，准备启程前往充满希望的美国。

然而卡索却十分害怕，他知道一连串只为赚钱的美国西部演奏会，将会妨碍学生天赋方面潜移默化的发展，于是，他极力阻挠这次美国之行。为了说服勃拉姆斯陷于贫困的双亲放弃这看似从天而降的良机，他要向他们证明自己对勃拉姆斯的天分有信心。于是，他找到汉堡最好的音乐老师，也是自己的恩师——爱德华·马克森(Eduard Marxsen)的支持来赞助约翰内斯。

马克森也需要一些证明来说服自己，当他一听到这小男孩弹琴即印象深刻，便决定免费教他。雅各·勃拉姆斯很高兴事情有转机，这趟命运未果的美国之旅也就取消了。

勃拉姆斯从此进入一个崭新且更严格的训练过程。他转进另一所学校接受法文和拉丁文的基础教育，并开

始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所吸引。同时他也在马克森的指导下，迈向对音乐技艺更加纯熟且更有纪律的学习。马克森着重键盘技巧而不鼓励勃拉姆斯在作曲方面的尝试。但逐渐地，当他明白了约翰内斯对作曲的强烈意愿与想在音乐会舞台上大放光芒的渴望不相上下时，他也就心软了。小男孩勃拉姆斯首次得以详细研究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以及当时不受重视的巴赫的作品结构。因此从一开始,勃拉姆斯就为古典形式所吸引,这后来也引导他从深刻的浪漫主义倾向转到古典主义的阵营。马克森对勃拉姆斯影响深远，勃拉姆斯对老师的尊敬也从未稍减。多年以后,在他已经成为大师时,仍然将作品送呈老师寻求批评指教。

这一切都令他的父母十分满意，但他们的经济仍然拮据。为了帮助维持家计,勃拉姆斯 12 岁时就开始廉价教琴，13 岁时勃拉姆斯就做起当年他父亲逃避的苦工，在根维尔泰尔的酒吧夜夜演奏舞曲，而且尽兴饮酒。除了时时目睹醉酒和混乱的场面外，也不乏妓女围绕在热烈弹奏粗俗音乐的勃拉姆斯身边,利用他来招揽顾客,并开些粗鄙的笑话来打发空余时光。后来他曾厌恶地提及这段日子的生活。有一次，他对着一个曾把女人捧得太高的朋友发怒:“那段日子是我对男女之爱的第一印象，你竟期望我像你一样尊敬她们!”

然而,他却在想像的世界中找到避风港。除了音乐，他放了一堆诗集在面前的谱架上，演奏时就一边读着艾兴多夫(Eichendorff)、诺瓦利斯(Novalis)、海涅(Heine)或

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诗。这些诗中永无满足的渴求和超凡的自然崇拜之境，正是对勃拉姆斯周围环境的一帖纯净的解毒剂。虽然他心系于放浪山林、骑士佳人的传奇诗篇，毕竟莱茵河的女妖罗蕾莱（Lorelei）整日围绕着他。

书籍是他累积知识养分的来源，他开始在汉堡运河桥附近的书摊中收集古书，记录一系列特别令他神往的诗章以及构想的笔记。他称这本个人札记叫《青年克莱斯勒的宝库》（Young Kreisler's Treasury），自比为带有神秘色彩的音乐家克莱斯勒（Kreisler）〔霍夫曼（Hoffmann）小说《雄猫穆尔》（Kater Murr）的主角，书中一只狂野的雄猫，紧随克莱斯勒发表《艺术与生活》（Art and Life）的冥想之后，写下自传〕。勃拉姆斯自始至终神往霍夫曼小说中充满怪诞和罪恶的世界，以及其中蕴含的高度反讽意味。

在钢琴店必要的实习，或随时随地抽空就着破旧的乐器练习，占满了勃拉姆斯所有的时间。他总是渴望有一段静谧的早晨时光，可以将他的乐思形诸笔墨。他后来告诉诗人朋友魏德曼（Widmann）："我脑中最美好的歌曲，都源于在黎明前散步的路上。"这种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勃拉姆斯的健康，他开始因为疲乏而紧张，最后承认只能沿路抓着树枝才能不昏倒在街上。

就在此时，有了一个不期而来的度假机会。父亲在阿尔斯特亭台的一位旧识阿道夫·吉泽曼（Adolph Giessemann），在温森（Winsen）拥有一家纸厂，它位于莱



对勃拉姆斯青年时期影响极大的作家霍夫曼的自画像

茵河畔的小乡村，是一个可以唱歌和弹吉他的好地方。在得知年轻的勃拉姆斯的才华和艰苦的生活后，他在1847年春天邀请勃拉姆斯前来居住，并请他教13岁的女儿莱申(Leischen)弹钢琴。

勃拉姆斯从未忘怀吉泽曼一家人的仁慈之心，后来他写道：

> 我非常感谢这一家人的关爱和友谊，对阿道夫的回忆是人类心中所能珍藏的最美的一种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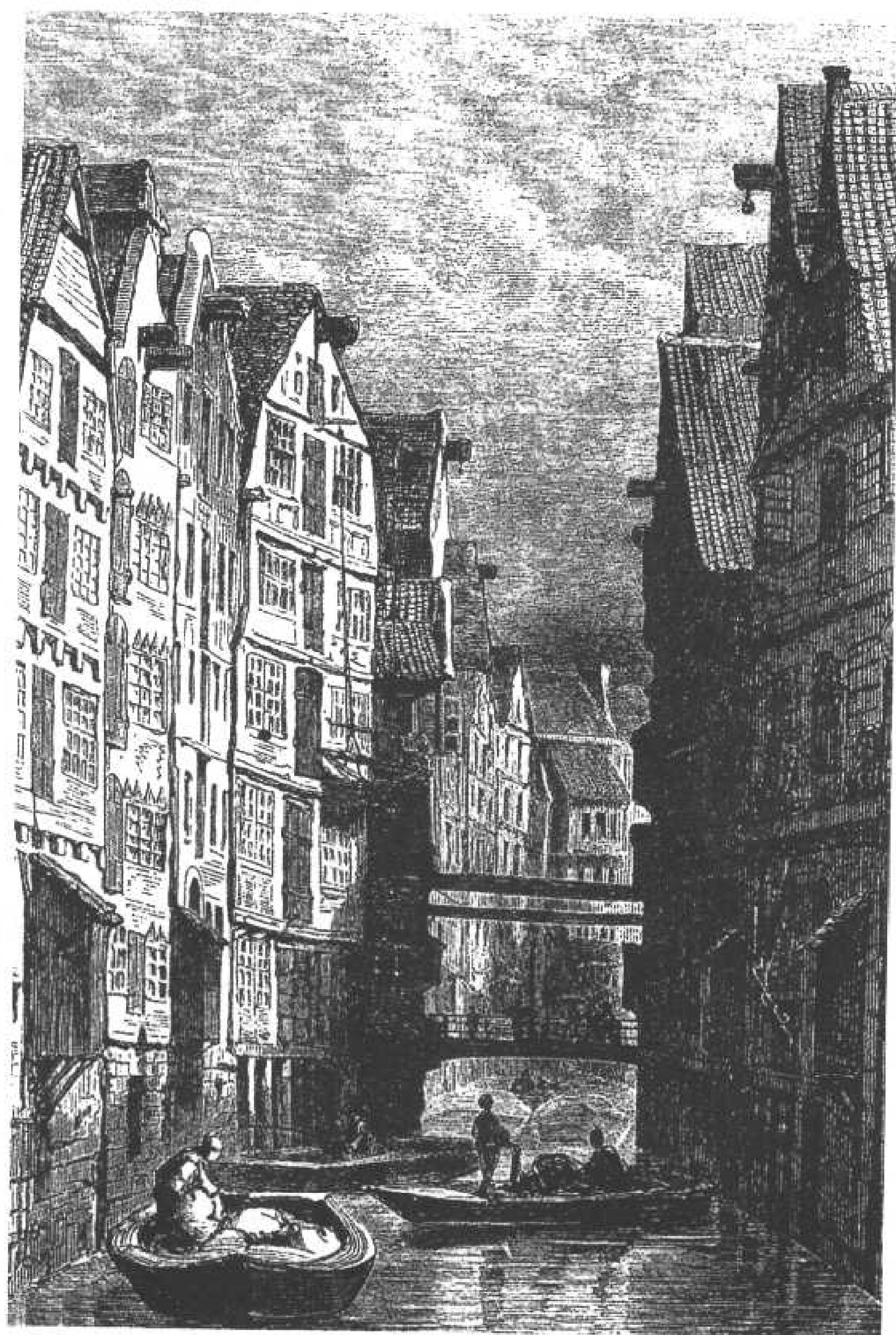
通过他们的帮助，勃拉姆斯发现了大自然的奥妙。在久处汉堡贫民窟的生活后，他突然面对艾兴多夫诗中的森林，德国传说中的莱茵河，以及荷尔德林诗中富含最沉痛的失落感。这时他也觅得向来缺乏的玩伴，莱申和他很快便成了好友，她正是他想要同享热情的人，两人携手漫游乡间，傍晚时一同读书。蒂克(Tieck)的中世纪传奇故事《玛格罗妮》(Magelone)是两人特别钟爱的书，后来勃拉姆斯曾把其中的诗篇放入他的歌曲集《美丽的玛格罗妮》(Die Schöne Magelone)中，

以纪念这段快乐的时光。

勃拉姆斯在当地经常有演奏音乐的机会，他很快就与既是地方官员又是业余音乐家的布鲁姆先生（Herr Blume）熟识，他们在一块儿合奏贝多芬作品的双钢琴版本。另外还有一个很活跃的男声唱诗班邀请勃拉姆斯担任指导，并为他们在学校或学生宿舍练唱时，担任钢琴伴奏。他为他们写了两声部合唱曲，而且特别钟爱其中的民谣，这些都成为主要的演出曲目。后来勃拉姆斯在1848年夏天的一次拜访中，为他们安排演唱其中的两首歌曲，而他的民谣创作，稍后也影响了最早的两首钢琴奏鸣曲。

勃拉姆斯一星期回汉堡同马克森上一次课，莱申偶尔也跟着去。他们乘坐轮船沿着莱茵河旅行。这是由莱申在当地新铁路干线和莱茵河渡轮上，经营自助餐生意的叔父所安排的旅程。她与勃拉姆斯一家人欢度良宵，而她父亲有时还出钱请他们在勃拉姆斯初闻《费加罗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的汉堡歌剧院看戏。虽然他们后来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分手了。40年后，勃拉姆斯仍为莱申的女儿安排维也纳的奖学金，聊以回报莱申父母的一片善心。

革命的热潮在1848年遍布全欧，勃拉姆斯却不为所动，他在温森度过那年的夏天，9月返抵汉堡时，心中有比改变家乡王权政府的温和民主改革更令他担忧的事。他已经毕业，必须在自己选择的职业钢琴演奏家这条路上谋求生计和发展。虽然他夜间仍然在根维尔泰尔的酒



汉堡的运河，勃拉姆斯在附近的书摊买回最初的几本书

吧演奏，还在零星的私人聚会里弹琴。他在那年9月举办了第一场公开音乐会。在那场演奏会中，虽然一首巴赫的赋格显示出他真正的钟情所在，但他演奏多勒（Döhler）的《威廉·泰尔幻想曲》(William Tell Fantasy）时，却屈从于当时流行的品味，表现了李斯特式的华丽技巧风格。1849年春天的一场音乐会，更表明了勃拉姆斯的雄心。按照惯例演出的华丽曲目是泰尔贝格(Thalberg）的《唐璜幻想曲》(Don Juan Fantasy)，再加上自己创作的《最珍爱的华尔兹幻想曲》(Fantasy on a Favorite Waltz)，这首曲子并没有流传下来，然而这场音乐会真正的重头戏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Waldstein Sonata)。



在汉堡的罗伯特和克拉拉·舒曼

听众和评论都颇有佳许，但是态度冷淡。这位16岁而技艺超群的钢琴家，演出时显现的非凡特质，仍未真能继李斯特如彗星般闪逝后，照耀这片天空。勃拉姆斯的态度对提高自己的声名也毫无帮助，他并非真正喜爱演出，作曲已渐渐占满他全部的思考空间。此时似乎充满

许多可能性，然而许多这时期年轻作曲家的作品，都因为勃拉姆斯早期作品散发的耀眼光芒而黯然失色，以致无法流传。

除了尝试严肃的创作之外，他也接受声气相投的委托创作：他为乐团和合奏团安排受欢迎的曲目，甚至贡献出自己少量的沙龙作品。这些作品都以笔名发表，其中有一些真伪难定的曲子在本世纪才被发掘出来。

1851年以前，他就写下了现存的第一首作品——为钢琴而写的降E小调谐谑曲，以及他在隔年初着手写的C大调和升F小调两首钢琴奏鸣曲。同时他也开始谱写许多歌曲，包括优美的《爱的忠诚》(Liebestreu)。他的一位朋友路易·雅帕(Louise Japha)说动他留下一些作品，给当时正旅居汉堡一家饭店的舒曼，以及舒曼驰名国际的钢琴家太太克拉拉批评指教。可惜舒曼夫妇忙得没有闲暇过目，寄给他们的包裹原封不动退回，这件事使得年轻而害羞的作曲家大失所望，不过这两位名人后来将百倍地补偿他们的疏忽。另外，他也初次听到小提琴名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的演奏，当约阿希姆在汉堡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勃拉姆斯并不了解这人将带给他多大的影响。

勃拉姆斯就这样持续地在酒吧里演奏、教琴、谱写受委托的作品，并安排其他音乐作品演出，这对无法了解儿子胸中熊熊创作烈火的父母而言，他看起来像是完全缺乏目标的样子。只有恩师马克森从不改变他的信念，因为他早知这位出身寒微后巷的男孩的天分，并确知他只

是在计算时间,等待良机。

通常,当潜力慢慢聚集汇合之际,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常会引发突破的契机。此时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比精彩的爱德华·雷曼尼(Eduard Reményi)更重要了,他是勃拉姆斯崭新生涯的催化剂。

2

远走高飞

1851年,勃拉姆斯在一位汉堡富商家中初次遇见雷曼尼，两人同时应邀在晚上的宴会中演奏。虽然只比勃拉姆斯年长三岁，雷曼尼那时已扬名世界乐坛。这位犹太裔的匈牙利小提琴家曾积极参与1848年的革命。在1849年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军队撤退之前,他从布达佩斯逃出。瓦格纳当时也因参与德累斯顿(Dresden)革命而逃亡，四处寻求政治庇护，在汉堡隐匿了好一段时日。

不仅雷曼尼那种革命分子的风采或华丽的大师性格，而且他对当时等于是匈牙利代名词的吉普赛音乐热情如火的诠释，都令年轻而保守的勃拉姆斯印象深刻。音乐中奔放的节奏和明显的民族色彩，对勃拉姆斯而言更是难以忘怀,并且很高兴能认识这位音乐专才,他和雷曼尼在私人聚会合奏了数月之久。汉堡警方认定所有的匈牙利难民对本国构成政治威协，下令驱逐他们出境。



1853 年的勃拉姆斯和雷曼尼。雷曼尼坐着,矮小的勃拉姆斯才不至于被挡住

雷曼尼仓促前往美国，但在次年年终又返回汉堡，联络上勃拉姆斯,提议两人合作,在德国东北部展开巡回音乐会。勃拉姆斯欣然同意,两人就在 1853 年春天启程,对勃拉姆斯而言，成为流浪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首先他们只是牛刀小试,在温森展开巡回演出,勃拉姆斯在当地的老朋友们给予他们热烈的欢迎，票房全部售罄。停留一个月后,他们动身前往勃拉姆斯也知悉的策勒(Celle)。在这个城镇里,他们的音乐会之所以卓越超群，主要是因为当勃拉姆斯坐在一台音准降了半音的钢琴前演奏时，将贝多芬的 C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移调成升 C 小调。勃拉姆斯认为这相当平常,雷曼尼却非常郑重地向观众宣布，还特别地让聚光灯打在他的伴奏者勃拉姆斯身上,在继续向前推进的巡回旅程中,雷曼尼可没有再这样欣喜过了。

他们接着走访吕内堡（Lüneberg)，勃拉姆斯的二重奏老搭档布鲁姆为了欢迎他们,举办了一场音乐聚会,他



19 世纪 50 年代的汉诺威

们的演奏相当成功,第二天又加演一场。

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雷曼尼有更进一步的计划。他判断此时正是拜访学生时代的老友——已享誉国际乐坛、现任汉诺威国王管弦乐团(King of Hanover's Orchestra)总监——约阿希姆的成熟时机。

当勃拉姆斯见到他仰慕已久的伟大小提琴家时，难掩害羞之情,但是他没有优先发言的机会,雷曼尼抢尽风头。雷曼尼永无休止地高谈胜利和期望，追忆和约阿希姆同窗时的往事，只有当约阿希姆让雷曼尼的自吹自擂缄默片刻时，才有机会注意到勃拉姆斯。约阿希姆渐渐使勃拉姆斯打开害羞的心扉，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很快地就坐在钢琴前弹奏自己的两首钢琴奏鸣曲和降 E 小调谐谑曲,约阿希姆为勃拉姆斯音乐中“梦想不到的原创性



1853 年的约瑟夫·约阿希姆

和力量”所倾倒，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即使两人当时的地位悬殊，又有三岁的年龄差距，彼时彼地，两人却成了彼此的倾慕者和至交好友。

勃拉姆斯立刻写信告诉双亲这个大好消息，他的母



李斯特在魏玛的住所

亲也兴奋地回信道：

你光荣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你应该感谢上帝派遣天使引你走出黑暗，迎向有人欣赏你的才华的世界。

但是在汉诺威的田园闲情只是短暂的。约阿希姆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御前演奏会，可是警方随即发现雷曼尼是一名恶名昭著的革命分子。在约阿希姆为他们写介绍信给住在魏玛(Weimar)艺术别墅的李斯特之前，也在他还未热情地致信给舒曼谈及勃拉姆斯，同时催促这位年轻作曲家，如果他与虚荣又善变的雷曼尼之间关系难以避免地破裂时，可以与他同住之际，两人就被秘密驱逐出境了。

勃拉姆斯怀着畏怯之心前往魏玛，虽然李斯特已经正式从演奏会舞台上退休，41 岁的他仍然是当时颇富传奇色彩的钢琴大师。同时代的明星还包括技艺超凡的莫舍勒斯(Moscheles)、泰尔贝格和皮克西斯(Pixis)，即使如此，他仍是钢琴界中的帕格尼尼(Paganini)。克拉拉·舒曼曾在 1831 年这样描绘着：

他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大师，……令人感到敬畏和惊奇。

更甚于此的是，他在阿尔滕堡别墅 (Villa Altenberg) 的风景区地统辖一个艺术村，那是他富有但不快乐的情妇维特根斯坦公主(Princess Sayn-Wittgenstein)的家，他在这里引导一支德国音乐流派。



弗朗茨·李斯特，当时极富传奇色彩的钢琴大师

当时对立的音乐理论之间尖锐的冲突，对现今的我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那是因理论追随者的个性和偏见而触发的。然而，这对塑造勃拉姆斯的音乐语汇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勃拉姆斯稍晚在作曲方面苦心孤诣

和谨慎的倾向。当时一派是古典乐派，于莱比锡(Leipzig)发迹，遵循门德尔松(Mendelsssohn，当时已辞世七年)的古典理想；另一派则是前卫的新德国乐派（New German)，大致以柏辽兹(Berlioz)的音乐理论为基础，倾向以一种松散的结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感状态和文学意念。就如同所有的艺术理论一样，都依赖于天才们是否能驾驭。李斯特以及后来的瓦格纳，能创造出旋律的诗篇和歌剧的杰作，但是许多新德国乐派的音乐家，沦落为缺乏约束的自我放纵和自以为是的技术表现。此时的勃拉姆斯并不倾向于任何一派，虽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情绪上对双方都反对，在阿尔滕堡别墅时，他就宣判新德国乐派是最戏剧化最奇异的。

李斯特为所有同情他的理想的音乐家敞开别墅大门，因此勃拉姆斯和雷曼尼也跻身在众多年轻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行列中，其中包括陶西格(Tausig)、科内利乌斯(Cornelius)和广受欢迎且创作甚丰的拉夫(Raff)。勃拉姆斯对自己的水平已有信心。虽然阿尔滕堡别墅外表看来并不起眼，但它却拥有一个古董收藏室。当勃拉姆斯在别墅的客厅四处徘徊之际，这个年轻的贫民窟男孩一定对贝多芬的贝赫史坦因钢琴（Bechstein piano）和死亡面具等古玩，感到惊奇而目瞪口呆。充满机智的狂欢辩论常常持续到破晓时分，震惊了小城保守的居民，也引起整个欧洲议论纷纷。所有别墅中的对话，都以法文进行，李斯特宣称自己已经忘了母语，而勃拉姆斯并不精通法文，他更是显得被孤立起来。然而公主是最让人感到震惊



哥廷根的市场广场。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在这个大学城共度过欢乐的一个月

的。信仰路德教派教义、循规蹈矩的勃拉姆斯，被她信仰天主教派所表现出的宗教自由震慑不已，尤其当她身着一袭宽松的黑色晚礼服踱来踱去，叼着雪茄以滥情的气质和做作的艺术家身段，与宾客打情骂俏之际。厄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后来曾称她为“摆学者架子、浅薄的宗教狂热者”。平心而论，李斯特也开始对她产生反感，同时也以仁慈和礼貌接待年轻的勃拉姆斯。

自然，约阿希姆极力为勃拉姆斯美言，李斯特为之着迷，于是，召唤这位年轻作曲家到琴前，当着济济一堂的音乐同道，演奏勃拉姆斯自己的作品。此时勃拉姆斯紧张得连一个音符也弹不出来，李斯特从他手中抽走手稿，精确而沉稳地演奏降E小调谐谑曲，勃拉姆斯惊叹地深

陷于自己的座椅中。

接下来几周所发生的事，留下的记载并不一致，但无庸置疑的是，勃拉姆斯留在这个富有的流浪人集团里愈久，对他们聚集的目的共鸣愈少，与雷曼尼的隔阂也与日俱增。勃拉姆斯后来写道："我从未能让雷曼尼说出真话，他是这样一个糟糕的骗子。"虽然他并不讨厌李斯特这个人，并依旧仰慕他的钢琴造诣，然而李斯特的怪诞行径，尤其是他的音乐——似乎像在描绘情感的风景明信片一样——变得愈来愈令他厌恶。巴赫和贝多芬音乐中合乎逻辑的结构，对勃拉姆斯而言有如肉和水般坚实，这简直与他在魏玛所听到，依赖文学涵义支持却充满肤浅效果的音乐，不可同日而语。勃拉姆斯年轻的心灵，容不下任何不符合自己所选择的理想追求。如果我们要在音乐光谱上删除李斯特，确实会减少几分艳丽的颜色，但勃拉姆斯顽固地下定决心这么做。

不管勃拉姆斯是否真的在李斯特演奏自己的钢琴奏鸣曲时睡着了，或者这又是雷曼尼的另一个谎言，我们并不确知，但勃拉姆斯确实已经表现出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个性，完全不能掩饰他对阿尔滕堡别墅一切事物的反感，这成为他后来的注册商标。李斯特虽注意到了，但并不以为忤。反倒是雷曼尼十分诧异，他的伙伴冥顽不灵，可能会毁掉他精心安排的一切，于是立刻宣称自己是李斯特忠实的追随者，彻底和勃拉姆斯划清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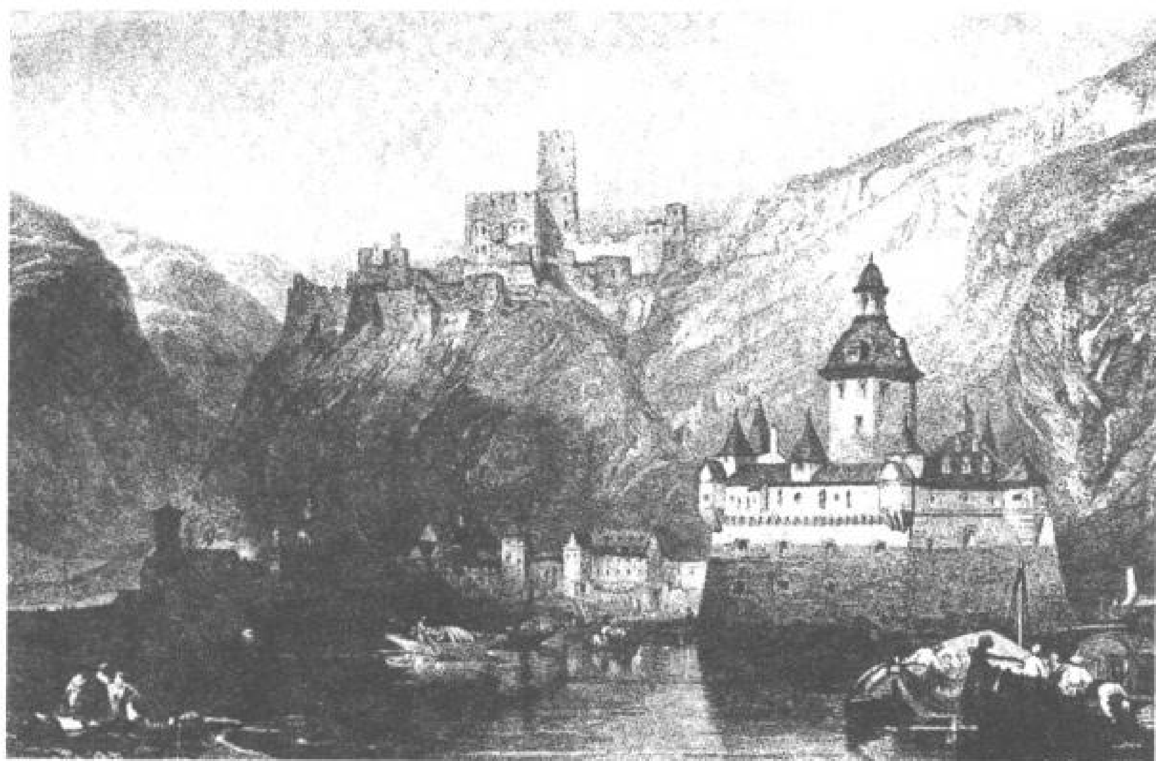
孤立且被遗弃在陌生的城镇中，勃拉姆斯对唯一一个相识而同情他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沮丧。他写信给约阿

希姆：

雷曼尼丢下我离开魏玛，这纯属他个人的想法，因为我的态度不可能让他有一点借口这么做。

约阿希姆回信，热忱邀请勃拉姆斯到哥廷根(Göttingen)小住，约阿希姆正在此上哲学和历史的讲座。勃拉姆斯立刻起身前去了。

勃拉姆斯在静谧的大学城里度过率性的一个月，尽情享受不用死读书本的德国大学生活。多年以后，他在



莱茵河畔的史托森菲尔，1853年勃拉姆斯在此度过一个“天堂般的夏天”

自己轻快的《学院节庆序曲》(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中，歌颂短暂品尝学院那冷静辩论和喧闹饮酒作乐的生活，而当时他也在创作无可避免受李斯特影响的 F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Op. 5)。勃拉姆斯发现自己和约阿希姆已成为更友好的朋友，并且开始在作曲上找寻更年长而有名的音乐家指教。那时已小有名气的作曲家约阿希姆，乐于给勃拉姆斯这样的忠告，两人在一起研讨数周，日子在欢愉中飞逝。

同时，他的家人却更加地忧虑。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充满希望的巡回演奏会，竟会突然地结束了?因此想集结所有可能的基金，帮他继续完成这趟巡回演奏活动，却遭到儿子的拒绝。勃拉姆斯的母亲绝望地写着：

你怎能身无分文地出门在外呢？如果你在每一样小事上都花约阿希姆的钱，你将对这位先生背负太多责任了。……你对人了解太少，信任太多。

于是，约阿希姆也拿起笔来为自己辩护：

你的约翰内斯以艺术家的姿态激发我的工作灵感，大大超乎我的期望。……虽然他很年轻，但他的纯洁、独立、独特而丰富的心灵与智慧，在音乐中得到共鸣，而他的本性也带给所有与他精神上相通的人许多快乐。如果他的艺术造诣，能表露在为所有人都能欣赏的作品中，那该有多么美妙！

这样的赞美出自像约阿希姆这样有地位的音乐家，使勃拉姆斯一家人喜出望外，至此他们才了解自己的儿子拥有比成为钢琴名家更珍贵的作曲禀赋。

勃拉姆斯已经瞥见成功的机会，而且知道他必须立刻把握住，不然就会从指缝溜走。他备受赞誉，却还未有作品付梓出版，现在这成为他最迫切的心愿。他终于待不住了，决定离开哥廷根，再次动身与音乐界联系。

约阿希姆希望他去拜访自己所尊敬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舒曼接到约阿希姆的信后，也急着想和勃拉姆斯会面。但是勃拉姆斯仍然记得以前寄给舒曼却没有被打开来看过，就原件退还手稿的事。这个心结，加上对舒曼音乐的不了解，使得他对此事的态度冷淡。他决定展开一趟莱茵河的步行之旅，以便反省自己的定位。约阿希姆筹划了一场音乐会，提供勃拉姆斯必要的基金，他带着约阿希姆的介绍信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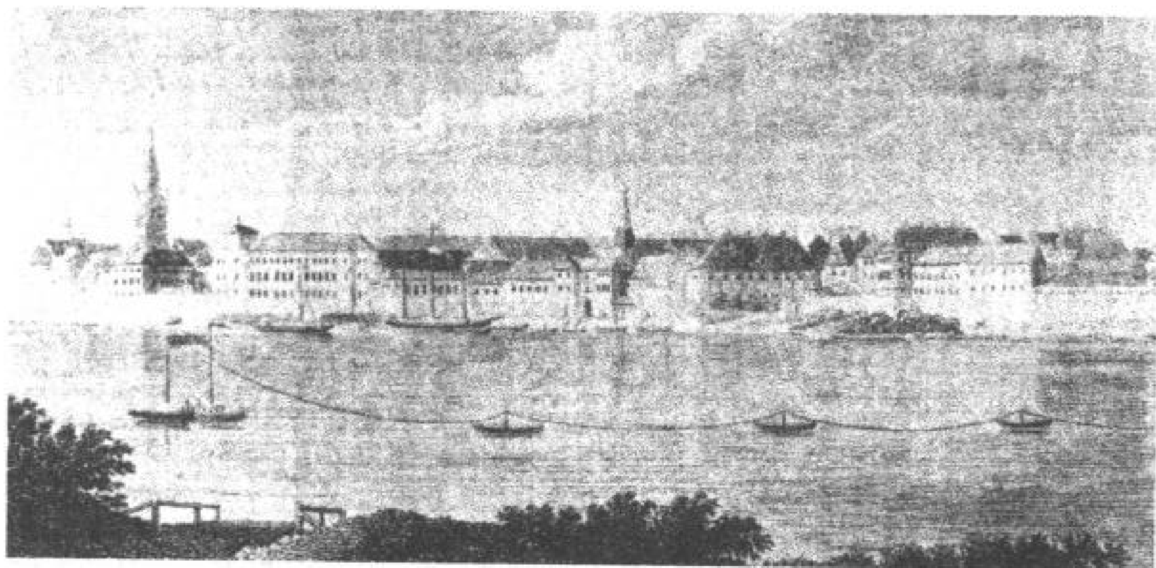
他再次为充满传奇故事的莱茵河深深着迷，花了五周的时间从一乡前进到另一乡。他写给朋友布鲁姆的信中说：

我过了一个天堂般的夏季，……在和约阿希姆共度数周辉煌而充满灵感激荡的日子后，……我四处漫游，……随心所欲地，……在神圣的莱茵河上。

感谢约阿希姆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交接触。在波恩(Bonn)的指挥家瓦兹勒夫斯基(Wasielewski)也鼓励勃拉

姆斯拜访舒曼；舒曼的乐迷迪奇曼家族（Diechmanns），以及在科隆（Cologne）的卡尔·赖尼克（Carl Reinicke）和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两位影响深远的指挥家也是如此。勃拉姆斯发现这些人收藏着丰富的舒曼作品。1853 年 9 月，勃拉姆斯终于鼓起勇气，自科隆搭乘火车前往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直达舒曼家。

他看到中产阶级环境中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这无疑更符合勃拉姆斯的品味。舒曼、克拉拉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住在一栋朴素而舒适的房子里，没有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或信徒们等着要吓倒这个年轻人。他们热情地款待他，勃拉姆斯对他们无所企求的善意，予以温暖而诚挚的回报。他为舒曼演奏了 C 大调奏鸣曲，克拉拉立刻就被唤进屋里来。“你会听到以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当勃拉姆斯演奏时，他们坐着倾听，精神面貌为之改变，稍后



杜塞尔多夫，勃拉姆斯在此受到舒曼夫妇的欢迎

舒曼写道：

他开始发掘出真正神奇的领域，……他的奏鸣曲更像是乔装的交响乐。

克拉拉则在她的日记里表白：

他弹奏的音乐如此完美，好像是上帝差遣他进入那完美的世界一般。



勃拉姆斯20岁时的面容。正如阿尔贝特·迪特里希所描述："年轻……看起来像小男孩的音乐家。"

舒曼一家人坚持要他尽量在杜塞尔多夫久留，并为他就近安排住处，以便他每天来拜访。他们的日记充满对勃拉姆斯热切的描述。一个最为他们喜爱的形容词汇是"年轻的老鹰"。在给约阿希姆的一封信中，舒曼形容勃拉姆斯是："属于未来的大师。"

勃拉姆斯在停留期间认识了许多舒曼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舒曼的学生，24岁的阿尔贝特·迪特里希（Albert Dietrich），两人结下一段日益深厚的友谊。初遇勃拉姆斯时，阿尔贝特写道：

这位年轻，有着高频声调和一头美丽发丝，看起来像小男孩的音乐家，给我留下一个最吸引人的印象。我特别为他嘴唇散发出的独特的活力和湛蓝深邃的眼眸所震慑。

他也在那儿发现了和妹妹一起搬到杜塞尔多夫的老朋友路易·雅帕。由于日日与令人欢愉的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相处，勃拉姆斯的视野也拓展得更宽广。他和艺术家贝蒂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走得特别近，她的先生阿齐姆（Achim）曾出版德国民谣选集《少年魔号》（Knaben Wunderhorn），而且是浪漫派运动的先驱。这期间，勃拉姆斯经常参加这群文雅且心灵相契的人们的聚会，以独奏者的身份出现，迪特里希对其中一场音乐会有这样的描述：

他以奇妙的力量和精纯娴熟的技巧，演奏巴赫的《F大调托卡塔》和自己的谐谑曲。当他演奏时，将头倾向琴键，像是一种习惯，而且兴奋地大声哼着所演奏的旋律。他谦逊地反驳人们如潮的赞美，每个人都对勃拉姆斯卓越超群的天才感到惊讶。

稍晚在写给内夫曼的信中，迪特里希也表达了对作曲家勃拉姆斯的意见：

勃拉姆斯年轻时的作品，就已达到极高成就，如果他

的音乐唤起你的记忆，那必定是其中含有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影子。此外，他所有的作品都有一抹民谣的色彩，我深信这是他的音乐最令人着迷之处。

民谣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是公认的重要因素，他曾告诉迪特里希，他常藉冥想民谣的歌词，得到音乐灵感。

勃拉姆斯个性中横溢的风趣，在这段时间得到充分发挥。迪特里希记录道："他就像一般的年轻人喧闹着跑上楼梯，用双拳敲击我的房门，然后不等回应，就冲进房里来。"

他也是"率直而充满奇想的人"。有一次出游到附近的格拉芬堡（Crafenberg）时，他从田里拔起萝卜，"仔细地清洗后，顽皮地献给淑女们做点心。"

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舒曼提议玩一个音乐聚会游戏。约阿希姆在当月下旬正要开一场演奏会，为什么不写一首集体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作为欢迎他的献礼？大家都赞同且达成协议：迪特里希写第一乐章，勃拉姆斯写谐谑曲乐章，舒曼则负责写间奏曲和终乐章。他们采用约阿希姆个人的座右铭的缩写 FAE （Frei Aber Einsam），即"自由却孤独"之意，作为贯穿每个乐章的主题，然后每个作曲者都匿名，成为一道谜语。约阿希姆如期抵达，演奏了这首奏鸣曲，并且毫无困难地猜出每一乐章的作曲者来。勃拉姆斯的谐谑曲乐章被列入经常演出的曲目中，是这首奏鸣曲唯一经常被演奏的部分。曲中偶尔出现的强有力的节奏，足以与任何一个成熟作曲家

1853 年，勃拉姆斯写给他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的第一封信

的功力媲美。自从他的音乐生涯开展之时，准确无误的“勃拉姆斯式”乐音就已经诞生了。从那时起，勃拉姆斯也有了个人座右铭，以约阿希姆的座右铭为本，但做了明显的改变。他大胆改成了“自由而快乐”（Frei Aber Froh）。此后因为这份特别的情感、这个座右铭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勃拉姆斯离开杜塞尔多夫前，舒曼决定尽其所能帮助他。他写信给自己在莱比锡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Breitkopf and Härtel），建议他们对这个年轻

人想付梓的任何作品多加关照、考虑。勃拉姆斯听到这件事后十分高兴，将他迄今的所有作品做了一次彻底的修订，然后离开舒曼家，到汉诺威重新与约阿希姆为伍。就在那儿，他翻开于10月28日出刊的《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受到巨大的震撼。

舒曼在勃拉姆斯诞生的那一年，就创办了抨击一些无教养者的刊物，但自从退休后，十多年来都没在刊物上写过任何一篇文章。现在他寄给他们一篇标题为《新方向》的文章，无非是一篇对勃拉姆斯高唱入云的赞美诗：

我肯定有个人注定要以最高尚和理想的方式来表达时代的精神，他将会登峰造极，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地，像罗马女神密涅娃（Minerva）全副武装地从天帝朱庇特(Jove)的头中跳出来一样。他现在就在这里，一个在摇篮旁有优美女神和英雄们守卫着的年轻人，他名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当他面对这么多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丰富资源，挥舞着神奇的魔棒，我们将有幸分享他对精神奥秘深处的奇妙洞察。

勃拉姆斯对比感到洋洋得意，但也忧心忡忡。他只有20岁，乳臭未干，默默无闻，却被德国首屈一指的作曲家之一挑选出来而称誉为命运之子，大众必对他大为期待，嫉恨也随之而起。11月16日他自汉诺威写信给舒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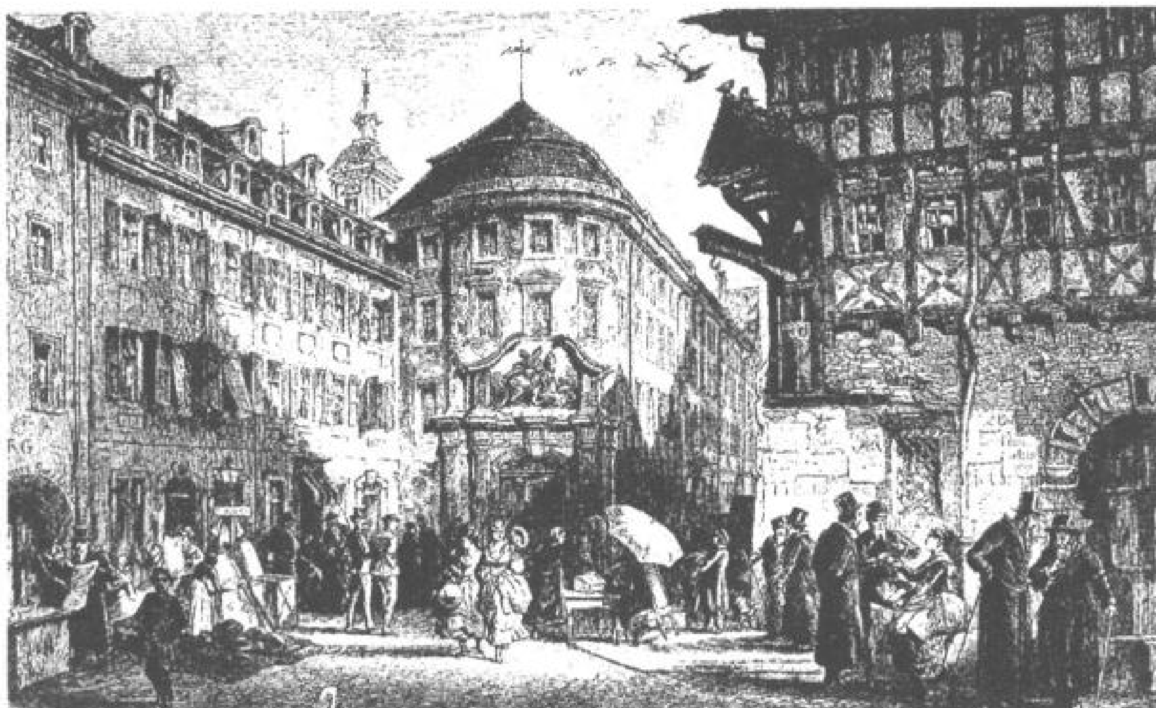
大众正颂扬你纡尊降贵地夸赞我，这将大大地增加

音乐界对我作品的期望，我真不知如何公平地看待这些作品；而这也驱使我以最审慎的态度来选择个人作品的出版。我正考虑不出版任何一首三重奏，而该选择C大调和升F小调奏鸣曲作为我的第一和第二号作品，第三号要选歌曲，第四号则选降E小调谐谑曲。你会明白我正费尽心血尽可能地不使你蒙羞。

他所提及的三重奏没有一首流传下来，可能只有一首A大调例外地在1938年被发现后出版，此曲没有标题，但强烈显示年轻的勃拉姆斯任性而具有爆发力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不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却是有趣而新奇的音乐。他同时也毁掉原先准备交给出版商的一首经大幅修改的弦乐四重奏。

11月底抵达莱比锡时，勃拉姆斯找到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他们乐意印行他的作品。一位热心的舒曼乐迷海因利希·冯·萨尔（Heinrich von Sahr）邀请勃拉姆斯同住，并立刻向他介绍城中的音乐领袖们，包括指挥家尤利乌斯·里茨（Julius Rietz）、早已认识贝多芬的钢琴家兼技巧华丽的协奏曲作曲家伊格纳兹·莫舍勒斯，还有甚具影响力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Leipzig Gewandhans Orchestra）总监费迪南·大卫（Ferdinard David）。勃拉姆斯也遇见一位年轻的学生奥托·格林（Otto Grimm），发现两人有许多共通之处。

在阿尔滕堡别墅时拒绝加入新德国乐派阵营后，勃拉姆斯现在必须抉择是否莱比锡的古典乐派更符合自己



莱比锡，古典乐派音乐家的聚集中心

的品味，莱比锡也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被舒曼喻为“年轻的老鹰”的勃拉姆斯，因为被舒曼欢呼迎接的天才，而后却变成庸才已经不止一次了。许多人很自然地认为，勃拉姆斯又是舒曼心中另一株昙花一现的奇葩。

然而勃拉姆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和大卫一道演奏自己新近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在一系列的公开演奏会以及各种不同的沙龙音乐会中都很受欢迎。12 月 17 日他在布商大厦演奏第一钢琴奏鸣曲，伟大的柏辽兹也在座，深受感动之余，在休息室当众拥抱勃拉姆斯。然而外界的评论却是好坏参半，虽然《旗帜》(Signale) 音乐杂志称勃拉姆斯为“受上帝恩赐的艺术家，……总有一天，……他将达到舒曼所预言的成功……”而另一家报纸则宣

称勃拉姆斯“绝不会成为第一流的明星”。

勃拉姆斯并不为此所困，因为大部分的听众喜欢他。李斯特也参加布商大厦的音乐会，但他并没有拿在阿尔滕堡的那段插曲来为难勃拉姆斯。当这位年轻作曲家到旅馆拜访他时，受到他亲切地接待，李斯特稍后写信给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我真心地对勃拉姆斯感兴趣。”

萨尔带他接触另一家出版社——森夫(Senff)。虽然他们因不曾出版过小提琴作品，而将他的小提琴奏鸣曲搁置一旁，但他们接受了六首歌曲，编成勃拉姆斯的第六号作品。这首奏鸣曲后来失踪了。迪特里希在19年后看到小提琴的部分，但遗憾的是，钢琴部分已无踪迹。勃拉姆斯交给他们最新的作品F小调钢琴奏鸣曲（Op. 5）作为替换，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具有史诗的规模，浪漫的勃拉姆斯将乐谱填满葬礼进行曲以及鼓声的回音，轻松地撷取史特瑙（Sternau）一首令人情绪高昂的诗篇作为标题：“晨光照入而月光低垂之际，两半天空在拥抱中结合。”勃拉姆斯再也没有像在这首奏鸣曲中这样，如此彻底地表白心迹。

勃拉姆斯崇尚古典乐派，有时会给人太过僵化的感觉。他离开莱比锡，及时回到汉堡与他敬畏而仰慕的家人共度圣诞佳节。在一年将尽之时，勃拉姆斯接到第一次出版的作品，并立刻连同作品寄了一封信给舒曼：

在此我有幸寄给你由你所催生的第一个小孩，……

对我而言，他们崭新的衣装显得太一本正经而令人感到窘迫不堪。像是未受教养的人一样，我仍旧不习惯看这些诚实的自然之子们,穿上一身光鲜的新衣。

勃拉姆斯一家人沉醉在欢庆的气氛中，欢度圣诞节和新年，此时，勃拉姆斯的父亲也进入汉堡剧院管弦乐团,在当季的鲜鹅以及母亲特别调制的蛋酒中,满溢着前所未有的成功滋味。九个月内，年轻的约翰内斯已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名，现在他更让家乡明白自己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回到根维尔泰尔的酒吧巡回演出，大声地敲击出以前为维持生计而被迫演奏的粗俗曲调。这是最后一次在几乎永远扼杀他天才的贫民窟中，投下抗议的一击。

然而正当勃拉姆斯沐浴在那年胜利的光辉里时，悲剧已经开始酝酿了。

3

风 暴 骤 起

只有那些和舒曼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舒曼正走在精神崩溃的绳索上，勃拉姆斯在前一年曾注意到他有轻微的精神失常现象，但并不了解其严重程度。舒曼与精神错乱的征战已历经数年，在他晚年音乐的狂野节奏中，以及在评论作品的弗洛伦斯坦（Florestan）和尤塞比乌斯(Eusebius)的角色中，都已蒙上一层阴影。工作的压力、指挥的生涯（即使他已明显地无法适应指挥工作上所需的技术、交际和行政的要求，他也不放弃）渐渐加重了他的病情。他陷入更深、更长期的幻想，并且更热心地参与新唯灵论者教会(the New Spiritualist Church)，他深信死者正在对岸与他对话。

1854 年 1 月，勃拉姆斯住在汉诺威，在约阿希姆和格林的陪伴下，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他还完成了 B 大调钢琴三重奏(Op. 8)的大部分，并且和钢琴家彪罗日益友好。彪罗是瓦格纳主义者，却是第一位公开演奏勃

拉姆斯作品的艺术家。舒曼一家人在月底抵达时，勃拉姆斯真是高兴极了，他说："这些日子会是让你真正快活的大好节庆。"在一场为了向勃拉姆斯致敬而安排的音乐会中，舒曼听到他的第四交响曲，约阿希姆演奏一首特别为他写的作品——小提琴和管弦乐的幻想曲，克拉拉演奏了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最后以舒曼优美而卓越的神话剧《天堂与仙子》（Paradise and the Peri）作为结束。这首曲子的主角是半神半人的精灵，渴望基督教天国之门，虽然是舒曼早期的作品，却十分接近他目前关心的焦点。

发表了许多音乐作品并举行欢宴之后，舒曼一家人在2月份回到杜塞尔多夫。年轻的朋友们虽短暂地驱走了舒曼心灵上的阴影，如今它却比以前更紧迫地逼近舒曼，他写信给约阿希姆：

距离我们寄信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已有一周的时间了，但是我的心中常想着要写信给你，而信的背后所隐藏的看不见的事，稍后也发生了，……一切变得更黑暗了。

他又开始听到声音了，天使和魔鬼在他分裂的个性里回响。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灵魂掌控着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主题，并且促使他据此谱写变奏曲。

当舒曼在2月27日晚上谱写乐曲时，突然再也不能忍受了，只穿着睡袍和拖鞋跑出家门，投莱茵河自尽。一叶小舟挽救了他的生命，却挽回不了他的神智，他现在已

经完全发疯了。

约阿希姆在《科隆日报》上读到舒曼企图自杀的消息,写信给在杜塞尔多夫的迪特里希:

如果你还看重勃拉姆斯和我与你的一点点友谊，立刻写信询问舒曼的状况，是不是如报纸上所说的那么严重,告诉我们舒曼每一个转变的新消息,好让我们纾虑消忧。

勃拉姆斯是他们唯一不需承诺的朋友，当迪特里希的回函证实了这个报导，他立即在3月3日前往杜塞尔多夫。到了那儿，他发现这位朋友兼启蒙老师正在寻求治疗，第二天舒曼就自愿住进靠近波恩的恩得尼希(Endenich)一家私人精神病院。

克拉拉处于绝望的边缘,她心爱的丈夫,她违逆父命下嫁的丈夫,是她14年来的力量和安慰,他已经病得太重而不能见她。她和七个小孩(一个正在肚子里),毫无任何经济上的支援。只有在勃拉姆斯到达，格林和约阿希姆也随后到来后,才使她保持清明的神智。

迪特里希陆续通知舒曼的朋友们,他在3月19日写信给瑙曼(Naumann):

毫无疑问，舒曼发病的种子早就潜伏在他身上了。他一向偏重大脑神经的活动，……几乎全然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对唯灵论的依赖,……所有这些加起来,足

以使这颗伟大而高贵的心灵失去平衡，也许将会使它永远黑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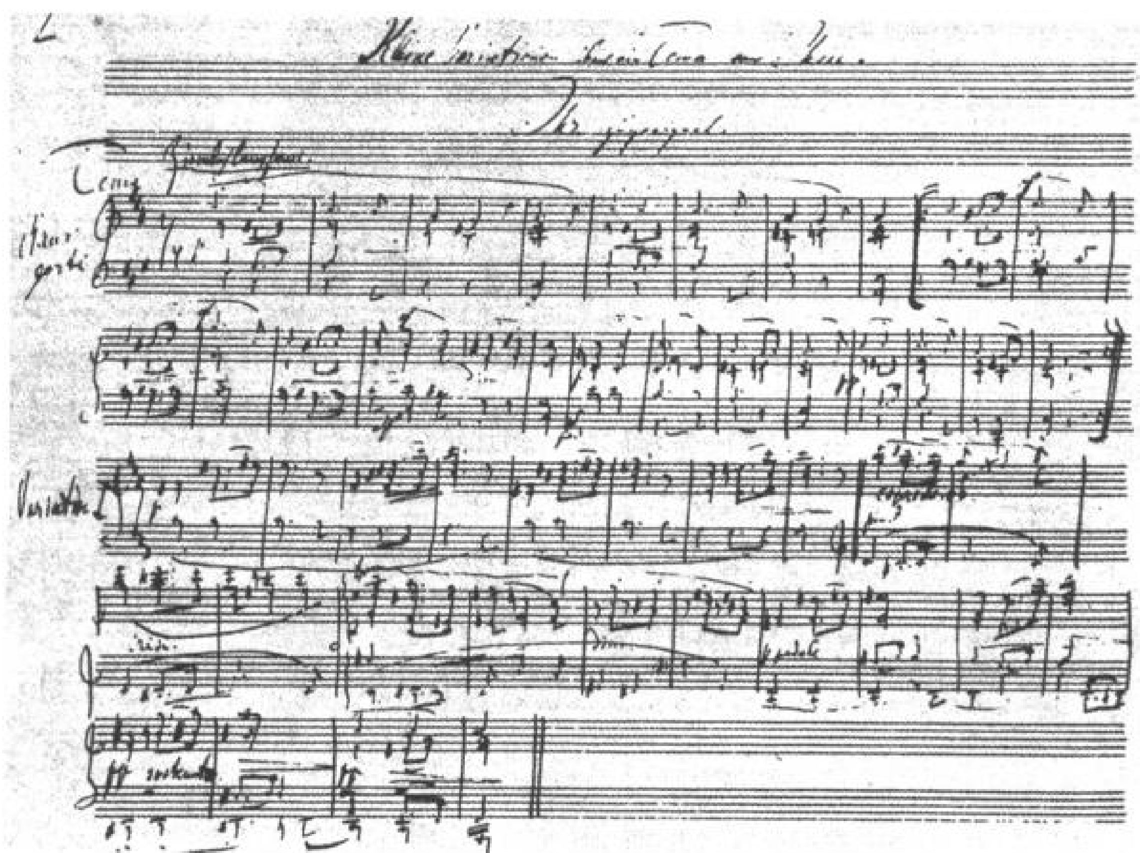
只有勃拉姆斯可以自由地留下来陪克拉拉，而他也十分乐意这么做。他在克拉拉身体不适时，代她教学生，兼跑腿办事。在舒曼的孩子们面前，他扮演父亲的角色，并且为克拉拉弹奏舒曼的音乐和他自己的最新作品，包括他新近完成的钢琴三重奏。当她听到那热情的音乐时，一颗矜持的心也不禁为这位与她丈夫大不相同的年轻人所软化，迪特里希写道：

勃拉姆斯写成一首美丽的三重奏，……他是一个人人在各方面都应视为典范的人；深具内涵、自然、清新、活跃，且丝毫不曾受过现代病态倾向的污染。

而克拉拉也在日记中告白：

勃拉姆斯不多话，但他的表情流露出与我同悲的心绪，特别是对自己非常敬重的人。……从这位年轻人身上，我深感他的牺牲，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此时陪在我身边，就是一种牺牲。

生下孩子后，克拉拉为他取了和门德尔松相同的名字——费利克斯（Felix）。她写信给仍照顾家中大小的勃拉姆斯道："当我看到躺在我身旁的婴儿，想到他那离开



勃拉姆斯写的《舒曼主题变奏曲》(Op. 9)

自己心爱事物那么遥远的亲爱的父亲，……甚至都还不知道孩子出世时，我的心就会因悲伤和痛苦而碎裂。”回到家后，她立刻计划搬到较便宜的住处，勃拉姆斯帮她搬家，并帮着整理舒曼的文稿。在写信给迪特里希时，他说：“我很开心地整理收藏舒曼音乐作品和书籍的图书馆，现在我整天就坐在那儿做研究。”

此时传来有关舒曼健康好转的佳音，克拉拉在奥斯坦德（Ostend）恢复体力后，也在8月重新开始她的巡回演奏。她离开在杜塞尔多夫的勃拉姆斯，但是随身带着他的音乐作品，开始一长串以勃拉姆斯音乐为主的音乐

会。

为顾及克拉拉的情面，勃拉姆斯表面上仍维持着欢愉之貌，但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深深烙印在心里，所作的曲子却甚少表露正在历经的情感风暴。他根据舒曼的音乐主题创作两组变奏曲，一组是作为克拉拉携着新生儿重返家园的礼物，另一组是以“人”为主题的变奏曲，有着令他愉快的匈牙利音乐风格。同时他也完成了《四首叙事曲》(Four Ballades, Op. 10)，其中以阴郁的苏格兰民间故事《爱德华》(Edward)为创作题材的第一首，是在杜塞尔多夫时，尤利乌斯·阿尔盖尔(Julius Allgeyer)告诉他这个故事的，它受到带有浓厚苏格兰风味的德国浪漫派影响，又更直接地受到肖邦叙事曲的启发。这些曲子展现浓烈的情感，却不是真正发自心中的乐音，他最想完成的莫过于一度尝试失败的交响乐创作。那时他屡遭挫折，正巧又遇上舒曼病困，以及自己对克拉拉日益滋长的情感依赖。

此时克拉拉不在身边，勃拉姆斯对她的思念涌上心头，他将舒曼一家人交给能干的女管家，开始展开“黑森林”的徒步旅行，企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却徒劳无功。在写给布鲁姆的信中，他说：

我根本无法估量自己对舒曼一家人的情感有多深，我是如此地融入他们的生活。每一件事似乎都显得荒凉又空洞，我每天都想回他们家去，只好坐火车快快前行以忘却返回的冲动，但还是没用。我又走路又坐火车地到

达乌尔姆(Ulm);我很快就会回去了,我宁愿在杜塞尔多夫等候舒曼太太,也不要在黑暗中四处游荡。

他在乌尔姆火车站的候车室写信给克拉拉:

我再也受不了,今天就要回去,……我根本就没办法享受这趟旅行,……那些本来会让我充满喜悦的地方,杜宾根(Tübingen)、利希滕施泰因(Lichtenstein)及沙夫豪森(Schaffhausen)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每件事情都显得那么沉闷无聊。



黑森林,勃拉姆斯在此思考与克拉拉的关系。他写信给她:"全程中我没有一刻轻松愉快的,……围绕身边的是午夜的漆黑。"

勃拉姆斯之所以对克拉拉有这样的反应，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她是一位美丽又有教养的女人，只有35岁，是除了勃拉姆斯的母亲外，对他最好、又最了解他的女人。勃拉姆斯正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中，因为舒曼已显现复原的迹象，在他神志清醒的短暂时光，曾以仰慕的心情写信给勃拉姆斯：

如果我能亲自到你身边，再见你一面，听听你伟大的变奏曲。……一个人要如何才能了解你那丰富而才气纵横的想像力，以及我还未知的深湛艺术表现力？

勃拉姆斯谦虚地回信道：

你对我的赞美真是太慷慨了，……特别是对变奏曲的称赞，让我充满希望和欢欣。自春天开始，我就辛勤研究你的作品。

勃拉姆斯有空就去探访这位病中的作曲家，并且为他弹奏钢琴，然而舒曼却只是暂时恢复体力。一种可能与第三期梅毒有关的脑细胞逐渐坏死的现象，终于被诊断出来，舒曼的病情将会转坏的事实渐趋明朗。

勃拉姆斯在12月15日写信给克拉拉，向她表白爱意：

如果我征得上帝允许，亲自从我的口中说出我爱你

若狂，而不是写这封信来告诉你，那该有多好。眼中的泪水让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后来他得知克拉拉数日后将在汉堡开一场演奏会，就匆忙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车赶到那里，坚持介绍克拉拉给他的父母认识。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克拉拉感觉到自己与这些“纯朴却可敬的人们”在一起是多么地自在。但是如果勃拉姆斯的家人认为勃拉姆斯要和他们共度圣诞节的话，他们就搞错了。他和克拉拉匆匆赶回杜塞尔多夫，生平头一次不在汉堡过圣诞节。

这使得他的父母感到十分困惑而不自在，马克森老师则甚为恼怒。勃拉姆斯引起世界瞩目而被誉为天才后，已整整休息了一年。更令老师不能原谅的是，这位神童竟然乐意和约阿希姆交换彼此互惠的音乐实习机会，而不愿意迈开大步巡回演奏，以让世界为之惊奇。然而，勃拉姆斯坚定不移地留在杜塞尔多夫教琴，远远地爱慕着克拉拉，照顾健康日益衰颓的舒曼。1855年2月探望舒曼后，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说他和舒曼合奏了一些二重奏作品，并带他去户外散步：

能看见一向封锁的沉重大门为我们而开启，真是好极了。……他很高兴见到我那顶匈牙利帽子，就像往日一样。……于是，我们走向教堂，走向贝多芬的纪念碑，然后我才带他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然而勃拉姆斯仍然夹在他们之间饱受折磨:“你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是多么不可或缺,你真是毫无概念。”那个月里他写信告诉克拉拉。

最后克拉拉唤醒勃拉姆斯脱离停滞状态，说服他加入约阿希姆和她自己在 11 月的巡回音乐会。他们访问但泽(Danzig),音乐会相当成功。勃拉姆斯则单枪匹马继续巡回莱比锡、汉堡、不来梅(Bremen),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协奏曲，这是他首次以独奏者的姿态与管弦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只获得保守的评语，刻薄的鲁宾斯坦(Rubinstein)听完他的演奏后评论道:“在沙龙音乐会中,他的演奏不够自在;而在正式音乐会中,他又不够热情;说是代表国家嘛,他不够本土化;就代表城市而言,他又不够具有世界性,我实在对他缺乏信心。”

他很快地回到杜塞尔多夫，在那儿又经历另一次危机。所有的作曲工作都停止了，开始过着慌乱而极为肤浅的生活。数月间他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东游西荡，开演奏会,滞留在汉诺威,短暂地重访李斯特,但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对克拉拉的感情。虽然他了解自己对克拉拉的爱可能没有结果,但仍在 12 月写道:

我后悔自己写给你的信中没有提到爱这个字眼，你曾教过我的，而且现在每天更是教我如何认知和惊奇于什么是爱、依恋及自我克制。……但愿我总是能写给你我发自内心的话,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也只能求你相信无需更多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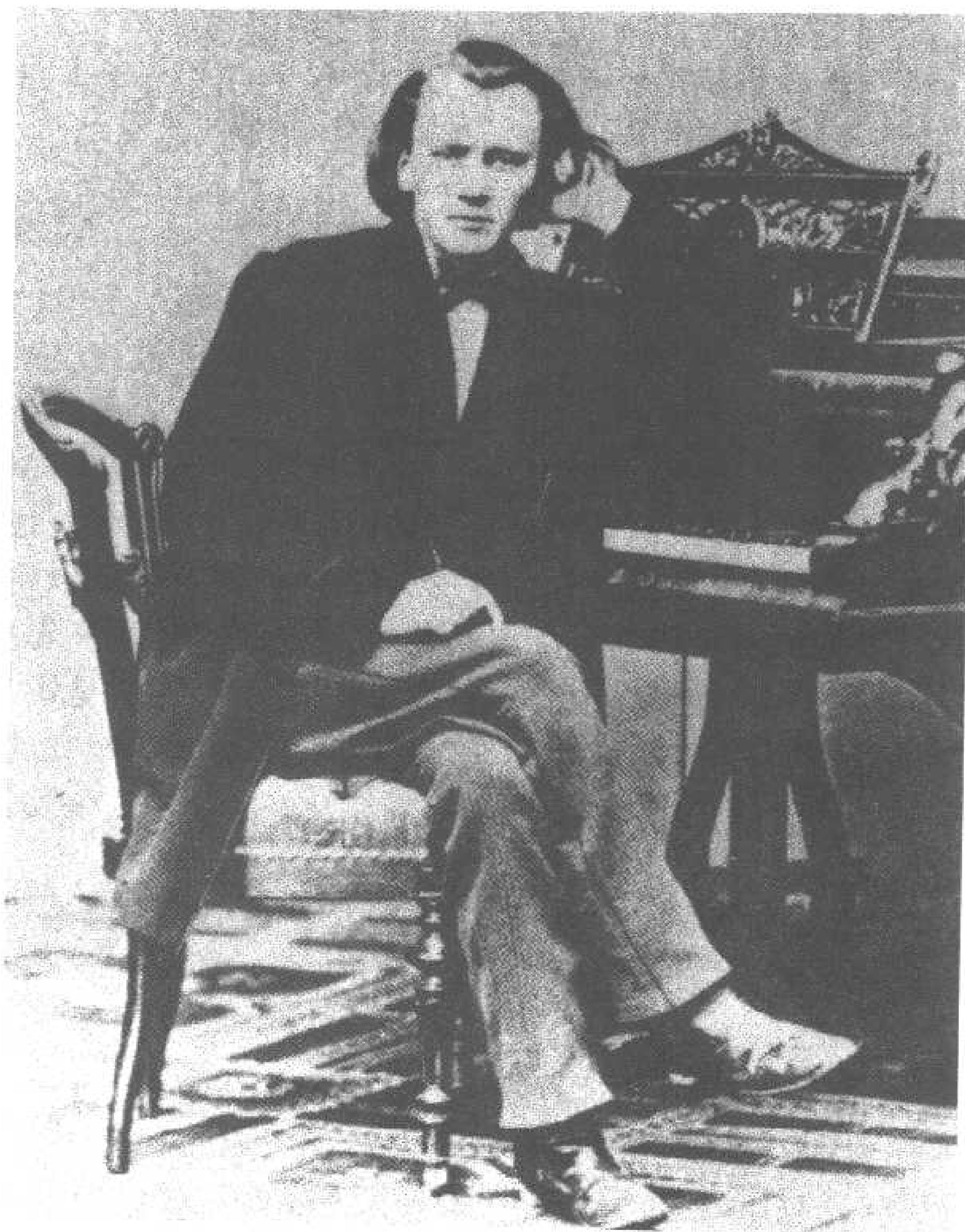
波恩。勃拉姆斯想要带舒曼从位于恩得尼希附近的精神病院出来逛街

克拉拉后来销毁了这一时期写给勃拉姆斯的信，但是她一定也深为这位固执、英俊，在第一次拜访舒曼家时，洋溢着戏谑、顽皮和野性热情的天才所吸引。然而，她也深知谣言的危险，勃拉姆斯提及要自我克制，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她显然不鼓励他的迷恋超出礼教的界限。

翌年5月，勃拉姆斯仍旧在杜塞尔多夫过23岁的生日，他收到一封妈妈忧心忡忡的来信：

今夜我们都十分欢乐，我们为你们的健康饮酒祝福，特别是那个可怜的病人。亲爱的约翰内斯，如果我们有能力为舒曼的福祉做点什么就好了。我求你不要太挂心这件事了，你帮不了他，这件事只会造成对你的伤害。

可是勃拉姆斯还是无法自拔，在这个月底写给克拉



1856 年，钢琴边的勃拉姆斯

拉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爱人全心的仰望凝视:

但愿我能整天呼唤你亲爱的名字,永不停止赞美歌颂你,如果事情停留在现状,我将有空把你放在玻璃下,或是将你镀上黄金,细细观看。

然而,事情却不像勃拉姆斯想像的停留现状,舒曼的病情在那年春天变得更为严重。勃拉姆斯搬到波恩以便就近照顾,并和迪特里希重逢。经由他的介绍,勃拉姆斯认识了著名的男中音尤利乌斯·史托克豪森(Julius Stockhausen)。这次会面对勃拉姆斯来说很重要,两人很快就成为至交,一起出现在波恩和科隆,史托克豪森以精湛的艺术涵养演唱勃拉姆斯的歌曲,成为最佳的诠释者。

勃拉姆斯在舒曼生日时前往探访,带了一幅大地图,他告诉克拉拉:“长久以来,舒曼就一直想要一幅很大的地图。”但是当他送给舒曼时,舒曼又好像忘记了一切,立刻坐下来在地图上写满名字。

“我正过着可怕的日子”,克拉拉从伦敦写信给迪特里希说:“昨天我在爱乐音乐会以淌血的心情演奏着,早上我接到一封约翰内斯的来信,虽然他已尽可能温和地陈述每一细节,但我对心爱丈夫的病情感到彻底绝望。”

7月4日,她和勃拉姆斯在安特卫普(Antwerp)会面,然后一起到奥斯坦德,勃拉姆斯第一次看到海。他们在7月6日回到杜塞尔多夫,等候那无可逃避的噩耗。就在这个月底,舒曼濒临死亡的边缘。

赶到恩得尼希时，克拉拉终于获准会见自己的丈夫，勃拉姆斯写给格林的信中，提到这感人的一幕：

他第一次合着眼躺在那儿好一会儿，她比一般人更冷静地跪在他的面前，后来他还是认出了她，第二天也是如此。有一次他神智清楚地想拥抱她，把手垂绕在她身上。当然，他根本再也说不出话来，也许只能凭脑中的想像吐出只字片语，而这些动作也应该足以令她高兴了。

舒曼在1856年7月29日逝世，葬礼在两天后举行。只有一些至亲好友在场，勃拉姆斯、迪特里希和约阿希姆护送着灵柩，克拉拉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他最亲爱的朋友走在前面，我则不为人注意地尾随在后，……这样是最好的方式，……随着他的辞世，我所有的快乐也随之结束，一个全新的生活也从现在开始。

她必须很快地决定在新生活中，勃拉姆斯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决定到瑞士休息一阵子，由舒曼的两个孩子和勃拉姆斯的姐姐伊丽莎陪同前往。伊丽莎长年为头疼所苦，而一年到头如囚犯般待在汉堡，也极需要一种变化的刺激。因此克拉拉写信给勃拉姆斯的母亲："如果伊丽莎能在这个夏天纾解身心，我会很高兴的。"至于对勃拉姆斯，她也提及："你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沉重，我不想再提，一提我的心就淌血。约翰内斯是我真诚的朋

友和守护神,有他在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们看得出伊丽莎享受沿着莱茵河到海德堡(Heidelberg)的旅行,以及后来在康斯坦丝湖(Lake Constance)和琉森湖(Lake Lucerne)的游憩,但是克拉拉和勃拉姆斯的感受,我们却不得而知。这趟旅行是他们感情的试金石,套一句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话是“爱神欢迎他们,但他们的灵魂却退缩不前”,因为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原因很复杂,对于像勃拉姆斯这样心怀理想的年轻人而言,浪漫地谈恋爱是一回事,结婚却是另一回事。做为一个嗜读中世纪传奇的读者,他对克拉拉的渴慕是一种骑士对淑女遥不可及的崇拜,一种追求每一层面都超乎自己而完美存在的理想之爱。他是她痛苦而漫长考验中的英雄,但当考验结束,他要面对娶一个比自己年长 14 岁的女人,做七个小孩的继父和供养人的未来,那种浪漫一定会突然在森冷的现实强光下消失。克拉拉必定也了解这样的婚姻相当不合适,因为维持高度浓情的友谊是一回事,要与一位这么年轻又没有经验的人共组一个家庭,又全然是另一回事。自我节制也是另一个关键。她认为使许多 19 世纪寡妇沉浸其中的悲伤,相当合乎礼教,仅只一回而无可取代的伟大爱情,只适于以整个余生来永恒追悼纪念。两人各自有理由,都从彼此最后的情感考验中撤退出来,都表示他们将会终生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朋友,后来两人也确实做到了。

即使如此,勃拉姆斯仍然伤心欲碎。他再也不曾像对克拉拉那样,对另一个女人打开过心房。舒曼一家人

已经让他筋疲力尽，所有的热情在转瞬间都消磨殆尽了。从现在起,他变得更加内省,更少狂野,且更为矜持内敛。他需要马上做全新的改变以恢复元气,于是,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将令人情绪激奋飞扬的浪漫主义抛诸脑后,要在18世纪的理性世界里寻求庇护。

4

休 养 生 息

利普—德特莫尔德（Lippe-Detmold）公国位于汉诺威附近，即使依德国旧式的政治架构来看，仍是一个无政府的政体，掌权统治的王子和他的妹妹腓特烈公主（Princess Fredericke），住在一个外交礼节十分僵化而又繁文缛节的宫廷中，这样的国家已是仅存的具有 18 世纪风格的国家之一了，而俾斯麦（Bismarck）很快地就使之失去这样的风格。

迈森布格小姐（Fraulein von Meysenbug）是克拉拉·舒曼的学生，勃拉姆斯曾短期教过她。她跟这个王室有所联系，早在 1855 年就安排勃拉姆斯拜访过王子。勃拉姆斯找到了宁静的避风港，一座古老而爬藤满布的城堡。这座古典宅第有令人惊奇的自然美景，他立刻在此地受到热情的招待。1857 年初，勃拉姆斯度过几个月漫无目的的日子后，有时待在汉堡，有时与克拉拉同住，有时开演奏会。正在他举棋不定是定居在汉诺威、杜塞尔

多夫还是汉堡时，接到一封请他去德特莫尔德担任官职的邀请函。他视此职位如从天降，于是接受了。

他的任务并不太繁重，只要每年年底的末三个月驻留在宫中为公主——一位乐意学习又真心喜爱勃拉姆斯的学生——上课，指导包括王子在内的合唱音乐会，在宫廷精致的管弦乐团担任独奏者，以及在王子私人的室内合奏会中演奏。他有丰厚的薪资，为宫廷淑女们上课还有津贴，而且有余暇作曲，并可在附近广袤的托伊托堡森林(Teutoberger Forest)漫步。

勃拉姆斯对森林的爱，有如异教徒般的狂热，他终其一生从树林中获得近乎神秘的力量。1871 年弗洛恩斯·迈在利希滕陶(Lichtenthal)遇见勃拉姆斯，为他清晨在附近林间散步的习惯所震慑而留下一段记载。当她问他该如何才能快速地提高琴艺，他回答道："你必须持续地在森林中散步。"她又加了一句："他是很认真地如此认为的。"

自然风景的抚慰，使勃拉姆斯如入奥林匹斯山宁静之境，很快就恢复了自我。克拉拉也搬往柏林任教，勃拉姆斯在 10 月 11 日写信给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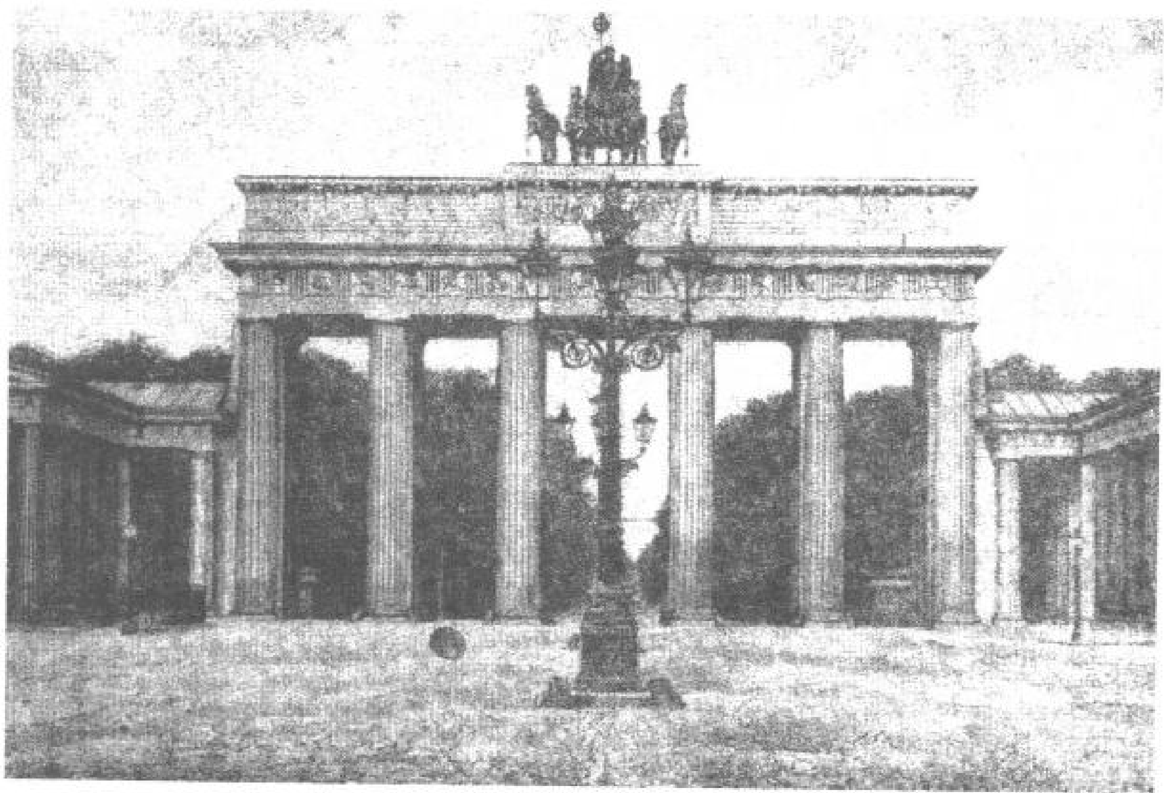
激情对人类而言并非自然的，它总是例外如赘瘤。怀抱理想而真诚的人，在快乐和悲伤时都能保持平静的心情。热情在心中燃烧过度的人应该视自己为病人，为了健康寻觅良药，激情必须赶快消逝，不然就该被驱逐出去……

这是全新的勃拉姆斯，较为严厉，更为自制，比较接近于新兴的德国所表明的公开姿态，依俾斯麦的说法就是“铁血”(Blood and Iron)。勃拉姆斯产生了一股新的意志力，而且因接近大自然而心病痊愈，他开始觉得德特莫尔德让他有被幽禁在密室中的感觉，特别对王子不怎么样的音乐表现感到压力沉重。在给克拉拉的同一封信中他冷冷地说道:“我必须为王子唱的歌曲伴奏，希望这事儿不会常有。”

他同时也发现在那里缺乏心灵相契合的人。虽然他和卡尔·冯·迈森布格(Carl von Meysenbug)交情甚笃，也享受着有宫廷管弦乐团指挥卡尔·巴尔基尔(Carl Bargheer)陪伴的生活，“如你所能想像的，巴尔基尔是这里最让我愉快的人，要不然除了一些淑女们之外，简直找不到半个音乐上的朋友。”他在12月写信给约阿希姆时这么说。

因为勃拉姆斯缺乏社会礼仪的训练，穿着常常漫不经心，所以发现自己时常与宫廷礼节大相径庭，这个如巧克力糖盒般的公国，很快就给他有一种压迫感。在他眼中，这玩具城邦中的军队，像是自己锡制玩具兵的复制品。持续不断的鞠躬哈腰和巴结奉承，使他苦恼不堪，他在一封家书中，陈述一个事例:

前几天，我在合唱团里指挥，那是由殿下亲自打点的合唱团，我竟没有戴领带！幸运的是，我既不困窘也不恼怒，因为我直到那天临睡前才注意到！



柏林，勃兰登堡大门

他对这么琐碎的一次礼节疏失，马上就看成是值得困窘的事，已经说明他多么为宫廷的事操心了。

即使有这些微小的烦扰，勃拉姆斯又开始稳定地作曲了。在他初访德特莫尔德时，写下一首九重奏小夜曲，它是对海顿(Haydn)和莫扎特的“娱乐音乐”(entertainment)表示推崇之意。他在宫廷演奏时，乐迷常点奏这首曲子，后来他又将原谱扩展成管弦乐，即D大调小夜曲(Op. 11)。在这首乐曲中，他完整地表现了秋天在托伊托堡森林中漫步的情景，以及18世纪严谨的古典主义，同时也预示勃拉姆斯在未来许多音乐中所蕴含的一种平静感。勃拉姆斯同时也创作了一首钢琴协奏曲，

这是他纯粹为管弦乐而写的，衍生自先前创作失败的《舒曼》交响曲片断所编成的双钢琴版本。此交响曲是在他与舒曼一家人过从甚密的时期所创作的，但最终失败了。当时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那笼罩一生的阴影，即与贝多芬比较的恐惧。对勃拉姆斯而言，贝多芬的交响曲是至高无上的成就，长久以来他尽可能避免使用贝多芬的创作形式。然而，他感受得到贝多芬对他的影响，再次感到疑惑，怕自己有贝多芬的影子，而把原曲名删除了。这首小夜曲原名为《交响乐小夜曲》。

他在德特莫尔德的第一个任期，于 1858 年 1 月就结束了。直到秋天都不必再回到那里，他如释重负地搭乘最早班的载客火车赶回汉堡。回到那里后，他毫无目的地造访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偶尔也在汉堡的“歌唱协会”(Singverein)露面。直到 2 月，他变得忐忑不安，写信给克拉拉：

我从不曾或者说很少快乐过，我从不曾感到非常快乐，而只是徘徊于满足和沮丧之间。

为了摆脱这样的心境，他短暂地走访柏林——当时是北德最富于知识并充满刺激的城市，正在扩张的普鲁士王国首都。勃拉姆斯享受着参观艺廊的乐趣，也熟识一位德国民间故事收藏家的长子、艺术史学家赫尔曼·格林（Hermann Grimm)，同时也见到克拉拉。回到汉堡时，他收到正在英国巡回演出的约阿希姆的来信，邀请勃

拉姆斯在他于夏天自英返国后，到哥廷根小住，但勃拉姆斯已等不及了。他即刻启程和奥托·格林住在一块儿，直到约阿希姆的回来，克拉拉也随后而至。



阿嘉特·冯·希布尔德，勃拉姆斯曾和她私下订婚

如果勃拉姆斯因念念不忘学生生涯而来到这个小城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在大学中有更新更令人欢愉的理由，因为他遇到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阿嘉特·冯·希布尔德(Agathe von Siebold)，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触动了勃拉姆斯易感的心，两人日益亲近起来。从各方面看来，他们似乎是很理想的一对。两人在大自然中都欣喜若狂，也深以在附近许多悠长的乡村路上漫步为乐。两人都聪明也都博览群书，同时又富有音乐涵养。勃拉姆斯在此夏间为她谱写三组新歌曲，约阿希姆称她的歌声可与阿玛提(Amati)小提琴比美。

虽然勃拉姆斯尝试以一些笨拙的外交手腕掩饰此事，但还是让克拉拉知道了蛛丝马迹，她看见他拥着这个

女孩，然后就暴躁地离开哥廷根。勃拉姆斯对此无计可施，于是继续留在那里，与阿嘉特的感情日渐深浓，并拒绝了在科隆的职位，因为那将会占据所有的时间，而当他必须在10月回到德特莫尔德的宫廷工作时，感到十分的不甘心。

勃拉姆斯二度造访公国，虽然再次在田野和森林间度过接受热情款待的秋天，但这个如玩具茶壶般的公国比以前更令他心烦。他对阿嘉特的爱似乎已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他写道："我正在狂喜之中，……只有想到音乐。……如果事情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恐怕会蒸发成一个音符，飘浮在大气之中了。"他创作了《圣母颂》(Ave Maria，Op. 12)，由女声主唱；也写了更多的歌曲给阿嘉特，以及《葬礼赞美诗》(Funeral Hymn，Op. 13)，这是第一首他对死亡冥想的乐曲。他任期到一半时写信回家道："感谢老天，我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公主也以叹息的口吻这么告诉我，除了巴尔基尔以外，在这里我是她唯一在乎的人了。"

1859年1月，勃拉姆斯恢复自由，立刻赶回哥廷根和阿嘉特一起试唱他的新歌。他同时也带着新完成的钢琴协奏曲的完整乐谱，在约阿希姆的安排下，预订于1月22日在汉诺威首次公开发表。勃拉姆斯和阿嘉特的恋曲已经成为哥廷根的话题，只有勃拉姆斯似乎对众人所期待即将宣布订婚喜讯的事毫无所觉。对他而言，爱情就是全部，而他也已经和阿嘉特在一个秘密仪式中交换了戒指。过了一夜，他即前往汉诺威监督新作的最后一次

彩排。就在那时,他接到奥托·格林的来信,提醒他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将自己对阿嘉特的情意公开,是更明智之举。勃拉姆斯对这封信的内容感到十分沮丧，但他又太专注于音乐会的事而无暇立刻回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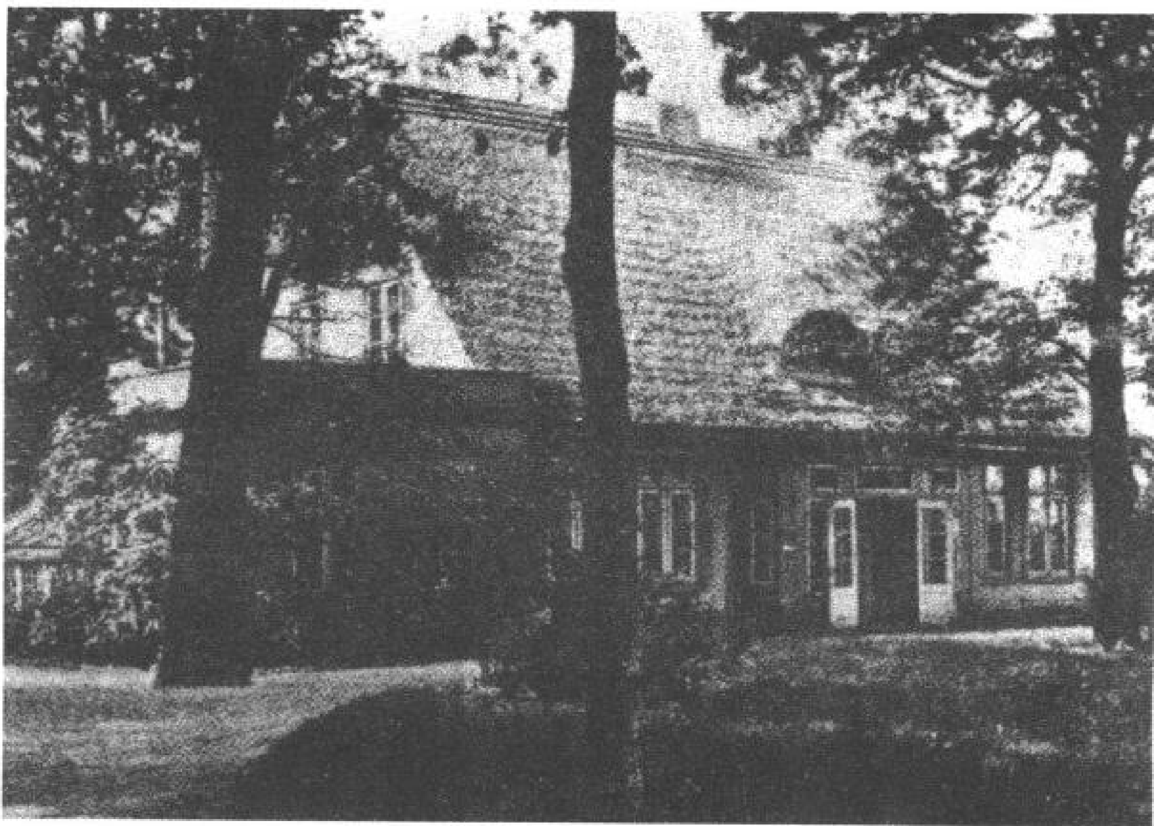
D小调钢琴协奏曲（Op. 15）首演时，受到礼貌而令人有些不解的关注,但五天后由里茨指挥的莱比锡演出,真可谓灾难一场。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

排演时就遭逢完全沉默的对待，而在演出时几乎不到三个人拍手，而且嘘声四起。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沉浸在其他音乐作品之中。

在漠不关心的面具背后，勃拉姆斯却落入失望的深渊,特别是莱比锡演出后,莱比锡《旗帜》音乐杂志中的一篇恶评,看透作品中交响乐部分的创作根源,称这个作品“是一首不可缺少钢琴助奏部分的交响曲。独奏部分完全令人不悦，而管弦乐部分则是一连串猛飞的音符”。《新音乐杂志》也评论道:“外界没有反应”,但加上一句,“这首协奏曲充满诗意的内涵,是原创力的真正表现。”

勃拉姆斯将这些只言片语和其他一些大致都是反对意见的评论寄给克拉拉，她回信道:“如此粗鄙的垃圾,……低劣,……只会令人轻视。”

然而，这首协奏曲之所以让已经习惯听李斯特和肖邦音乐的观众感到迷惑，并不足为奇。炫耀式的协奏曲中,管弦乐只是随从跟班,钢琴才是为了大师卓越的指尖



勃拉姆斯在汉姆的房子,他曾写道:“倾听夜莺在萌芽的树枝间歌唱,真是太令人愉快了。”

展艺而受人瞩目的主角。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融合高度戏剧性的张力与交响乐般的乐思，而且钢琴和管弦乐处于平等的地位,进行着音乐的竞奏和辩论,这样的曲子完全不合乎时代潮流，勃拉姆斯必定也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首作品。这是在与舒曼一家人相处时，热情大量涌现的结果,已经走出他原有的风格。在音乐厅里演出时,勃拉姆斯恐怕也和观众一样,不知该如何接受才好。

无论勃拉姆斯对这首音乐的感受如何，观众的反应让他更不信任大众的情绪，也更坚决认定自己不要为感情所羁绊。就像面对克拉拉一样，他也从阿嘉特身边撤

退，害怕面对成家的最后承诺。勃拉姆斯回应格林的来信，就是写了一纸冲动而又没有技巧的肺腑之言给那位女孩："我爱你，我一定要再见到你，但我还不能定下来。写信给我，告诉我是否能重新拥你入怀。"

阿嘉特完全茫然失措，不懂这封奇怪的信的意思。她深受伤害，不能忍受自己被视为障碍物，回信告诉他不必再回来了，他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多年以后，勃拉姆斯和阿嘉特对此事各有说辞。阿嘉特写了一部颇有几分自传色彩的小说，书中提到虚构的勃拉姆斯："他就如同所有的天才一般，是属于全人类的。……她丰富的情爱不可能满足他的生命。"

勃拉姆斯则对诗人魏德曼谈起，这段插曲与创作协奏曲的失败有明显的关系：

我想结婚的时候，我的音乐不是在音乐厅被嘘，就是遭受如寒冰般的冷漠反应。我自己倒是很能承受这一切，因为我知道它的价值，总有一天，风水轮流转。经历这些失败之后，回到寂寞的房中时，我并没有感到不快乐。相反，如果此时必须面对妻子忧虑询问的双眼和"又失败了"的话语，我可没办法忍受，……如果她还必须安慰我。……一个悲怜丈夫屡不成功的妻子。……啊！至少对我来说，不能想像那是怎样的一个地狱。

即使如此，这还是我们所罕见的勃拉姆斯用来掩饰他犹豫不决和胆怯的奇怪借口。

将阿嘉特搁置一旁之后，勃拉姆斯就返回汉堡，准备重整旗鼓。他和汉堡爱乐管弦乐团的指挥卡尔·格拉德纳（Karl Grädener）有了重要的接触。虽然勃拉姆斯五年来都不曾出版任何作品，协奏曲的失败又阻碍了他原本想要接触出版商的意图，取而代之的是开音乐会。他的钢琴协奏曲于3月24日在汉堡演出，获得小小的成功。另一场由勃拉姆斯、约阿希姆和史托克豪森在3月27日举行的音乐会，包括第一号小夜曲的首次公开演出，受到汉堡市民的好评。

然而，家里的情况也让他颇为担心。虽然勃拉姆斯一家人现住在福仁特维特（Fuhlentwiete）一间较大的公寓里，此乃托雅各在剧院管弦乐团的永久职位所赐，以及勃拉姆斯能力所及寄给他们的钱，而他也有自己的房间，堆放着日益增加的珍贵书籍，但是勃拉姆斯那时依然写信给约阿希姆抱怨道："我住在这里像是住在厨房里一样。"

勃拉姆斯的父母也在姐弟煽动下，开始剧烈地争吵。多年的分隔和年岁的差距，在彼此年事渐高时更成为明显的问题，家里的气氛既紧张又暧昧不清，这种气氛使人无法工作。于是当春天来临，勃拉姆斯开始渴望空间和阳光，最重要的，要有树林的风景。他写信给约阿希姆坦言道："城门外有许多可爱的房间，它们是那么美丽，以致于我常渴羡地望着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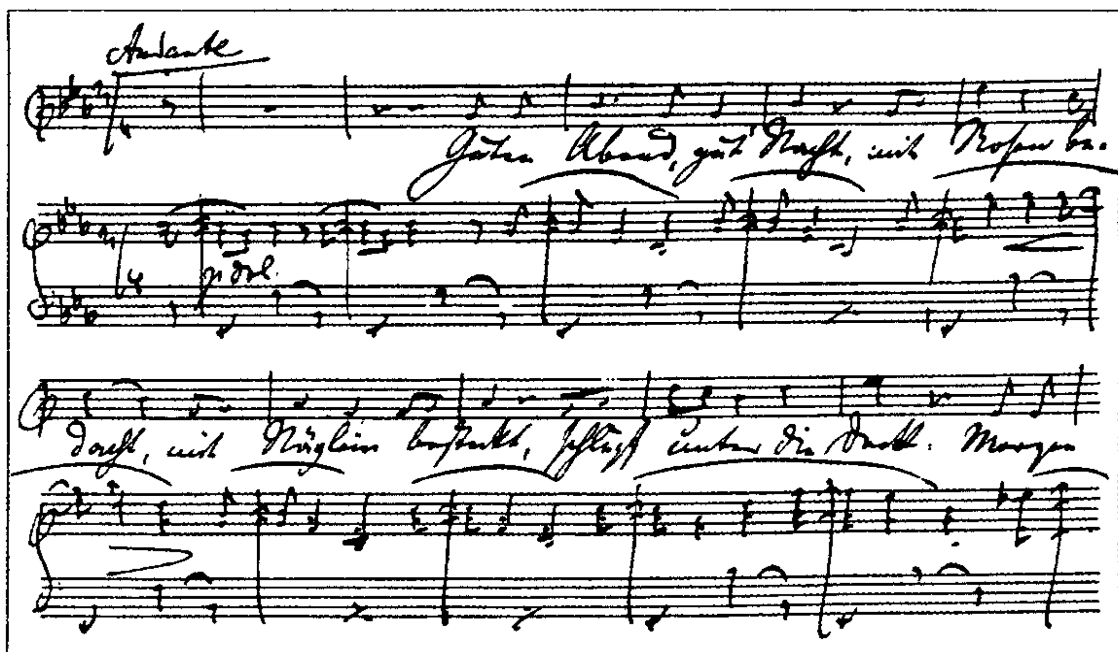
后来他就有租一间这样房子的机会了。贝蒂（Betty）和玛丽·福尔克尔（Marie Völcker）这对曾在汉堡上过勃

拉姆斯课的姊妹花，让他和她们的姑妈罗辛夫人（Frau Dr. Rösing）联络，她在靠近汉姆（Hamm）的地方有一间这样的房子要出租，勃拉姆斯很快就搬去定居了。他在阳台上写信给迪特里希，热情洋溢地说："百花齐放，……在刚吐新芽的枝桠间，听夜莺歌唱的声音，真是令人愉快。"

他在这里教学、作曲，还参与福尔克尔姐妹也加入其中的女子唱诗班活动。他写信给克拉拉时，提到她们："我确定你有一颗年轻的心，我的女子唱诗班会逗你开心。"他全心享受与她们为伴，而他肆无忌惮的幽默感，也在她们造作的规矩中得到抒发。

在这段快乐时光中，他为唱诗班谱写了许多音乐：人声四重唱、根据奥西安（Ossian）为圆号和竖琴所写的《芬格尔之歌》(Fingal's Song)而作的合唱曲、《玛丽之歌》(the Songs of Mary, Op. 22)和《诗篇第 13 篇》(Psalm 13, Op. 27)。迪特里希次年造访汉堡，提到他去汉姆远足时，听到唱诗班中的四重唱歌吟着"在附近的花园里，唱出最欢愉的歌声"；而稍早就去拜访勃拉姆斯的克拉拉·舒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搭乘轮船到布兰肯湖(Blankensee)的旅程很愉快。……我们在那儿的花园里，发现一些最可爱的树林，就在树下，唱诗班在那儿唱歌，而约翰内斯则在枝桠间指挥着。"

勃拉姆斯和这群女孩儿相处时，无疑心存挑逗诱惑，尤其是和由福尔克尔姐妹与她们的朋友劳拉·加尔贝(Laura Garbe)、玛丽·罗伊特(Marie Reuter)组成的四重



勃拉姆斯《摇篮曲》的手稿

唱。勃拉姆斯甚至开玩笑地告诉姐姐说，劳拉可能很快就要做她的嫂子了。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来自维也纳的女孩贝尔塔·波鲁布斯基(Bertha Porubszky)。她常常欢愉地闲谈着维也纳;唱起家乡的民谣,温暖勃拉姆斯的心，使他不至于总是摆出德国人严肃刻板的样子。勃拉姆斯告诉约阿希姆因为她，“音乐家的圣城——维也纳——如今对我而言,竟有着双重的魔力。”

然而即使群芳环绕，勃拉姆斯从不曾全心全意对任何一个人许下承诺，早年在汉堡水手酒吧里和女人们的相处，已经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记。虽然他对美丽而有甜美歌声的女子也会真情回应,理想化地崇拜她们,就像他曾经崇拜克拉拉那样，但是他总是在爱情游戏变为要做成严肃决定的那一刻抽身而退。因此，直到贝尔塔在维

也纳嫁给阿瑟·法贝尔(Arthur Faber)时,他才又听到关于她的消息。过了不久,勃拉姆斯相当受欢迎的作品《摇篮曲》(Cradle Song)——一首奥地利民谣的变奏,就是为了贝尔塔夫妇的第一个孩子而作的。

令人特别愉快的1859年夏天过去之后,勃拉姆斯发现德特莫尔德比以前更加令人厌烦。他已经脱离那一段在精神上饱受风霜,而需要安慰的退隐时期,知道自己只是在等候时机,随时准备拓展新天地,希望自己有能力继承汉堡爱乐管弦乐团年老指挥威廉·格林德(Wilhelm Grund)的职位。有这样的想法后,勃拉姆斯就请问王子是否可以让他指挥管弦乐作品以获得一些经验,但王子不愿触怒那位会刺人的宫廷指挥奥古斯特·基尔(August Kiel),所以只允许勃拉姆斯指挥有管弦乐伴奏的合唱作品。勃拉姆斯觉得再也不能忍受这样卑鄙的阴谋,当这次任期在1860年1月结束时,就拒绝再续新约了。

他在德特莫尔德忍受了许多屈辱,这个宫廷向来就以吝啬闻名。克拉拉于次年2月曾在那里演出,也写信给勃拉姆斯提到这一点:

我在那里额外演出了三个晚上,没有多得半毛钱。公主寄给我一条手链,我相信是她年轻时就丢弃一旁的,因为看起来很丑恶,我根本就没办法戴,……就把它给卖了。……因此,我才发现它是灌满了铅和锌的假货,真是不可思议!

勃拉姆斯也曾很高兴地接受公主的圣诞礼物，那是前六册的巴赫定版乐谱，但后来才发现，后续的册数都是以勃拉姆斯之名订购的，出版时他必须自掏腰包买。

总的来说，他一点儿都不遗憾离开那里，虽然这曾是丰收的一秋。他写的第二首管弦乐作品——A 大调小夜曲（Op. 16），比第一首更为亲密贴心，而且带有相同的轻松风格。他还开始着手 G 小调钢琴四重奏和两首六重奏的写作。第二首六重奏也以阿嘉特这个名字做为曲中的主题，表达处于旧道德观念的环境里，他对女孩的忏悔之意。他也知道有比在宫廷卑躬屈膝更重要的事要做，此刻他定睛等待汉堡那份职位的任命，那是他的深心所愿。

然而这项初步行动并没有拓展他的事业，怨恨纷至沓来，勃拉姆斯却置之不理，不顾后果地自行其是。

5

临深履薄

虽然舒曼创办了《新音乐杂志》,却渐渐地与之疏远,直到杂志在主编保罗·布伦德尔(Paul Brendel)的领导下,成为新德国乐派的代言者。舒曼的想法被排除在外,以至于克拉拉、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这些和已逝的创办人过从甚密的人,都没有受邀参加这份杂志在1859年底的25周年庆典。新德国乐派也一期接着一期地树立目标,他们充满自信地炫耀着,仿佛是唯一重要的音乐潮流。

勃拉姆斯日渐明了什么是自己最欣赏的音乐,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目的何在。当时虽然不是全然忽视这样的想法,但可以肯定是不合乎潮流的。李斯特和瓦格纳是当时的新偶像,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时,提到1860年1月一首李斯特作品的演出:“这阵瘟疫会四处散布,一定会加长群众如驴般的耳朵,也会腐化年轻作曲家们的心。”于是,他决定发表一篇抗议宣言,使形势得以恢复

平衡。

这份文献在1月起草，约阿希姆被迫违背自己的判断力，支持这项抗议，他们俩也四处搜寻其他重要人物的签名，很多顶尖音乐家答应签名，包括丹麦最优秀的作曲家尼尔斯·盖德（Niels Gade）。但是由于有一些漏网之鱼，或者也许是一次可疑的独家新闻披露，使得这份宣言只有四个签名。它刊登在柏林的《回声杂志》(Echo)上，这算是有史以来最糟的公开行动之一，全文如下：

以下签名的人，曾经十分令人遗憾地遵循布伦德尔编辑的《新音乐杂志》所支持某一乐派的目标。

上述这份杂志持续宣称，严肃的音乐家们基本上赞同刊物所采取的目标，在他们的眼中，许多艺术作品源于这一乐派领导者的创作。总而言之，尤其是在北德，赞成和反对所谓“未来音乐”的辩论，都在他们的偏好中有了定论。

以下签名的人士都承认，抗议这种歪曲事实的行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并且明确表示不认同布伦德尔的主张。新德国乐派的领袖人物和追随者，有些人拥护这个主张，有些人则强迫大家接受新而未知的理论，此与音乐的精神内涵背道而驰，应该予以强烈的谴责批评。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约瑟夫·约阿希姆

尤利乌斯·奥托·格林

伯纳德·舒尔茨(Bernard Scholz)



瓦格纳，勃拉姆斯的对手，新德国乐派的灵魂人物

就艺术宣言来说，这份声明表达得可谓十分清楚，但一定也曾引起新德国乐派阵营的阵阵笑声。瓦格纳以一贯的作风，在《新音乐杂志》上作答，写了一篇反对音乐圈中犹太人的恶毒文章，试图藉此打击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约阿希姆。想必他也是新兴的“为了促使单调而无聊的音乐晋级的同盟之一”，以及一位在五月号杂志上，刊登充满嘲笑和抗议意味的讽刺信件作者。

约阿希姆是四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自然承受最多的反击，但受这次严重出丑影响最深的却是勃拉姆斯。他突然了解自己置身在乐派分明的德国音乐圈中，多么孤立而脆弱；他也明白，宣称自己是音乐内涵真正的守护者，就必须达到这个理想。我们对勃拉姆斯这刹那间的领悟迸出怎样的创作之火，不得而知，但我们确知从这时候起，有“年轻的克莱斯勒”之誉的勃拉姆斯就退隐了。浪漫的他变得更加缄默，决定将热情和精力更加严谨地转化为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的音乐形式。而当时他只有26岁。

勃拉姆斯自从与舒曼一家人有一段插曲后，就远离性情中的浪漫层面，此刻他更清楚地了解在生活和艺术上所需要的平衡,也了解自己一直戏弄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有一种濒临精神分裂症的歇斯底里成分，过分耽溺于神经紧张的狂喜、绝尘超俗的幸福和悲剧性的死亡阴影中。浪漫主义的文章中充满惊叹号，其艺术内容不是病态的就是狂野的情节，音乐中充满神经质的节奏变化。当时,疯狂和自杀的行为事件极多,甚至是一种时髦的风尚。对勃拉姆斯而言,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舒曼,他蒙受伤害，他的狂喜和绝望都以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方式告终。他曾尝试自杀,最后又病逝在精神病院中。

克拉拉的冷静、稳重对勃拉姆斯有持续性的影响。不论她扮演艺术家、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品德多么高尚，但无疑缺乏幽默感。她曾在丈夫身上所实行的那种谨慎的生活方式，都转移到勃拉姆斯身上了。但是一旦勃拉姆斯变得更为严格、保守,并渐渐地更有自信后,他也更加肯定自己了。

迪特里希对勃拉姆斯的这些内心冲突毫无察觉，那年春天邀他到波恩作客。迪特里希在前一年就结婚了，并很快被任命为当地募款音乐会的总监，夫妇俩都很高兴地接待勃拉姆斯,他成为家中的第一位客人,阿尔贝特描述此情景道：

经过六年的沉寂后，勃拉姆斯带给我们现在所知的许多崭新而又精彩的曲子,包括有 A 大调和 D 大调的小

夜曲，为女子合唱团所写的《圣母颂》、《葬礼赞美诗》,……歌曲和浪漫曲,以及钢琴协奏曲,……他同时还写了一首合唱弥撒;……不过,这一首曲子还没出版。

勃拉姆斯在波恩遇到出版商弗里茨·西姆罗克(Fritz Simrock),他愿意出版勃拉姆斯的A大调小夜曲和降B大调弦乐六重奏，多年以后两人也结下亲密的友谊。

勃拉姆斯在莱茵河对岸一处最美丽的别墅区里，过着快乐的作曲时光，那里是深具文化素养的基尔曼(Kyllman)家族的家园。为迪特里希的儿子命名之后,勃拉姆斯就回到汉堡为他的目标奋战。

尽管勃拉姆斯曾自称:“像我这样一个只有几条领带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轻易地消逝无踪。”往后两年的好时光，他仍然留在汉堡，待在汉姆的休憩小居。他把时间分给教学、音乐会演出和严苛的作曲计划三方面。他还在瑞士发现另一个基地。舒曼的学生特奥多尔·基希纳 (Theodor Kirchner) 邀请勃拉姆斯到温特图尔(Wintherthur)小镇上小住,成为驻当地的管风琴师。彪罗在1853年初描述这个小镇时就曾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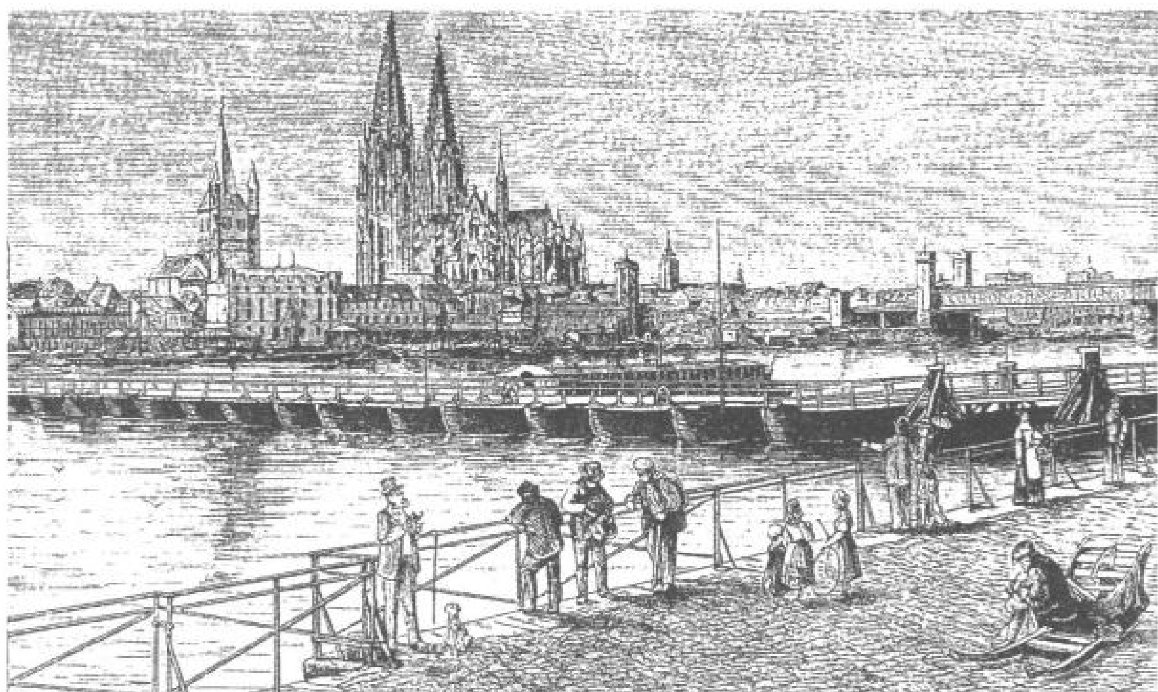
温特图尔……归功于像特奥多尔·基希纳这样聪明又有天分的人在艺术方面的努力，……它可以骄傲地自夸比慕尼黑更具有真实又充实的音乐生活!

勃拉姆斯在1860年首次拜访基希纳，之后的两年又多次造访。他以演奏自己作品的独奏家身份出现，同时也替基希纳和一位之后成为多年挚友的年轻小提琴家弗里德里希·黑戈尔(Friedrich Hegar)伴奏。勃拉姆斯同时也在小镇上结识一位新出版商里特—毕德曼(Rieter-Biedermann)，他在1861年出版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最后变得十分喜爱瑞士，可以肯定地知道，在那里可以得到听众聆乐后发出的共鸣。

1861年春天，迪特里希回访勃拉姆斯"我对勃拉姆斯的图书馆规模感到讶异，……有好些很棒的老东西。"勃拉姆斯拿出好几盒锡制玩具兵的盒子来显宝，"说他不可能和这些珍贵的童年纪念品分开"。勃拉姆斯此时在汉姆，迪特里希曾在那儿度过美好的时光。勃拉姆斯在此向他展示新作，他"一反常态地"弹奏了一首新的钢琴四重奏手稿(A大调，Op. 25)，并稍后献给罗辛夫人。迪特里希认为这首曲子是勃拉姆斯最美的作品之一。

迪特里希又接受另一个工作，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公爵的宫廷里担任音乐总监。次年，勃拉姆斯就以独奏家的身分出现，演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根据迪特里希的形容："那简直完美极了，虽然桂冠已经挂在他的椅子上，他仍谦虚地把它放到钢琴脚下。"

勃拉姆斯同时也带了新作，让人强烈感受到他新近决定调和热情和理智的特色。当他弹奏着不朽的钢琴作品《亨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of Handel, Op. 24)，在音乐会前夕与管弦乐合作



科隆，勃拉姆斯是此地著名音乐节的常客

排演时，大家都感到很兴奋。迪特里希发现这首变奏曲“奇妙而优美，且散发出天才的真正气质”。关于这次的造访，迪特里希回忆道：勃拉姆斯“接触到许多欣赏他平时的言行举止所表现出真诚和幽默的人”。

直到年底，他的创作都显示出崭新的技巧，并且保持作品中贯有的抒情性。除了两首钢琴四重奏和《亨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之外，他还完成两首六重奏和一首F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在自我训练的要求下，勃拉姆斯将双钢琴奏鸣曲改编成钢琴五重奏前，又将它改编成弦乐五重奏。他仍然觉得让这些心血之作出版稍嫌勉强，决定只有《亨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由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出版，因为他实在太在意已出版之作的艺术价值了。

对一位全心投入的作曲家而言，音乐节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娱乐，勃拉姆斯总是出席在莱茵河沿岸举行的音乐节。1862 年 6 月参加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音乐节之后，迪特里希和勃拉姆斯动身前往附近的明斯特(Münster)，顺便陪伴正在小镇作健康治疗的克拉拉及她的孩子们，度过这几个月的夏日时光。勃拉姆斯在那儿谱写了声乐套曲《美丽的玛格罗妮》中的几支曲子，迪特里希称这些作品是“勃拉姆斯所写过的最可爱的歌”，并记载勃拉姆斯曾对他展示“很晚才露脸，并经大幅度修改过的”C 小调交响曲第一乐章。事实上，是宣言上的签名使这首杰作晚了 14 年才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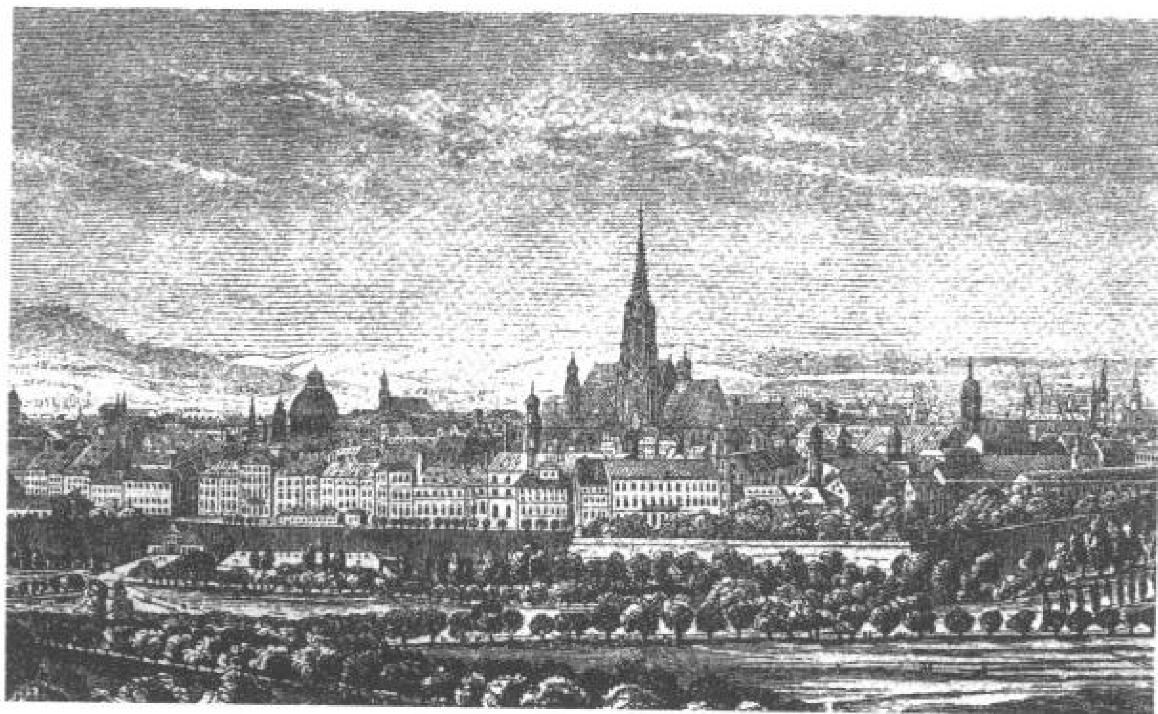
在那年的科隆音乐节上，勃拉姆斯邂逅一位深深吸引他的女歌手路易丝·杜斯特曼—梅耶 (Luise Dustmann-Meyer)。同贝尔塔一样，她也来自维也纳，她赞美家乡时所流露的充沛活力，引燃勃拉姆斯心中潜藏拜访这个南方音乐首都的愿望。勃拉姆斯决定在 9 月成行，数日后，他就已经在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家圣城”的咖啡座上了。

6

维 也 纳

“我搬家了，现正住在离游乐区 10 步之处，在贝多芬曾喝过酒的地方喝着我的酒。”

勃拉姆斯兴奋地从维也纳写信给奥托·格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所在地，曾是欧洲最悠久的帝国的首都，令他印象深刻。这个具有王室和贵族气息的帝国，曾包括奥地利、匈牙利以及现代的捷克、波兰、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部分领土，以及邻近北方正兴起的德国，南边和东边与俄国和土耳其接壤，其中心正是所有这些异国文化影响荟萃之地。如果没有帝制趾高气昂的气息，以及君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Franz Joseph Ⅱ）想要与普鲁士联姻，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企图，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北方矛头的威逼，彻底的多国主义政治的实验品。然而，在剩余的 50 年岁月里，这个政治实体的生命力走向衰微之际，它的创造力却活跃起来，维也纳俨然成为欧洲艺术、思想和音乐的中心。



“音乐家的圣城”维也纳

有着北方人严肃性格的勃拉姆斯，从来没有感受过这股暖意和活力。条条林荫大道，灯火辉煌且附设吉普赛乐团的咖啡馆和游乐区的游憩花园，这就够他陶醉了，但真正最令他着迷的还是音乐。这里有他最景仰的前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他们都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除了像宫廷歌剧院之类的官方音乐组织外，由热心人士组成的半官方乐团，如维也纳爱乐协会，都经常演奏管弦乐和合唱作品，而“歌唱专业学院”(Singakademie)维系着教堂圣乐的优良传统，还有许多室内乐团和无数优秀的独奏家。维也纳人最崇拜的华尔兹音乐作曲家中，最知名的是施特劳斯家族，它展现了维也纳较为轻松活泼的一面。

维也纳对勃拉姆斯一无所知，他只得重新建立声誉。幸运的是，勃拉姆斯在城中有许多好朋友，包括回到家乡而正在排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演唱伊索尔德一角的路易，还有贝尔塔·法贝尔和她的丈夫阿瑟都竭诚欢迎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而他也再度与离开汉堡在维也纳音乐学院任教的卡尔·格拉德纳联络上了。经由他们的引荐，勃拉姆斯结识了维也纳音乐圈中最闪亮的精英才俊。钢琴家尤利乌斯·爱泼斯坦（Julius Epstein）为他打通许多门路，勃拉姆斯很快就和矮小又挑剔、专研贝多芬音乐的学者古斯塔夫·诺特



维也纳库萨尔（Kursaal）的逍遥音乐会。勃拉姆斯正为这座城市富含的音乐气息而沉醉

伯姆(Gustav Nottebohm)熟悉起来,也和作曲家彼得·科内利乌斯(Peter Cornelius)、钢琴家卡尔·陶西格(Karl Tausig)很要好。他是在阿尔滕堡别墅结识科内利乌斯和陶西格的,这两人都属新德国乐派,但并无偏见,毫无保留地赞赏勃拉姆斯的才华。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勃拉姆斯特别欣赏陶西格,他写信给克拉拉:“他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家。”

陶西格的精湛琴艺激发勃拉姆斯的灵感,他以耳熟能详的帕格尼尼主题作为基础,创作惊人而复杂的两部变奏曲,并在1863年完成这首编号为35的作品。克拉拉埋怨此曲为“巫婆变奏曲”,因为这些曲子对她这种纤弱的女钢琴家而言,实在是太难弹了。这些音乐家对维也纳的生活情调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们也都成为勃拉姆斯的终生好友。特别是诺特伯姆,竟成了勃拉姆斯以毫不含蓄的幽默乱开玩笑的新对象。有一次勃拉姆斯假造一份贝多芬的音乐草稿,并买通在游乐区卖薯条的一个贩子,要他拿这份手稿来包诺特伯姆的薯条,当这份赝品随着薯条一根根吃完被发现时,诺特伯姆如获至宝般地狂喜,可是过了几分钟后,勃拉姆斯和同伴们的哄堂大笑令他泄了气。

爱泼斯坦的家成了勃拉姆斯作曲的窝,莫扎特曾在那儿创作歌剧《费加罗婚礼》。勃拉姆斯很高兴知道维也纳卓越的“黑尔默斯贝格尔(Hellmesberger)四重奏团”能来此参加他的G小调和A大调钢琴四重奏私人演出。这次合作后,他们的首席转身兴奋地向勃拉姆斯宣称,他将

是贝多芬的接班人。这个头衔在当时曾让勃拉姆斯觉得很高兴，后来却造成许多的烦恼。11 月 29 日，这支四重奏团在维也纳爱乐协会继续演出 A 大调四重奏。在这场音乐会中，勃拉姆斯也演奏了《亨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音乐圈内的人对此曲很感兴趣，于是勃拉姆斯写信告知父母：



爱德华·汉斯利克，维也纳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后来成为勃拉姆斯忠实的支持者

昨天我真是快乐呀！我的音乐会很成功，远远超过我的期望。……我演奏得轻松自在，一如在家里和朋友在一起时的心情，而这里的人们比家乡的人更激励我的心，你应该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专注，听听他们喝彩的掌声！

即使维也纳人欣然赞许勃拉姆斯的音乐，汉堡人却仍对他冷眼相待。勃拉姆斯接到消息得知他的朋友史托克豪森，已经取得他向往已久的汉堡爱乐管弦乐团指挥一职。两年来，勃拉姆斯努力的焦点就是争取到这个机会，然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在汉堡徒劳地空耗时日，



约翰·赫贝克，维也纳爱乐协会音乐会的指挥

这对他是一个痛苦而令人失望的打击。他在 11 月 18 日写信给克拉拉：

这件事对我来说，超乎你所想像地令我伤心。……我想我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在这方面也是一样。我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但我是如此地钟爱我的家乡，像爱我的母亲一样啊。……对我们而言，找到一个长久的适当职位，多么罕见啊！如果我能在家乡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我会多么快乐啊！虽然在这里有许多美丽的事物令我开怀，却总是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异乡人。……你知道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同胞最喜欢摒弃我们，让我们在世界的荒漠上空翱翔，然而一旦有人想要安定下来追求生命的意义时，他很自然地害怕那种孤寂的感觉。

约阿希姆对这件事感到不可置信，于是写信给曾在选委会努力为勃拉姆斯争取职位的爱维·拉勒曼特(Avé Lallement)：

如果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对勃拉姆斯表

示一点信心和友谊,而不是流露对他的无知和不信任,或许能够帮助他软化倔强的个性。……当他感觉到自己总是受到孤立时,当然会变得更加尖酸刻薄。

然而勃拉姆斯在维也纳所受到的欢迎，还是给他带来些许安慰。1863年1月6日，他在一场瓦格纳与深具影响力的乐评家爱德华·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都出席的音乐会上,演奏他的第三号钢琴奏鸣曲,并为一些歌曲伴奏。汉斯利克对勃拉姆斯的表现采取保留的态度,而瓦格纳则自我中心地不予置评,不顾勃拉姆斯曾为了他的《纽伦堡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的演出而留下来,帮助誊写部分的乐谱。

3月间,勃拉姆斯有两首管弦乐作品的演出:第一号小夜曲是由约翰·赫贝克(Johann Herbeck)指挥,在爱乐协会的一场音乐会中演出；第二号A大调小夜曲由奥托·狄索夫（Otto Dessoff）指挥，紧接在第一号之后演出。在这些演出后,汉斯利克的想法改变了,终其一生都大力地以乐评支持勃拉姆斯，成为勃拉姆斯忠实而坚定的支持者。

勃拉姆斯还是那么热情地赞美着维也纳。在3月26日一封写给朋友阿道夫·舒伯林（Adolf Schubring）的信中说:

我已经在这儿漫无目的地过了一整个冬天了，享受其中，也十分欢畅。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早一点认



弗朗茨·舒伯特

识维也纳这个令人欢愉的城市。周围优美的环境、热情而有活力的人民,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一切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另外,我们还拥有许多伟大音乐家神圣而珍贵的回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每天都浮现在我们心中。特别是舒伯特,似乎让人有他还活着的感觉,有许多次你都

会遇见人们谈到舒伯特是他们的好友，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的一些新作品，是你从没听说过的，而且原封不动，你可以从上面抹下写作的铅笔痕迹。

当然这对喜爱浏览古典作品的勃拉姆斯来说，是再兴奋不过的事了。曾出版过他的两首合唱作品的史毕纳(Spina)，把舒伯特尚未写完的清唱剧《拉撒路》借给勃拉姆斯过目，那上面的笔迹果真就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铅笔痕。勃拉姆斯小心地将这份乐谱保存在盒子中当作纪念品，在寄给迪特里希自己誊写的乐谱摘要中，他写道："如果我能寄给你整份乐谱，你将为如此甜美的音乐而满心欢喜。"

在4月10日最后一场包括女声合唱的音乐会后，勃拉姆斯结束此次的访问。他在维也纳逗留到5月才前往汉诺威探望约阿希姆，此刻的约阿希姆不再自由但也不再寂寞了，他已经结婚了。

约阿希姆的太太是女低音阿玛丽·魏斯 (Amalie Weiss)，勃拉姆斯在听到她演唱格鲁克 (Gluck) 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西》(Orpheus and Eurydice) 时，就爱上她的声音。他写信给迪特里希时提到她："这位新娘已经令我着迷，先是我们在林间愉快地漫步，然后又是她在剧中演出时宁静而尊贵的气质！"

虽然勃拉姆斯乐观放达，但他对婚姻的不安全感，一如对作曲家的使命感一样感到迷惑。他自维也纳写信恭贺这对新婚夫妇：

你真走运！除了用这样的惊叹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当你看到我这封令人感动的信时，没有人会比我更庆幸你有这样的好运。因为我不断地质疑，我是否也该拒绝其他的梦想，放弃所有一切而回家成亲，或是享受这一切而摒除幸福的婚姻。现在你却打断我的这些想法，大胆地采撷天堂中最美好、最成熟的苹果……

勃拉姆斯是否真的自由而快乐，一如他个人座右铭所暗示的一样？他的想法表现得十分暧昧，而且随着时光飞逝，变得愈来愈隐讳不清，造成他与好友许多次公开的争吵。这不能归咎于他的羞怯，因为，当他是一个比现在更缺乏自信的年轻小伙子时，他就曾写信给约阿希姆诉说心中的愿望；他也曾告诉克拉拉自己是多么地爱慕她，甚至想将她塑成金身永远长存。此刻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是非常内省的，牵涉到虚幻的愿望和遥不可及的理想，以致于即使和所认识且最善解人意的人也无法沟通。就在这段时期，他变得忧郁起来，个性中原本如阳光般闪亮的特质变得黯淡下来。

停留汉诺威期间，勃拉姆斯得到维也纳人对他的肯定。他应邀于秋天返回维也纳，担任“歌唱专业学院”冬季乐季演出的总监。这对任何一个热爱这个唱诗班所擅长合唱和古代音乐的人而言，是一个天赐良机，但是勃拉姆斯同时感到缺乏经验的压力，就像此时他在写给迪特里希的信中提到的：

我想请你给予我一些有益的讯息。……我不知道该问你些什么，而且十分羞怯于要在维也纳音乐圈踏出第一步。总而言之，我请求你以一个资深又博学的指挥身份，给我你的忠告。

他起先踌躇不定，后来还是接受这份工作。离开新婚而幸福的约阿希姆夫妇，勃拉姆斯感到早年热情开放的友谊大门，现在几乎关上了。勃拉姆斯回到汉堡和父母一起度过这段过渡期，但是家中也是少有安宁，父母亲的争吵于此时正式开始，公寓成了他们的战场。姐姐和74岁的母亲组成联合阵线，对抗正值中年的父亲，而弟弟则只是立场中立的旁观者。勃拉姆斯退居到靠近布兰肯湖的宅第，才获得平静和安祥之感。他根据歌德(Goethe)的中世纪传奇《利纳尔多》(Rinaldo)创作了一部合唱曲，偶尔也造访双亲，企图劝他们和好。就在这吵闹的气氛中，勃拉姆斯度过30岁的生日，最后也只有逃到奥尔登堡和迪特里希夫妇在一块儿，才能放松心情。迪特里希曾写道："那段日子真是快乐啊！我们真是开怀大笑呀！"但是，勃拉姆斯曾向克拉拉倾吐心中的忧闷，克拉拉回信道：

我很遗憾接到你不再感到开心的信，亲爱的老汉堡再也不能让你高兴，而这一切我早已预见，这是你历经过更刺激的维也纳生活后的必然现象。



利希滕陶，克拉拉·舒曼在此拥有一栋度假屋，而勃拉姆斯常在此度过夏日

勃拉姆斯从奥尔登堡前往克拉拉在邻近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利希滕陶度假的新居，享受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生活，同时也准备在9月28日前往维也纳接任新职。

“毫无疑问地，你已经赢得最完美的桂冠。我真是欣喜若狂，每一首曲子都比前一首更美。”科内利乌斯在参加11月15日举行的第一场音乐会后，写信给勃拉姆斯这么说。这次音乐会上演的作品有：巴赫和贝多芬的康塔塔、舒曼的《迷娘安魂曲》(Requiem für Mignon)以及他自己编曲的民谣，这些正清楚地反映出勃拉姆斯的喜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勃拉姆斯奉献了大部分生命，使巴赫的音乐广为人知

好。之后的音乐会中还包括加布里埃里（Gabrieli）和舒兹（Schütz）的作品、巴赫的《圣诞节清唱剧》（Christmas Oratorio），甚至还有英国伊丽莎白（Elizabethan）女皇时代的牧歌。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勃拉姆斯提到：

《圣诞节清唱剧》在我们的第三场演奏会中，演出相当精彩，唱诗班和我都十分喜爱这首曲子，但是巴赫的作品并不受乐评家喜爱，汉斯利克在这个星期必定遭受谴责的痛苦，因为两天后我们又上演了赫贝克指挥的《约翰受难曲》（St. John Passion）。

虽然维也纳人很推崇勃拉姆斯的艺术功力，却对科内利乌斯的一片热心不领情。他们从不喜欢阴郁的音乐，甚至“歌唱专业学院”唱诗班都开玩笑说：“当勃拉姆斯正在兴头上时，他会叫我们唱《坟墓是我的欢愉》（The Grave is my Joy）！”

这一季也是多彩多姿的。当黑尔默斯贝格尔于12月演出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弦乐六重奏（Op. 18）时，受到

热烈的喝彩。勃拉姆斯也加入到开朗活泼的社交圈，甚至都有点想结婚了。他在克拉拉的朋友阿斯坦（Astens）家遇见奥托丽·豪尔(Ottolie Hauer),她是另一支小型女子唱诗班中的成员，十分擅长演唱勃拉姆斯写的歌曲。他终于被迷得神魂颠倒而且在圣诞节向她求婚，后来他告诉克拉拉:“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天知道,我可能只是愚弄自己，别人还没有把她抢走，算我的运气还不错。”

这个“别人”就是爱德华·埃布纳博士（Dr Edward Ebner),奥托丽在几个小时前刚接受他的求婚。这件事并没有使勃拉姆斯灰心丧气，他很快地转移到另一段先前已有感情存在的友谊上。他可能早就在潜意识中知道有爱德华这个人，而只是想以求婚的形式来满足一下他那几乎不曾表明的结婚愿望。

几周后,另外一位歌手又将勃拉姆斯迷住,她是曾上过勃拉姆斯所开的短期课程的伊丽莎白·冯·史托克豪森(Elisabeth von Stockhausen)。从留下来的记录中,我们知道勃拉姆斯完全为她的机智和亮丽所吸引，因为她实在是个开朗又非常美丽的女子。即使勃拉姆斯一开始就深受吸引,还是很快地又出现他那极度害怕婚姻的症状,把她甩脱给尤利乌斯·爱泼斯坦。在教过她一段时日后,勃拉姆斯也曾坦承,不爱上她简直是不可能,伊丽莎白就这样疾风似地吹拂进他和爱泼斯坦的生命中，迅即又消逝无踪。当她在11年后再度出现在勃拉姆斯面前时,也许情势已能控制了。

除了躲避淑女们的诱惑，勃拉姆斯也抽空拜访他的最大劲敌。科内利乌斯和陶西格于2月6日带勃拉姆斯到靠近潘辛(Penzing)的地方，会见新德国乐派的偶像瓦格纳。虽然勃拉姆斯本能地厌恶瓦格纳丝绒华服的品味、傲慢和喜爱奢华的习性，就像他不喜欢李斯特宫廷般华丽的生活环境一样，两位作曲家还是共度热诚相待的午后时光。勃拉姆斯还为瓦格纳弹奏他的《亨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瓦格纳对此曲印象深刻，勉强承认："我们看得出，一个能掌握旧形式要领的人，会有怎样的一番成就。"虽然对瓦格纳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言，这已经是溢美之辞。那天午后没有什么收获，之后他们也未再碰面。瓦格纳一如往昔地被债权人追讨着，3月份就逃往巴伐利亚了，这位先前的革命分子花两年的岁月，在那里助长古怪的巴伐利亚王朝最疯狂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King Ludwing Ⅱ)棉花糖般的虚幻梦想。虽然勃拉姆斯终生都尊崇瓦格纳的音乐，瓦格纳却在后来主导了许多对勃拉姆斯凶狠的批评，谩骂勃拉姆斯是"犹太裔的匈牙利民间音乐演奏者"(只要是瓦格内所不喜欢的人，马上就成了"犹太人")。

"歌唱专业学院"音乐季中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在1864年4月演出，内容完全是勃拉姆斯所作的合唱曲，听众报以毫无保留的热烈掌声。然而，勃拉姆斯只觉得总监生涯平淡无奇，行政工作又让他觉得乏味，于是拒绝三年续职的正式邀聘。在写给朋友阿道夫·舒伯林的信中，替自己找借口：

如果在其他的城市，这是个安定而理想的职务，但在维也纳，最好不要接这样的工作。这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人，许多图书馆、城堡剧院、画廊，这些够我在户外尽情享受了。

即使勃拉姆斯这么自信，还是无法确定未来的方向，就像他写给迪特里希的信中所提：

我可能不会在此久留，我会回汉堡去，很快地就与你相见，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要决定何去何从真是一件难事。

最后他还是决定返回汉堡，虽然他很快就后悔了。那时，两处前线都不安宁，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附近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正与丹麦交战，那是俾斯麦控制下的北德区域，一个重要的武装军寨，而那时也有许多内战再次开火。史托克豪森任命勃拉姆斯的父亲担任汉堡爱乐管弦乐团的候补团员，这本可让全家人重温昔日充满欢乐的美好时光，可以喝很多蛋蜜酒庆祝，但现在却变成新的争执肇因。因为父亲的新职需要在家勤练低音提琴，年老的母亲和姐姐被吵得十分头痛，最后终于被那哀凄的苦鸣声给逼得受不了，强迫雅各到阁楼上练习。

克拉拉安慰约翰内斯说："你盼了两年与家人团聚，竟碰上这么多麻烦，令我感到十分悲伤。"勃拉姆斯也曾尝试劝解，却发现他们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无可挽回的裂



巴登—巴登，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勃拉姆斯在此遇见了小约翰·施特劳斯

痕。悲伤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后，他在一栋白色大房子里替父亲找到一间住处，母亲和姐姐就暂时住在老公寓里。虽然勃拉姆斯仅有靠教琴和开少数音乐会等不稳定的收入，但仍然答应帮助维持父母两边的开销。

勃拉姆斯尽可能地收拾家庭残局后，就离开饱受战火威胁的汉堡，到克拉拉所居的利希滕陶别墅寻觅内心的平静。虽然他写信回家劝和，仍然徒劳无功。11月时，他知道母亲和姐姐已经搬去一栋有花园的公寓，还为他留了房间，勃拉姆斯写信给父亲：

妈妈和伊丽莎为我留的房间，如果你能常回去住的

话，我真的会很高兴，……你可以在我的书籍陪伴下，在那里午睡，……即使有时候可能会不太愉快，尽可能这样做吧。帮她们搬家，不要远离她们，总有一天，她和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会感激你的……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他的父母之间再也没有联络，甚至连礼貌上的问候都没有。

利希滕陶是流浪者的好去处，特别是此时汉堡已变得如此疏远。附近人文荟萃的据点是巴登—巴登，有许多知名人士都一齐来此地啜饮文艺甘泉。勃拉姆斯在此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有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Ⅱ），勃拉姆斯很倾慕他的音乐，还说宁愿放弃自己创作的所有音乐，而只愿写出像《蓝色多瑙河》（Blue Danube）那样的华尔兹音乐。勃拉姆斯也很喜欢和安塞姆·费尔巴赫（Anselm Feuerbach）在一起，他是德意志—罗马艺术学校（Deutsch-Römer School of Art）的领导人，对罗马古典主义的关注、用心，表现出一种近乎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的清澈感，与勃拉姆斯可说是一拍即合。此时勃拉姆斯也发现自己和既人性化又有包容力的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Turgenev）有许多相似之处，屠格涅夫此刻正与歌手女友保莉妮·维尔达特（Pauline Viardot）到欧陆旅行，他甚至还提议与勃拉姆斯合作一部歌剧。勃拉姆斯刚完成合唱曲《利纳尔多》（Rinaldo, Op. 50），曲子显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即使勃拉姆斯对创作歌剧非常有兴趣，也了解自己在此领域发展的限制，所

以当他们分别后，勃拉姆斯就没有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邻近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也提供不少刺激，勃拉姆斯在那儿结识了歌剧院指挥赫尔曼·莱维(Herman Levi)。受到勃拉姆斯深刻的影响，莱维立刻要求勃拉姆斯提供作品让他演出，从那时起，莱维成为时常指挥勃拉姆斯乐曲的翘楚。

在这样有文化素养的环境中，勃拉姆斯完成F小调钢琴五重奏(Op. 34)，此曲改编自1861年的一首双钢琴奏鸣曲。如同往昔一样不耐安定，勃拉姆斯又回到维也纳，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和大都会中许多“有趣的人们”往来。勃拉姆斯的灵感受到维也纳人富有感染力的欢愉气氛的启发，同时也希望效法小约翰·施特劳斯，于是创作了第一套为双钢琴所写的华尔兹圆舞曲集(Op. 39)。然而，当圣诞节来临时，他的心思又放回日益疏离的老家上，他忧愁地写信给父亲：“你难道就不愿意和妈妈再共度这一夜吗？”可是这个顽固的荷尔斯泰因人就是不愿意回去。最后，一切都已经太迟了。1865年2月2日，弗里茨·勃拉姆斯发了一封电报给大哥：“若欲再见母亲，请速回。”

勃拉姆斯立刻赶回汉堡，但到家前，他的母亲就因心脏病突发而谢世了。

7

浪迹天涯

勃拉姆斯对母亲的钟爱,是一种深切的纯情,超过对其他家人的爱。虽然他敬爱双亲,但还是母亲最了解他,在他仍在寻求人们对他的认同时,母亲写给他的信中就闪耀着同情和了解的光辉,给予他坚定又实际的劝告,支持他继续奋斗。母亲也是在勃拉姆斯获得初次成功时,家中第一个写信表达以他为荣的人。她还特地为他的光荣返乡将简陋的公寓整理得焕然一新。他卸下葬礼的重担后,尽可能地掩藏哀伤,2 月 6 日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哀悼道:

昨天下午 1 点,我们安葬了她,她看起来一点儿都没有改变,还是和生前一样甜美而仁慈。所有能安慰遗憾的努力都已经做了,特别是对我姐姐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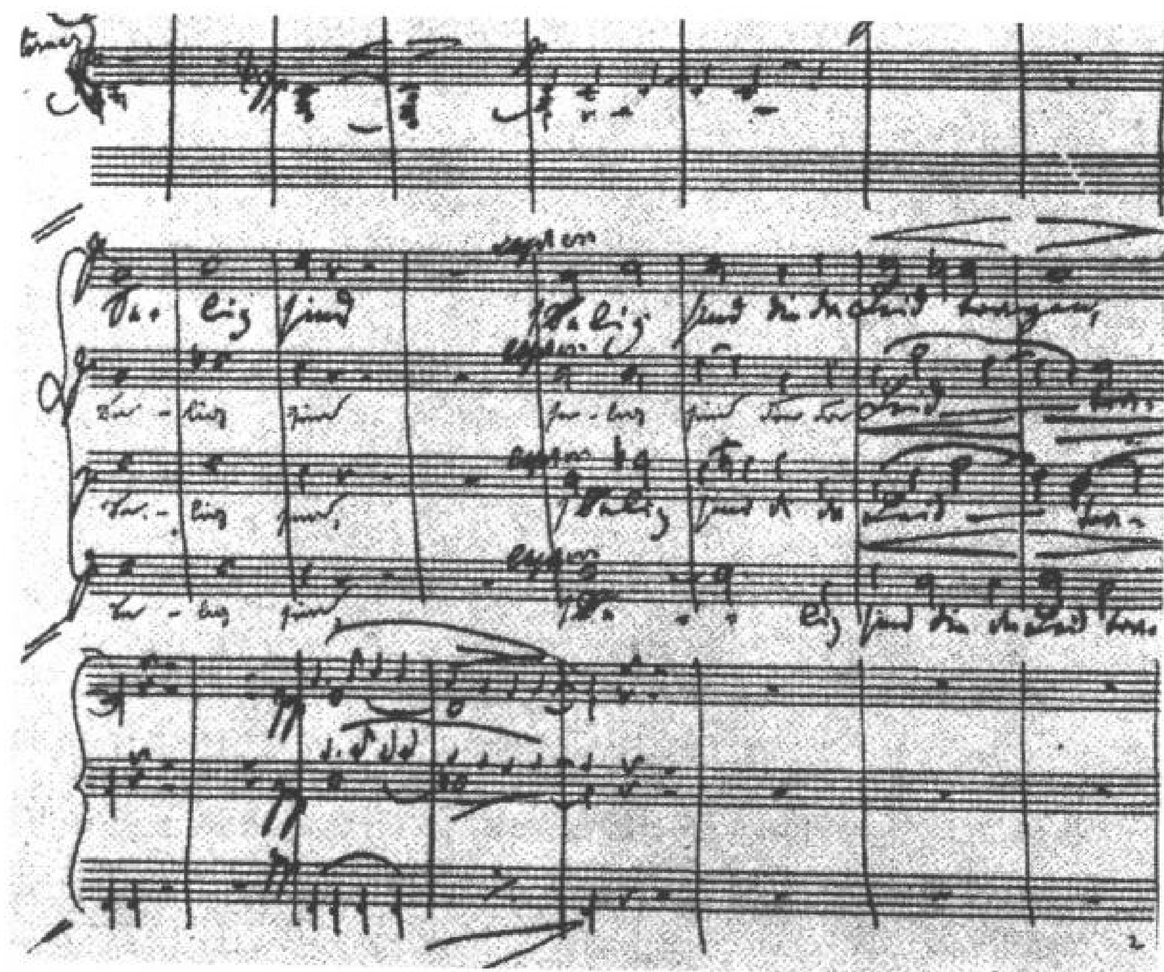
他姐姐自此就和勃拉姆斯以前的家教老师卡索一家

人同住，勃拉姆斯答应要资助她。他将父亲安顿在他原本的居所之后返回维也纳，如释重负地在2月10日的信中告诉克拉拉：

时间改变一切事物，让它们变好或变坏，然而，改变的过程让人毫无所觉。当这悲伤的一年结束后，我将更加地思念我亲爱的好妈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次失去母亲的哀痛中，也结束一段往后会变得更令人悲伤的婚姻关系。

勃拉姆斯的悲伤渐渐地化成音乐。舒曼去世后，他心中就孕育着一首安魂曲的灵感，不是以惯常所用的拉丁文弥撒曲为创作蓝本，而是取材于路德版的《圣经》，这很可能是受到舒伯特创作德国弥撒曲的影响。母亲病逝后，勃拉姆斯又继续开始创作这首曲子，其中运用曾在交响曲中使用的慢板乐章，但交响曲中却不是以“凡人躯体皆如草禾”为词的挽歌形式出现。勃拉姆斯又加了五个乐章，非常感性地强调挽歌的主题。

严格说来，勃拉姆斯并不算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的路德教派背景，受到理性思考的严格考验后，已拒绝大部分的信仰，而赞同基督徒的生活伦理规范，深深推崇基督教文学。《圣经》中的意象歌颂着人类的各种天性，他曾浸淫其中，使得这些意象成为自己热爱生命的反映，而不是传统宗教对死亡的恐惧和通过苦难得到救赎的意义。他后来告诉林萨勒(Reinthaler)——一位在不来梅大



“愿哀悼者得蒙祝福”，取自《德意志安魂曲》的乐谱手稿

教堂安排这首安魂曲全本首演的虔诚风琴师，他想将此曲取名为《人类的安魂曲》(Requiem of Mankind)，“刻意避免使用这样的经文，……‘因为神爱世人，甚至赐予他的独子，大家相信他，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虽然如此，我还是引用其他的经文，因为我实在不能损害圣经作者们所缔造的杰作……”

最后他决定依循传统，称这首人道主义者悲伤和安慰的挽歌为《德意志安魂曲》(German Requiem)，这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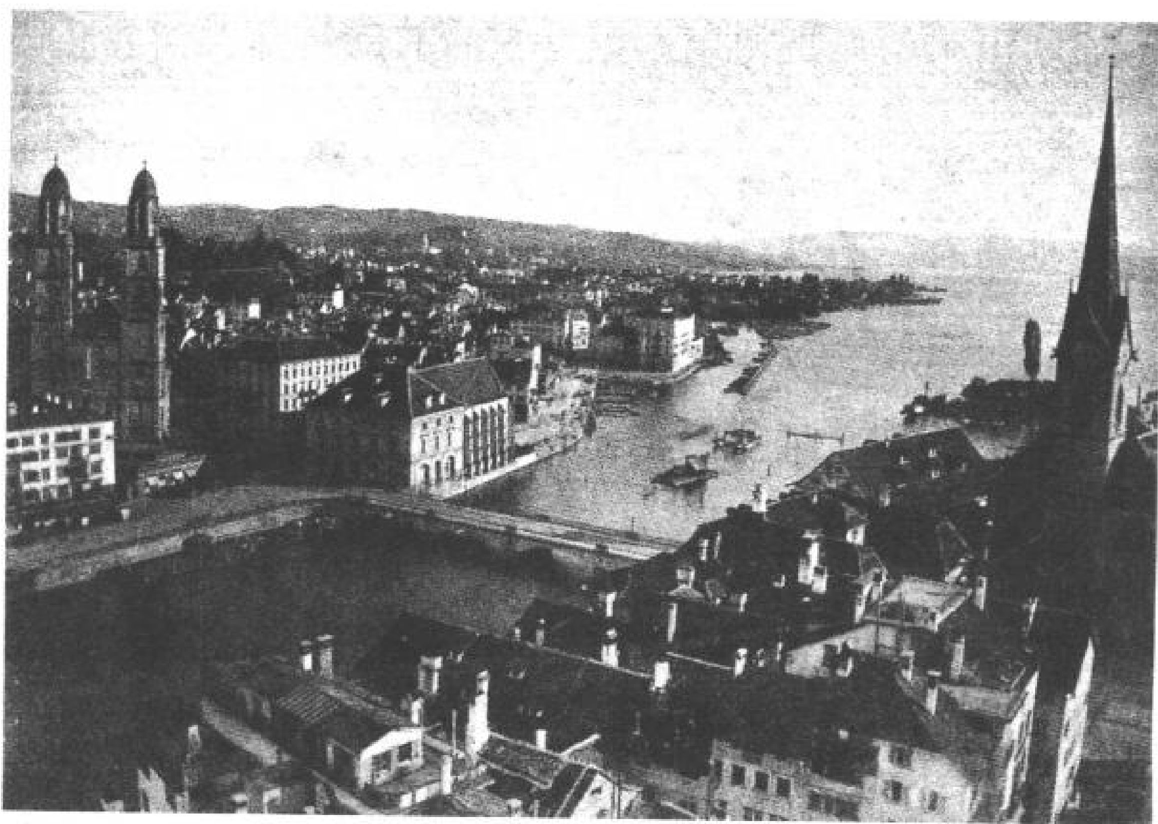
字反映出来的只是使用本国语言的歌词特性，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意义。

勃拉姆斯为这首庞大作品,又花了至少一年的功夫,然而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作品也在1865年完成。那年夏天，他留在利希滕陶，写成了降E大调圆号三重奏(Op. 40)，此曲部分乐段是因勃拉姆斯瞥见森林中的日出,受到启发而写成,后来他还曾告诉迪特里希在森林中看日出时所站的确切位置。森林的浪漫启发，令勃拉姆斯乐思泉涌，他还选择这种乐器，且指明要用无键圆号(没有栓塞的自然圆号)，这样就形成一首平静又忧郁的乐曲，其中的慢板常被视为是他为母亲所写的挽歌。同时他也完成了已搁置三年的作品E小调大提琴奏鸣曲(Op. 38),曲风大胆且具实验性,勃拉姆斯尝试融合温暖的旋律、巴赫的对位法以及18世纪的均衡美感风格。

在他还逗留在利希滕陶时,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提到一件令勃拉姆斯感到些许忧虑的怪事,父亲写道:

> 我希望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再婚的话，你不会反对,……我已选好了一个女人,当然她无法让你忘记你的母亲,可是她却也值得你尊敬,……她是一名寡妇,……芳龄41。

这个突如其来的婚讯,令勃拉姆斯十分震惊,他再度关切父亲不在意年龄差距的问题,于是立刻赶往汉堡,但是当他在怀疑不安中见到这位寡妇时，忧惧就消除了。



苏黎世,勃拉姆斯的音乐在瑞士特别受到喜爱

卡洛莉娜·施纳克(Caroline Schnack)经营一家餐馆,寂寞的雅各·勃拉姆斯常在那儿吃饭,他们的关系很显然地是朝着“要赢得男人的心就得先套牢他的胃”的方向发展。她的年龄相对于父亲而言,真的很小,就如同当年母亲对父亲而言,是年纪大了些的伴侣一样,但是这位未来的新娘很仁慈也很乐观,而且也很爱雅各。勃拉姆斯对他们的婚姻表示赞同和欢欣,至少肩上一块亲情的重担已经卸下,他们俩在1866年3月完婚,婚姻生活果然十分愉快。

父亲安顿下来以后,往昔不安定的个性又再次在勃拉姆斯心中油然而生。此时的他也十分贫穷,急需并仰

赖音乐厅的演出来充塞钱包和充实心灵，于是勃拉姆斯回复到以往巡回音乐会的行程上。11月9日他在曼海姆(Mannheim) 演奏由莱维指挥，自己创作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得到"杰作"的称赞，勃拉姆斯自己也有同感。接着他到瑞士，同样也赢得成功。在温特图尔和苏黎世时，他和黑戈尔重叙旧谊，又结识未来最亲密的好友之一、外科医生兼业余音乐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并和摄影师尤利乌斯·阿尔盖尔以及玛蒂尔德·韦森东克夫人（Mathilde Wesendonck）更加友好。韦森东克夫人是瓦格纳所追求的一名女子，在她最后决定仍留在丈夫身边之前，她那深具文化素养的优雅气质，启发瓦格纳创作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她家中，勃拉姆斯潜心研究《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 和《女武神》(Die Walküre) 两部乐剧，虽然这两部乐剧从未获得演奏，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2月



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是外科大夫兼音乐家，常与勃拉姆斯一同试奏勃拉姆斯所写作品的双钢琴版本

时他写信给克拉拉道：

我过的是跳动不安的日子，……我带回大约1800法郎的钱。……在苏黎世的第一场音乐会中演奏D大调小夜曲之后，有一两位乐坛的朋友，特别是吕布克博士（Dr Lübke）、比尔罗特教授和韦森东克，为我安排一场私人音乐会，……这样我才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协奏曲和A大调小夜曲，……从头到尾都令人快乐。

在温特图尔时，诗人魏德曼也在观众席间，他对于眼前这位为他演奏作品的天才将会在未来成为他的至交之一毫无所觉。魏德曼是这样描述勃拉姆斯的演奏的："整体效果是力度的表现，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勃拉姆斯12月返回北德时，在德特莫尔德受到和善可亲的公主视为大师的招待，同时也获准在国王的室内音乐会上演出自己的圆号三重奏。接着尤利乌斯·阿尔盖尔邀请勃拉姆斯到他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家过新年，勃拉姆斯一直待到次年4月，这段旅行的缓冲期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德意志安魂曲》。

努力完成杰作后，勃拉姆斯的反应还是和以往一样谨慎。他将作品暂时搁在一边，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客观地对此加以审视。之后，他又回到瑞士苏黎世和新朋友们一起共度夏季，停留期间谱写一首庞大的C小调弦乐四重奏（Op. 51, No. 1）。这是一首幸存的弦乐四重奏，在这之前他曾经毁掉一堆弦乐四重奏的乐谱。人们拿他

与贝多芬相比,令他十分害怕,于是他将此作又隐藏了七年才发表。

勃拉姆斯整个夏天都留在瑞士,北德突然不太安宁,俾斯麦已经进犯汉诺威、黑塞(Hesse)、萨克森,当然也占领了维也纳,勃拉姆斯十分赞同俾斯麦的统一政策,甚至还在旅行袋中带着他的演讲稿。勃拉姆斯将不受维也纳欢迎, 因为在俾斯麦打败和侵占三个北德城邦之后就进犯奥地利,7 月 3 日于柯尼格拉兹(Königgratz)快速地打败奥地利皇家军队。

虽然勃拉姆斯将这些战役, 都视为德国人兄弟之邦间的内战,有助于实现统一德国的梦想,对他这样一个爱国主义者来说,自然是全心拥护的,但战争还是令他十分不安。直到 7 月底,战事大抵结束,勃拉姆斯才又可以自由旅行,他直奔利希滕陶和克拉拉毗邻而居。秋天时,他们就去奥尔登堡拜访迪特里希一家人, 迪特里希写道:"即使早餐时间都充满乐趣,这都得归功于勃拉姆斯高昂的兴致,令人欢乐!我们一起共度的夜晚是多么愉快而舒适啊!"勃拉姆斯带着第一组改编为四手联弹的匈牙利舞曲,与克拉拉一起"以高度的热情和洋溢的才华,将这组乐曲呈现给大家,赢得大家热烈的喝彩"。

战争使得约阿希姆赋闲在家, 既然汉诺威宫廷已经不存在,他就在 10 月加入勃拉姆斯的旅程。两人旋即出发前往瑞士巡回演出,大获成功。12 月时,战事平息,约阿希姆重返汉诺威, 勃拉姆斯则前往维也纳和比尔罗特会合,维也纳外科协会新近才任命比尔罗特为理事长。



布达佩斯。勃拉姆斯曾写信给克拉拉："我一直希望听到吉普赛人的演奏。"

勃拉姆斯和贝尔塔·法贝尔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共度圣诞节，他觉得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未因最近的战事而遭憎恨，于是就一直待到次年春天。3月至4月间，勃拉姆斯在公开音乐会中演奏《亨尔德主题变奏与赋格》和《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并向父亲报告道："这些音乐会都十分精彩。"勃拉姆斯又和约阿希姆会合，展开另一次环绕奥地利并远及布达佩斯的巡回演出，这是勃拉姆斯第一次到奥匈帝国的双子城首都游历。早在1856年，他就因为克拉拉的匈牙利之旅而燃起羡慕之情，"我常常希望能够亲耳听到吉普赛人的演奏，但愿我能研究并牢记这样的音乐，而且认清他们的旋律。"

现在他是真的能亲耳听见货真价实的吉普赛音乐了，无疑也搜集到更多的音乐主题，运用在他的第二组《匈牙利舞曲》中。巡回演出非常成功，使勃拉姆斯拥有了超过生活所需的额外财富，于是他决定请父亲到维也纳来看他，并且共度夏日假期。

虽然雅各近四十年来从未离开过汉堡，但一股旅行的冲动在再婚后涌上心头，他已经重游故乡，现在又愉快地接受儿子的邀请，前往南方旅行。当他一到维也纳，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勃拉姆斯对父亲能来相伴，像小孩子般地兴奋，他迫不及待地带着父亲到处参观，并且把他介绍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勃拉姆斯的朋友和同事们也都很喜欢老音乐家(雅各)的朴实个性。雅各在维也纳看遍了所有的景致。勃拉姆斯在写给约阿希姆的信中提到，连"土耳其巴夏"(土耳其文武大官的尊称)、正在维也纳秘密筹划与哈布斯堡王室联手发动另一个政治阴谋的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和法王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他都拜访过了。他们不单在城中游玩，勃拉姆斯还坚持要随遇而安的父亲，到他最喜欢的山区放牧一番，相偕大提琴家约瑟夫·冈斯巴舍（Joseph Gänsbacher），一同游历斯蒂瑞亚（Styria），在莫祖席拉格（Mürzzuschlag）停留了一阵子，再前往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地区游玩，这个假期令雅各十分愉快，回到汉堡后还对这次旅行谈论不休。他写信对儿子说：

你可以想像有多少人羡慕我。当然我也适度地加油

添醋，告诉他们我爬上雪拉夫堡（Schlafberg）的顶端，但是没说有四分之三的路程是骑在马上。

随后勃拉姆斯写信给迪特里希："你无法想像，看到父亲这么开心是多么令我高兴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山。"

从这个假期中恢复活力后，勃拉姆斯再度将精神集中在《德意志安魂曲》上。赫贝克愿意在12月1日维也纳爱乐协会的一场音乐会上尝试指挥前三个乐章，但是演出结果证明他并不称职。演出前的排练不够，且第三乐章中的最后赋格乐段，定音鼓的声音大得盖过唱诗班和管弦乐团，于是，这首作品又增添勃拉姆斯是维也纳阴郁作品供应者的知名度。不过在这次简略的演出形式中，很少有人能真正欣赏到作品微妙的原创性。虽然汉斯利克指责曾在演奏会场发出嘘声，但他仍宣称除了这些瑕疵外，此曲应得到一致的赞赏。这场演奏会的后半部分是舒伯特的《罗莎蒙德》（Rosamunde）乐剧选曲，此曲奇妙地纾解了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沉重的气氛。

勃拉姆斯倒没有被这次近乎惨败的发表会所困扰，克拉拉在收到这首作品的钢琴乐谱部分时，曾写信说这首音乐带给她难以言喻的欢欣。勃拉姆斯也知道迪特里希已经为此曲安排了一次由林萨勒精心排练并指挥，将于次年耶稣受难日在不来梅大教堂的演出。在维也纳度过圣诞节后，勃拉姆斯就走访不来梅，修改了《德意志安魂曲》中定音鼓的部分，并将作品交到能干的林萨勒手

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

Zweites

Gesellschafts-Konzert

Sonntag, den 1. Dezember 1867,

Mittags, präcise halb 1 Uhr,

im k. k. grossen Redouten-Saale,

unter der Leitung

des artistischen Directors Herrn **JOHANN HERBECK,** k. k. Hof-Kapellmeisters,

und unter Mitwirkung der ausübenden Gesellschafts-Mitglieder

(SING-VEREIN),

des Fräulein **Helene Magnus** und der Herren: Direktor **Hellmesberger**, k. k. Konzertmeister, und Dr. **Panzer**, k. k. Hofkapellensänger.

PROGRAMM:

Brahms Johannes Drei Sätze aus: „**Ein deutsches Requiem**", für Solo, Chor und Orchester. (Manuscript, zum 1. Male.)

Schubert — — Aus der Musik zu dem Drama „**Rosamunde**", für Solo, Chor und Orchester.

1. Entreact — H-moll.
2. Balletmusik — G-dur (1. Konzert-Aufführung.)
3. Entreact — H-moll mit Geisterchor. (1. Konzert-Aufführung.)
4. Ouverture — C-dur. (2. Konzert-Aufführung.)
5. Romanze — F-moll.
6. Balletmusik — H-moll, G-dur. (1. Konzert-Aufführung.)
7. Entreact — B-dur.
8. Hirtenchor — B-dur

在赫贝克的爱乐协会音乐会中，首演《德意志安魂曲》三个乐章版本的节目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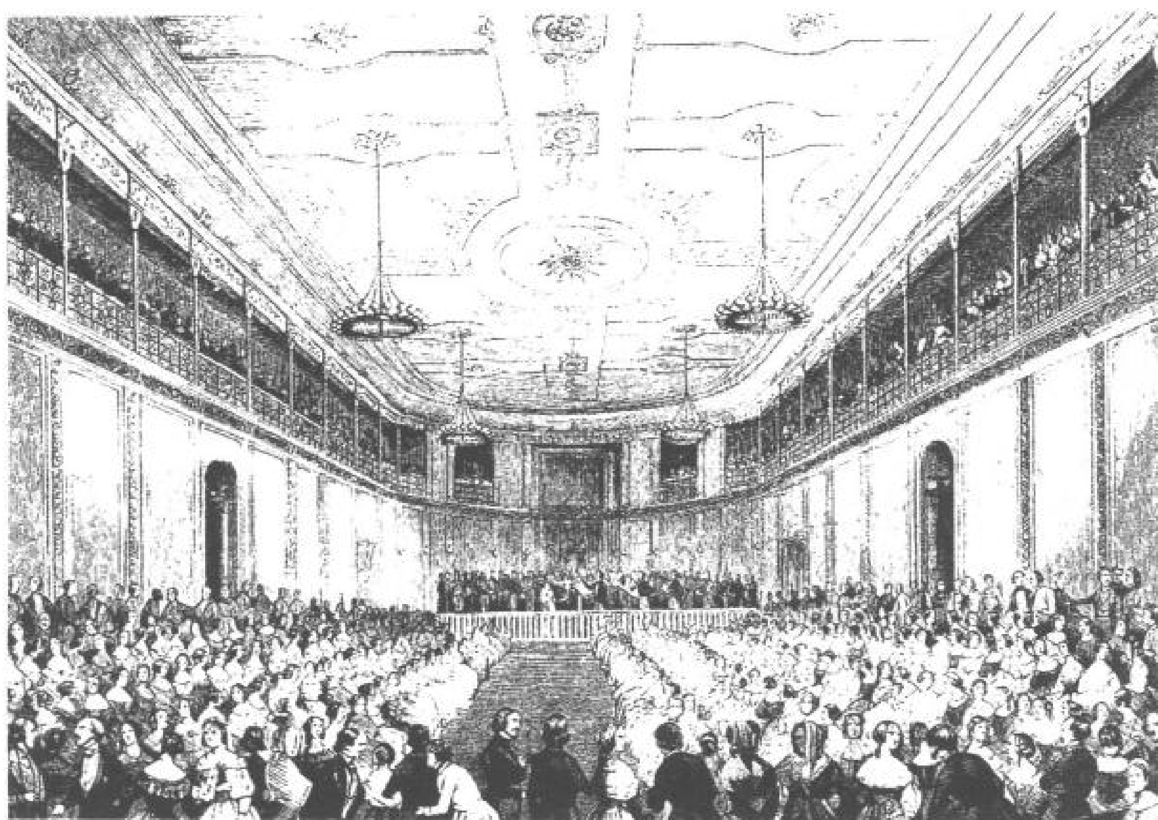
中。

然后，勃拉姆斯就在汉堡稍做休息并探访家人，有关这段日子的情况，他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吐露了最近的忧郁：

我现在和父亲住在一块儿，直到目前为止都在享受四处闲逛的生活，可是我姐姐却惹出更严重的麻烦，因为她正期待一桩极不适合她的婚事，我只希望这件棘手的事不要发生。

伊丽莎认识一位60岁的钟表匠弗里德里希·格林德(Friedrich Grund)。他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鳏夫。勃拉姆斯对倾向选择年龄差距极大的配偶所组成的家庭，只能摇头叹息，但是他的忧惧后来证实是不必要的。当伊丽莎真的嫁给这位钟表匠后，她的幸福快乐超过勃拉姆斯的期望，她那仁慈又体贴的丈夫，驱散了她单身的寂寞心情。

汉堡仍然一味忽视勃拉姆斯的才华。就在前一年，史托克豪森辞去汉堡爱乐管弦乐团的指挥职位，虽然勃拉姆斯想担任此职的意愿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他再度未获垂青。他虽然感到十分痛苦，却并没有因此对史托克豪森有任何反感，两人在3月时还一同以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为主题，展开巡回演奏，在走访柏林、德累斯顿和基尔(Kiel)后，到达哥本哈根。尽管俾斯麦曾在四年前的普丹战争（Prusso-Danish War）中，因为侵吞名义上属



莱比锡布商大厦。《德意志安魂曲》的完整版本首次在此演出

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丹麦人仍然充满热情地欢迎这两位德国人。两场音乐会后，曾首先发起对勃拉姆斯那篇命运多舛的宣言表示支持的丹麦著名音乐家尼尔斯·盖德,还为他们安排一场招待会,并把在丹麦引领风骚的音乐家介绍给他们。那天晚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有人问及勃拉姆斯对丹麦著名的托瓦尔德森博物馆(Thorwaldsen Museum)的观感时,勃拉姆斯不明智的回答,使这段话成为政治性的议题,他这么回答:“它十分地不同凡响,但很遗憾不是坐落在柏林。”

这句话引起巨大的恐慌，这位俾斯麦的拥护者不但不满足于占领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还想

带走哥本哈根最精致的艺术宝藏，这激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而且这段话被广为引用。于是，一夜之间，当地人完全排斥勃拉姆斯。了解此情况的史托克豪森只得与及时到达的约阿希姆合作，继续完成巡回丹麦的演出。于是勃拉姆斯只得收拾行李，夹着尾巴逃往基尔，而他那莽撞粗鲁的行径，又因此事而更加恶名昭著。

然而，在两周后的4月10日，勃拉姆斯站在舞台上亲自指挥他的《德意志安魂曲》时，大众已彻底地遗忘了这场丹麦风波。勃拉姆斯的所有亲信都出席这次演出，史托克豪森演唱男中音部分，勃拉姆斯指导的女声四重唱也在合唱团中演唱。观众席上坐着迪特里希、约阿希姆夫妇、奥托·格林和他的妻子，而勃拉姆斯却并不喜形于色。因为最令他骄傲的是雅各·勃拉姆斯亲手挽着克拉拉·舒曼成为座上宾。《德意志安魂曲》成功地混合着悲壮的失落之情、光辉的安慰之声，以及充满力量的坚定精神，给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迪特里希说：

这首美妙作品的精彩演出，实在太惊心动魄了，立刻让在场观众明白这首《德意志安魂曲》已跻身于世界最高贵、最壮美的音乐之林。

克拉拉也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白：

当我看到约翰内斯手执指挥棒站在指挥台上时，我不得不联想到我亲爱的罗伯特曾对勃拉姆斯预言："当他

举起魔棒指挥着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时，我们将会分享他对神秘的精神世界伟大的洞察力。”这个预言如今真的实现了。他手中的指挥棒真的神奇地对在场的每个人施下魔咒,甚至包括严厉批评他的敌人们,许久以来我都没有这样开心过。演出后，在当地市议会的地下室餐馆的晚餐会上,每个人都十分兴奋,仿佛音乐节一般。林萨勒为勃拉姆斯做了一场演说,让我非常感动,(很失态地)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到罗伯特,想到如果他能活着看到这场演出,该有多快乐啊……

当受邀上台致答辞时，勃拉姆斯谦虚地请观众为林萨勒喝彩三回。

由于大家十分喜爱这首新作，同月又在不来梅作了第二场演出。勃拉姆斯接着就带着乐谱返回汉堡，再加写一部分女高音独唱。整首《德意志安魂曲》是怀念母亲之作,加添的女高音部分,更是直接受到母亲的影响。歌词传达道:“就像母亲的抚慰一样,我也同样安慰着你,以你的双目定睛注视,看看我如何以举手之劳,让你的心灵更加平静。”

几乎又过了一年,《德意志安魂曲》才在莱比锡完整演出。虽然当地对此曲反应冷淡，却不能遏制此曲于未来几年在欧洲各地演出将近三十场的盛况。直到此曲发表之前，勃拉姆斯身为作曲家的资格还暧昧不明。在他35岁这一年，他终于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让世人明白他的灵感才华，它是奠基于无懈可击的技巧和严格

的自我要求的稳固磐石之上的。

“年轻的老鹰”终于展翅翱翔，勃拉姆斯终于建立起身为作曲家的地位。

8

胜利的果实

带着新近成功的兴奋心情，1868 年勃拉姆斯以在波恩继续合唱训练的工作度过了夏季，套句勃拉姆斯的话：《利纳尔多》已经经过“仔细的修改”，加了一段新的终曲。当他和迪特里希一家人同住时，又把兴趣转向荷尔德林的诗上。迪特里希回忆道："那天一大早，……勃拉姆斯在书架上找到荷尔德林的诗集，并且特别为其中的一首诗《命运之歌》(Song of Destiny)所深深感动。"那天稍晚，他们全部都到海军的威廉港游玩。

当我们四处闲逛，看遍所有有趣的事物后，我们坐在海边休息，发现勃拉姆斯正在远处独自坐在沙滩上写东西，他所写的正是很快就诞生的《命运之歌》的部分初稿。

这首诗的内容比较了天国灵魂的永恒幸福和尘世生

命的朝夕不定，给予勃拉姆斯灵感以创作出一首充满暖意以及秋天忧郁气息的音乐。这样的音乐气氛，仍然充盈在满脑子还回响着《德意志安魂曲》的勃拉姆斯脑海中。

勃拉姆斯再次邀请父亲与他共度夏天，于是，雅各和他沿着莱茵河出发，所到之处远及瑞士。雅各惊喜地见到与他过去所熟悉的平原风景和狭窄街道形成强烈对比的山峦壮丽景观，同时也感到自己年纪老迈，因为勃拉姆斯总是走得太快。旅途结束时，雅各决定以后绝不再走这样辛苦的路程。

勃拉姆斯和父亲于秋天返回北德后，巡回汉堡、不来梅、奥尔登堡等地演出。他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提到，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和声乐套曲《美丽的玛格罗妮》获得肯定，并加以了修订。由于勃拉姆斯很想念维也纳，于是，在12月又回到那里。他每回来到这个城市就会更爱它一些。在饭店短暂停留后，他找到暂时栖身之所，并认定维也纳可以成为将来的发展基地。他在4月时写信给父亲说："我在汉堡能做些什么?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任何想见的人，……所以，我决定明年秋天将留在维也纳，让我自己开心一下。"他仍然马不停蹄地在音乐圈中游历，如今他的地位已经因为《德意志安魂曲》的成功而更加巩固，并已经确定将生活重心从奸诈不义的汉堡，转移到迷人的音乐之城维也纳。再度漫步于游乐区时，他就将处女般圣洁又忧郁的合唱作品抛诸脑后，而创作出另一组华尔兹圆舞曲。这18首为钢琴三重奏和混声四重唱所写的



30岁的勃拉姆斯



游乐区附近的景观，此地是维也纳人最喜爱的娱乐公园，勃拉姆斯晚上常在此游玩

《情歌华尔兹》(Liebeslieder Waltzes, Op. 52)，是勃拉姆斯结合华尔兹轻快的节拍和爱情的诗篇而写成，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活泼的音乐。虽然他将部分作品改编为管弦乐，却只允许原始版本在他在世时演出。

《利纳尔多》在3月首度公开演出，勃拉姆斯写信给西姆罗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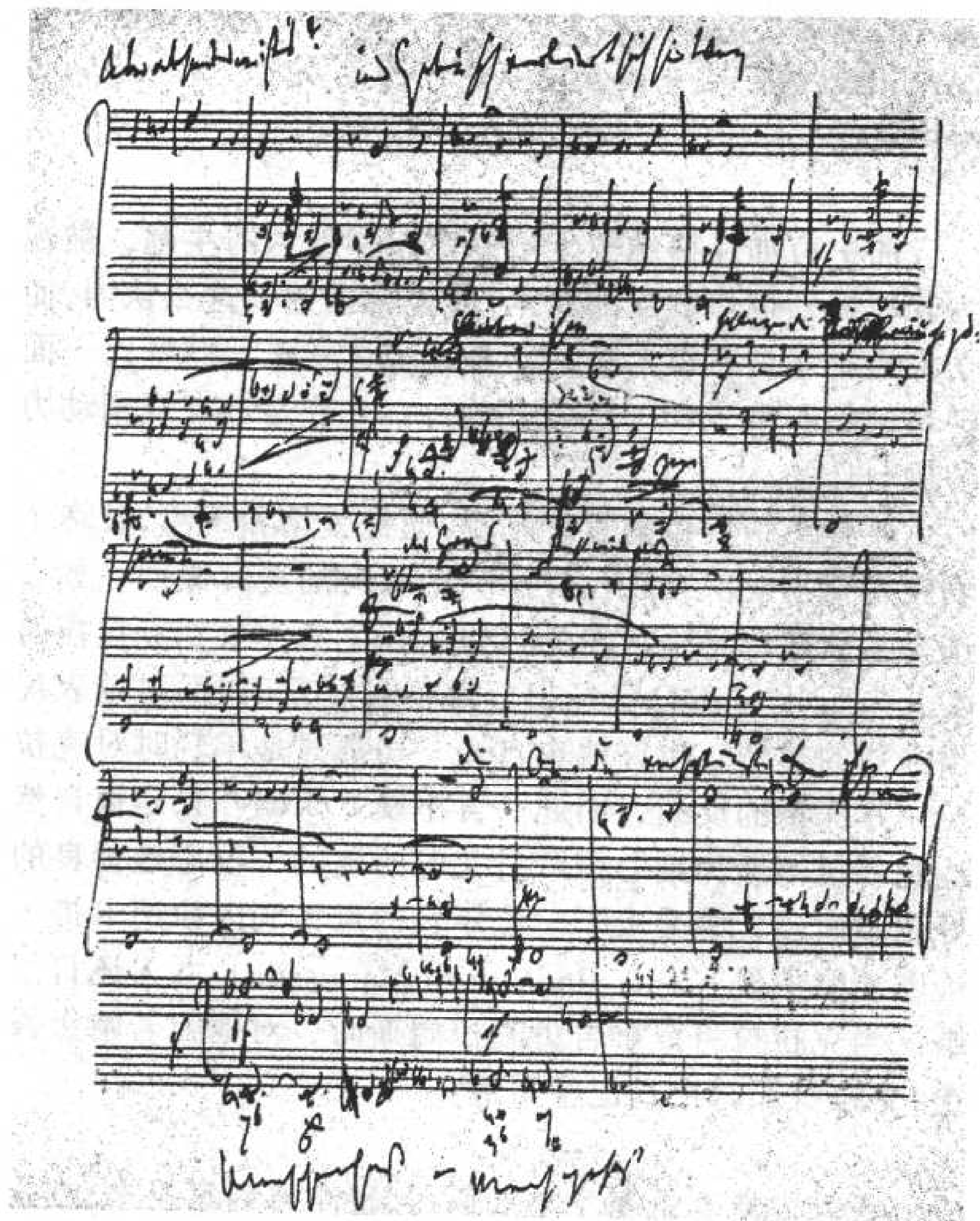
如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事好说。我不认为这次的演出很成功，只是那些戴着华丽假发的批评诸公们，确

实听了音乐而且写了不少批评文章。……每个人都期待这次是《德意志安魂曲》的后续，当然也期待像阿米达(Armida)的一次充满官能享受的维纳斯堡(Venusberg)的体验。

曲中有如瓦格纳骑士般的诱惑和魅力的主题，被视为勃拉姆斯创作歌剧的蓝本,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而是更满足于含有重要意象的音乐表达手法。这好比一面神奇的钻石镜子和一趟海上航行，并非是带有戏剧动力的舞台作品。

不是纵情声色的官能享受,而是爱情和诱惑,破坏了勃拉姆斯再一次在克拉拉的利希滕陶的夏日假期。如今选择禁欲般单身生活的勃拉姆斯，突然注意到克拉拉的女儿朱丽叶(Julie)已经出落得美丽大方,因而对她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也许他也自知一切都只是年轻时对克拉拉一片深情的反射，因此一言不发。朱丽叶只是很自然地视勃拉姆斯为细心照顾过儿时的她的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叔叔而已，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拉迪卡提·玛摩瑞图伯爵(Count Radicati di Marmorito),两人还订了婚。当克拉拉将此事告诉勃拉姆斯时，对他宛若晴天霹雳,克拉拉那时在日记中写道:

约翰内斯真是变了个人似的,很少再到家里来,就是来了,也只是说些只言片语。对朱丽叶也是这样,虽然他一向对她特别和蔼可亲,难道他真的爱上她了?



《女低音狂想曲》手稿中的一页,“表现他内心的愤怒。”

然而对克拉拉而言，这正是一个不能受到勃拉姆斯不安情绪扰乱、充满挑战的时机。她的儿子路德维希(Ludwig)正出现精神疾病的初期征兆，再过一年就被送进精神病院。她在一年前刚原谅勃拉姆斯以她年龄已老为由，要她放弃“巡回演奏家”身份的建议。这是从来到利希滕陶的前一年以来，勃拉姆斯第二次非常无礼地对待她的孩子们，以致于克拉拉几乎要把他赶出家门。勃拉姆斯继续此恶行恶状，直到朱丽叶9月结婚。在她结婚这一天，勃拉姆斯带着一首痛苦地称为“新娘之歌”的新作抵达。他为她演奏此曲，这首曲子名为《女低音狂想曲》(Alto Rhapsody, Op. 53)，为女低音、男声合唱和管弦乐团所写，歌词摘录自歌德《哈尔兹山脉的冬之旅》(Winter Journey in the Harz Mountains)一诗，描写了冬日一位孤寂而遭遗弃的流浪者的心情：

如果凤仙花变成毒药，如果他从丰盛的爱中只啜饮到怨恨，谁能安慰他的伤痛？被嘲笑者成了嘲笑人者，在枯燥无味的自我追寻过程中，迷失自己的生命价值。

克拉拉深受感动，当天晚上就在日记中写道：

好久都没有受这样一种通过语言和音乐表达出的深沉痛苦所感动了。……这首作品对我而言，无异就是表达他内心的愤怒。

勃拉姆斯挑选歌词时有自怜倾向，但是这首曲子的音乐表现，却不全然是枯燥无味的自我追寻，反而在灿烂的夕阳余晖的合唱与管弦乐的乐声中，预示着最终的安慰。虽然他很谦虚地写信给迪特里希说："也许指挥们并不一定会争着演奏这首作品，但你会对这首作品中有我所罕用、不太庄重的四三拍节奏而感到满意。"后来又告诉他这首乐曲是如此重要、可爱，以致连睡觉时都把一份乐谱放在枕头下面，直到次年3月才公开发表，并邀请保莉妮·维尔达担任在耶拿(Jena)首演的独唱者。

宣泄了部分情绪后，勃拉姆斯就返回维也纳，以社交生活来安慰受伤的自己，现在的他正逐渐面带后半生所惯有的神情。虽然他仍以钢琴大师的身份出现，还要教一些零星的琴课，以及在汉斯利克的大学讲课中，用自己的乐曲作范例，但仍然抽空到书店浏览找寻珍贵手抄本，或是埋首在爱乐协会的古典书籍典藏室里，协会里的图书馆馆员卡尔·波尔(Carl Pohl)也因此成了勃拉姆斯的好友。那年冬天勃拉姆斯在那儿做研究时，波尔让他看自己推测是出自海顿笔下的一个乐章。这是以一首名为《圣安东尼圣歌》(St. Antony's Chorale)的古老朝圣者赞美诗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木管组曲"乐谱，勃拉姆斯十分喜爱这首音乐的主题，就抄录下来以备未来作曲之需。

勃拉姆斯总是在晚上外出访友，或是到剧院看一看格利尔帕泽(Grillparzer)的新戏；要不就到游乐公园闲逛，成为最受女士欢迎的男士。此刻的他也不是很认真地在找固定的工作，赫贝克已经离开爱乐协会接下歌剧

院的新职，而勃拉姆斯被提名递补指挥的空缺，但他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受到固定收入的吸引，另一方面又很害怕失去自由。克拉拉劝他道：

你总表现出精湛的指挥功力，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在转瞬间就掌握乐曲的神髓。唯一令我怀疑的是，你是否能处理像一名教练所要做的工作，因为对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这种事总是十分棘手，而依你的个性，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就能和人沟通的。

此时勃拉姆斯似乎更热衷于写一部歌剧，他这么告诉克拉拉：

瓦格纳一点也不能阻止我追求写作歌剧所得到的欢愉，很自然，在我期望的优先顺序中，这部歌剧比音乐总监的职位来得优先。

阿尔盖尔那时也提供给他一首歌词，勃拉姆斯写信给他：

像我这样的人，在世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种人们可以把它当作正当职业的工作，如成为指挥或是歌剧和清唱剧的作者，目前对我而言时机都未成熟。不管怎么样，你就把尤萨(Uthal)的作品寄来吧。……我正在深思犹太人从巴比伦释放出来的故事，……但是我没想出

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在一番苦思后，唯一获得的答案是一个“不”字。《海尔布隆的卡特亨》（Käthchen von Heilbron）这个作品总是吸引着我，既然眼前就有一首不错的歌词，……我倒是学到了根本不必引经据典……



俾斯麦，德国统一的总工程师，勃拉姆斯在旅行袋中带着俾斯麦的演讲稿，并经常阅读

如果有任何经典名著启发勃拉姆斯创作歌剧的灵感，那就是勃拉姆斯最喜爱的克莱斯特（Kleist）中世纪浪漫剧作。然而最后他还是交了白卷，显然勃拉姆斯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有限，此后不再有创作歌剧的念头。

当勃拉姆斯在这些选择中举棋不定之际，其他人也在暗中布局，于是，黑尔默斯贝格尔就接任赫贝克的旧职。像是如释重负地卸下如莱维所指的“在像维也纳这样的地方，有个一官半职就有一千零一个讨人厌的烦恼”，维也纳的乐坛也如同任何一个北德的村镇一样存在着意见分歧，勃拉姆斯立刻就离开是非之地，又流浪了一整个夏天。在走访慕尼黑（Munich）时，他看了《莱茵的黄金》的演出，却不喜欢；还有《女武神》（Die Walküre）的首



威廉一世，勃拉姆斯爱国主义的焦点

演，他喜欢这出剧。然后，勃拉姆斯在萨尔茨堡（Salzburg）与约阿希姆会合，如往常一样计划到利希滕陶去玩。就在7月19日，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爆发了。火车停开，划为战区的北德也遭封锁。克拉拉正在混乱前线的边缘，她的儿子费迪南（Ferdinand）也恰逢其时在7月28日从利希滕陶写信道：

每一个在此地拥有房子的人，……都劝我静静地待在这里，……因为如果他们找不到足够的房子来安顿战士，他们就会占用原来封闭的房子，如此一来，一切都完了。……如果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打起来就好了，但是一切是如此寂静，没有半点声音。

很快地，敌意之火开始熊熊燃起，勃拉姆斯感到十分高兴，他认为狡猾的法国人和犹豫不决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是侵略者，稍后他还是告诉乔治·亨舍尔（George Henschel）：

我是如此热血沸腾地坚决要参加……自愿军，我完全确信会在那里遇见年迈的父亲，与我并肩作战。



勃拉姆斯。弗洛恩斯·迈描述道："极为自负，也极为谦虚。"

但是事情发展得太快，在勃拉姆斯下定决心前，拿破仑三世就失败了。在9月以前，普鲁士军队进占了巴黎，在1871年1月18日堂而皇之地登入凡尔赛（Versailles）的镜厅（Galerie de Glaces），这令爱国的勃拉姆斯喜出望外。此时俾斯麦也规划着德国的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Wilhelm Ⅳ）改封号为"德皇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Ⅰ）。勃拉姆斯在写给莱维的信中高呼："俾斯麦万岁！"而勃拉姆斯最亲近的好友们也分享他的热情，林萨勒致信给他：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刻！我太太说你一定要去参战，但我想你应该为世人而活。亲爱的勃拉姆斯，振作起来，且让上帝做你的后盾吧！写下你该写的《颂主曲》（Te Deum）。

事实上，勃拉姆斯早就没有经过任何催促地写下这首曲子。受到普鲁士最早在色当(Sedan)获胜的激励，他写下一部合唱巨作《胜利之歌》(Triumphlied)，以《启示录》第十九章为歌词，隐喻法国天生就是该被征服的巴比伦妓女。如今新德国成功地崛起，正催促勃拉姆斯完成这部作品。他想将作品送给俾斯麦和新君王，却发现触犯宫廷礼仪，于是，就只单独献给德皇一人。

弗洛恩斯·迈曾写道：勃拉姆斯对政治十分敏感，对政治舞台上令人迷惑的变化，具有同时代任何时事评论一样的睿智领悟。他的国家主义虽然令某些人觉得困窘，但对那些了解国家主义乃是出于对德国文化近乎神秘的热爱，对德国大地山川的钟情，以及对德国传统怀有深刻感受，欲将这些传统发扬光大的人来说，却不会觉得困窘。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就是和这样的情感紧密相连。这种国家主义最后沦为恐惧外族的种族仇恨，特别是在瓦格纳身上尤为明显。瓦格纳可以说是在纳粹(Nazi)这个名词还未产生前的纳粹胚胎，而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后来又在第三帝国的罪恶和戏剧化的行动中，沦入最腐败的境地。

然而，勃拉姆斯绝无这样的邪恶观点，后来他终于看穿这种失衡的想法，就如同他看穿瓦格纳一样，也认清这样的想法缺乏对自己狂放的情感所该有的约束。俾斯麦是他心中的政治人物，而威廉是他心中的帝王，通过他们的努力，他看到所爱的祖国大地，由一大群受控制的省份，以及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结合而成。喜气洋洋的《胜

利之歌》是典型的勃拉姆斯音乐，遵循亨德尔的音乐传统，而不单是转瞬即逝、极端爱国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应景之作。曲中展现出德意志民族傲人的胜利，与他自己的奋斗十分契合，因为勃拉姆斯的音乐生涯，从此以后就充满一连串的胜利。

虽然战争的结果已知分晓，但新近崛起的"法兰西共和国"(French Republic)仍维持怀有敌意的游击战。克拉拉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会，来信告诉勃拉姆斯，伦敦有一股亲法的同情气氛，令她觉得很不舒服。5月10日签定《法兰克福和约》(Treaty of Frankfurt)后，双方正式停战，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从法国拿下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两省，拓展了疆界。勃拉姆斯立刻返国，宣称必须与大众同欢，他的《胜利之歌》第一部分和《德意志安魂曲》由林萨勒指挥，在不来梅为纪念德国阵亡战士和伤兵募款的慈善义演会中演出。迪特里希追忆当时的感受道："真是热情澎湃，又雄壮伟大。"

走访柏林后，勃拉姆斯留在利希滕陶度过余夏，以一种掩藏在荷尔德林荒寂诗句中充满安慰之情的温柔，当即完成了《命运之歌》。在克拉拉的家中，他也为弗洛恩斯·迈上课。弗洛恩斯·迈写下了对这位意气风发的作曲家的印象：

他最显著的外貌特色就是硕大的头颅，宽厚、充满智慧的前额，一双湛蓝的眼睛散发炙热的专注精神，这样的神态更突显在常把下唇放在上唇的习惯动作上。他紧抿

着双唇，令人想起某些贝多芬肖像中的嘴唇模样。手脚都很细小，手指头也不肿胀。

勃拉姆斯衣着朴素而且十分整洁，常穿一件短而宽松的黑羊驼呢外套。他有点近视，常要用到挂在脖子上薄而黑的领结上的单片眼镜。当他外出散步时，总是空手而出，只带着软帽，很有活力地来回摆动着手臂散步，闲下来时手掌就背在身后。

从勃拉姆斯身上，我看到一种熟稔社交生活却内向保守的混合样貌，令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却也是难以了解的人。……他的仪态简单大方而且合宜，……一位天才的胸口，强烈的自尊内含着强烈的谦卑，两者几乎占有相同的分量，导致勃拉姆斯在提及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时，总是一贯地保持缄默。

她还注意到每天晚上，勃拉姆斯就会漫步到巴登—巴登，听“特别的朋友”小约翰·施特劳斯演奏他所崇拜的华尔兹音乐。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记录他的教学方法，内容几乎全以巴赫音乐为基础，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演奏自己的作品。

聆听过10月18日于卡尔斯鲁厄举行，由莱维指挥的《命运之歌》演出后，勃拉姆斯回到维也纳。他在圣诞节转租下位于卡尔斯街（Karlsgasse）4号的一幢房子，其中第三层楼内两间带有家具的房间。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居所，就像他曾在这个城市中的其他住处一样，勃拉姆斯却觉得这栋不受喜爱的公寓，恰好能符合

简单的生活需要。它地处市中心却又十分宁静，能俯瞰圣查尔斯教堂(St Charles Church)和广场。狭小的维恩弗勒斯（Wienfluss）河上，横跨着伊丽莎白桥（Elisabeth Bridge)。它也很靠近有音乐厅和图书馆的爱乐协会，那时还不知道这公寓将是他下半辈子的基地。

当他一安顿下来就接到噩耗,一封在1872年1月由继母寄来的信召他回汉堡，告知父亲已经染上重病。勃拉姆斯到家时才知道这位老人正为肝癌所苦，很快地就在2月11日不治而亡。

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事牵引着勃拉姆斯回汉堡了。他和弟弟的关系一向紧张，弗里茨是一位勤奋却缺乏天分的音乐家,多年来受约翰内斯的盛名之累,甚至有在1867至1870年到委内瑞拉躲避“错误的勃拉姆斯”的揶揄。然而弗里茨也不是全无错处，虽然靠着教学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却总是拒绝帮助维持家计。只有在垂危父亲的病榻旁,两兄弟才暂时和平共处,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这样亲密过。另一方面,伊丽莎和丈夫快乐地住在一起,不再需要约翰内斯的帮助了。

雅各死后,卡洛莉娜不希望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又回去经营一家旅馆。勃拉姆斯对她的尊敬胜过姐弟，对她和她的孩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当他回到维也纳时,写了封信给她,称她为“母亲”,并说：

我明白我们的损失有多大，而你也会变得寂寞。无论如何,希望你现在能感觉到其他人给予你的双倍的爱,

以及我对你全心全意的爱。

勃拉姆斯一家人就这样分道扬镳了，虽然勃拉姆斯仍然继续和姐姐保持联系，多年来也仍探访且资助姐姐许多金钱，但他明白汉堡再也不是他的家了。他将放在家中的最后一批东西搬出来，包括大批的书籍和音乐手稿,迁移至卡尔斯街4号。他就这样挥别汉堡,因为维也纳已经完全占据了勃拉姆斯的心。

9

获得尊敬

好像要为新收养的儿子加上印记一样，维也纳终于赐予勃拉姆斯爱乐协会音乐会总监之职。维也纳市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起一些稳定的作用，因为黑尔默斯贝格尔和他的继位人鲁宾斯坦，在一次突来的阴谋中双双辞职，观众因此大为锐减。虽然勃拉姆斯曾对此职深表兴趣，但父丧不久，他对社会生活还有些疑惧不安，就如同这封在1872年复活节写给克拉拉的信中所显示的：

我总是在孤独中（非常孤单地）享受着节日，也许只有一些最亲爱的人在屋里相伴，而且气氛非常宁静，因为我亲爱的人不是已经过世就是在遥远的地方。……但毕竟我仍然依靠外在世界、这个我们置身其中的喧嚣人世而活。我既不将笑声投入众口喧嚣的声浪中，也不参与谎言的大合唱，这就好像一个人最好是保持沉默，或者是出发到远方梦游去……

然而他还是犹豫很久，才答应接受这个大型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主控权，这么做是为了向未来的老板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优厚的薪水和艺术上绝对自由的空间。

有了经济稳固无虞的远景，勃拉姆斯就在利希滕陶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假期。6月5日在邻近卡尔斯鲁厄的一个地方，勃拉姆斯聆听由莱维指挥的《胜利之歌》首次全本演出，这个版本附加上勃拉姆斯新近添上的华丽的合唱终曲部分，受到观众"疯狂般的热情回应"。然而，他也开始再度审视这首作品，认为在法国的战事已隐入人们的记忆之际，这首曲子在情感上或许显得太不平衡了些。他放出消息表示宁愿不要再演出这首曲子，但是禁令并没有强制执行，这首作品仍旧在全德国受到热烈的喝彩。

那年秋天，他接下维也纳的新职时，第一件工作就是有技巧地解雇了不能符合自己严格标准的音乐家，然后又开始严格要求合唱团和交响乐团，参与这个团体有史以来最多的排练。虽然他还记得指导"歌唱专业学院"时，所选的曲子太过艰涩，因而更加谨慎地选择演奏曲目，但仍然引荐许多不寻常的作品。在他任内的三年中，他曾尝试了一些经过考验而大众喜爱的名曲，如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和柏辽兹的作品，还有亨德尔的清唱剧、巴赫的《马太受难曲》(St Mattew Passion)，以及莫扎特、门德尔松和舒曼较为晦涩的作品，只有新德国乐派的曲子被省略不演。他热爱而忠实地呈现

了古乐，甚至在钢琴精英云集的时代，启用属于古物收藏家拥有的罕用乐器——羽管键琴。可是，以他对音乐的尊重，也从未允许那些在他死后才崛起的枯燥且刻意求真的古乐呈现。

起初这些音乐会也充满一些小灾难，但当勃拉姆斯站稳脚根，并有组织地将它们紧张地串连起来时，很快地就有很多人聆听，而且广受欢迎。勃拉姆斯第一季的工作，却因 11 月传来朱丽叶·舒曼的死讯而蒙上阴影。多年来她的身体一向羸弱，死前遭受极大的病痛折磨。勃拉姆斯写信向克拉拉致上圣诞节和新年的问候，同时想起了自己曾照顾这个女孩而引发的短暂热情。勃拉姆斯说：

我们这些继续活着的人，势必眼看着许多事情——其中一些比逝去的生命还要难以忘怀的事——随着时光消逝，……没有任何人比我对你更富有深情而全心全意的了。

克拉拉在恢复丧女之痛后，于 2 月重访伦敦，并写信告诉勃拉姆斯，他在英国的知名度逐渐提高。他的降 B 大调六重奏在英国的演出非常成功，还有他的 A 大调小夜曲也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音乐会中演奏。“约阿希姆告诉我这首曲子很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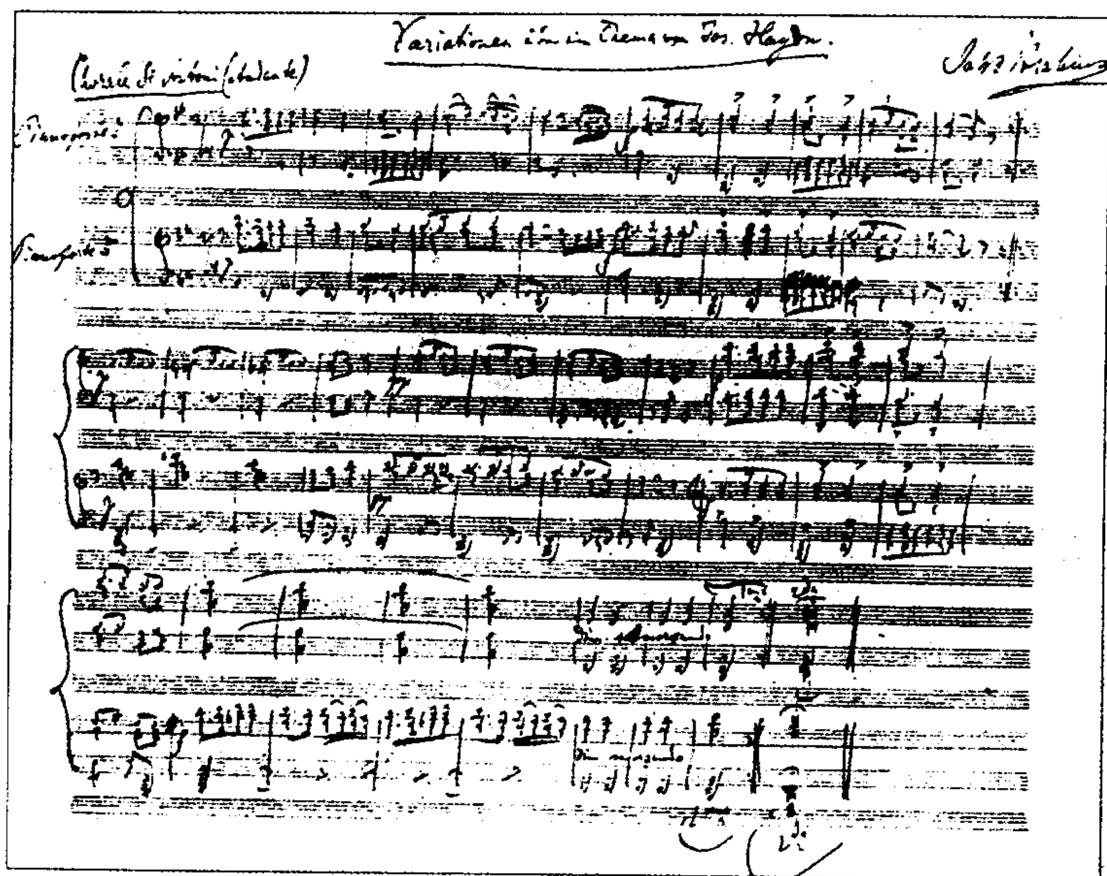
在第一季工作的尾声，勃拉姆斯似乎不耐烦他的行政责任，向克拉拉暗示他可能要离职的讯息。当夏季来临，他就把那些冬季音乐会(Konzertwinter)的行政工作放

勃拉姆斯的笔迹，摘自 1872 年所写的一封信

在一边，跑到靠近慕尼黑、位于史塔恩堡（Starnberger）湖畔的小镇图钦（Tutzing）逍遥一游。他立刻爱上这个地方，在给莱维的信上说：

这里刚下了一场壮丽的雷雨，湖心几乎是全黑色的，但湖岸却是耀眼的碧绿，……背景是一片白雪覆盖的山峦，这样的美景永远都看不过瘾啊！

莱维、路易·杜斯特曼、阿尔盖尔和其他的朋友们，从慕尼黑跑来探望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对简朴的乡村生活有宾至如归之感，甚至还帮自己在当地用膳的旅馆准备蔬菜。这是一个既多产又愉快的假期，因为他在假期间完成 C 小调弦乐四重奏（Op. 51，No. 1）的最后部分，并且又立刻谱写以相同作品编号发表的 A 小调弦乐四重奏（Op. 51，No. 2）。乐曲结构如花岗岩般坚实的 C 小调，展现不计一切成败的决心，它要与崇高的贝多芬四重奏作品同样有深度，甚至在音符的选择上都是如此。一种与贝多芬媲美的恐慌所引起的紧张，明显地流露在 C 小调的乐声中，而不如展现勃拉姆斯抒情风格的 A 小调那样悦耳。同时他也在 13 年来，第一次创作管弦乐作品。他把一首以海顿作品为主题、三年前在维也纳写成的双钢琴版本（Op. 56b）改编成了管弦乐的编制。管弦乐编制的版本（Op. 56a）后来成为勃拉姆斯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而勃拉姆斯在这年的下半年，将两种版本以同一编号作品出版。虽然他常将作品改编成双钢琴的形式，好让他



《海顿主题变奏曲》手稿中的一页

的朋友们私下弹奏，但就其他许多作品而言，以两种版本同时出版的只有 F 小调钢琴五重奏(Op. 34)。

就在 9 月，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约阿希姆之间意见不合，后两人在波恩筹划了一个为舒曼募款并建纪念馆的音乐节，稍早曾探问过勃拉姆斯是否愿意为这次音乐节谱写新作，更希望演奏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勃拉姆斯一如往昔般地散漫，给他们以暧昧不清又犹豫不决的答案，就这样没把这件事说定，直到他心照不宣地以为演出《德意志安魂曲》就是事先已做好的决定。可是，最后的

节目单中没有安排任何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这时，只好由双方的朋友居间平抚两边恶劣的情绪。最后勃拉姆斯放下架子，参加这次音乐节，纪念这位他最热爱、最景仰的作曲家。

争端平息后，克拉拉很快就写信告诉勃拉姆斯，她对11月在慕尼黑听到的两首四重奏发表了意见："你可以想像我抱着多大的兴趣聆听，并享受其中。"然而，那时的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父亲在10月时去世，而手臂的关节炎发作，使年初在莱比锡一场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的精彩演出，变成一场痛苦的考验。关节炎很快就令克拉拉难以忍受，以致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必须请人代笔而不情愿地口述信件内容，而他的儿子费利克斯此时也为第一期的肺结核病所苦。即使表面上勃拉姆斯和她偶尔会有激烈的意见不合，但要和勃拉姆斯分道扬镳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他的音乐是她最大的安慰，她信中写道："我享受着快乐——应该说是幸福的时光，这都要归功于你的协奏曲。"然后，在信尾署名"你的老克拉拉"。

在我晚年生命中最快乐的经验，就是亲眼见到你的声名渐渐传开。想想你这位寂寞的朋友，现在是如何将心思全部放在你身上……

对勃拉姆斯而言，她是一座稳固的感情基地，也是能代替母亲时常写信给他的人，他正努力要将她的忧虑化

为未来的希望。虽然他不再像早年那样明白表现出倾心爱慕克拉拉，他对她的爱意却表达得更为含蓄；就如他顾念费利克斯的病情，于是将两首诗配上音乐，不署名地寄到克拉拉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欢喜。

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的第二个音乐季期间，亲自指挥《海顿主题变奏曲》的首演，结果大受欢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拖延将近二十年才完成的此刻，观众的热烈反应必定让这位严谨的作曲家重拾信心，使他以无比的决心开始着手创作 C 小调交响曲。

此时有一位新的女性朋友，足以分散勃拉姆斯的注意力，而成为克拉拉的对手。1874 年 1 月，勃拉姆斯应他最忠诚的拥护者，作曲家海因利希·冯·赫尔佐根伯格(Heinrich von Herzogenberg)之邀到莱比锡访问，海因利希在那儿筹办一个勃拉姆斯音乐节，结果相当成功。勃拉姆斯也很高兴地发现海因利希的太太竟是他以前的学生——善变而狡黠的伊丽莎白·冯·史托克豪森。既然这位勃拉姆斯口中的“穿着蓝丝绒，有着金色秀发的窈窕淑女”已经嫁给名士赫尔佐根伯格，勃拉姆斯在她面前就显得自在起来，三人间的友谊也日渐滋长，且维持到多年以后。她让勃拉姆斯的生命迸出新的火花。她平常写给勃拉姆斯的书信充满着严厉的批评、智慧和欢乐感，这些都是克拉拉渐渐充满伤感的书信所不能相比的。

对自己十分严格批判的勃拉姆斯，不能忍受蹩脚音乐。不幸的是，海因利希就属于这种蹩脚作曲家。勃拉姆斯时时都避免评论海因利希的新作，后来他告诉朋友：



伊丽莎白·冯·赫尔佐根伯格

“我们的友谊只有一个瑕疵,如果这个人能不作曲的话!”他看到海因利希像他一样追求同样的音乐理想，又常受到自己作品很大的影响，但是一切就如他曾对克拉拉悲叹过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悲剧已隐藏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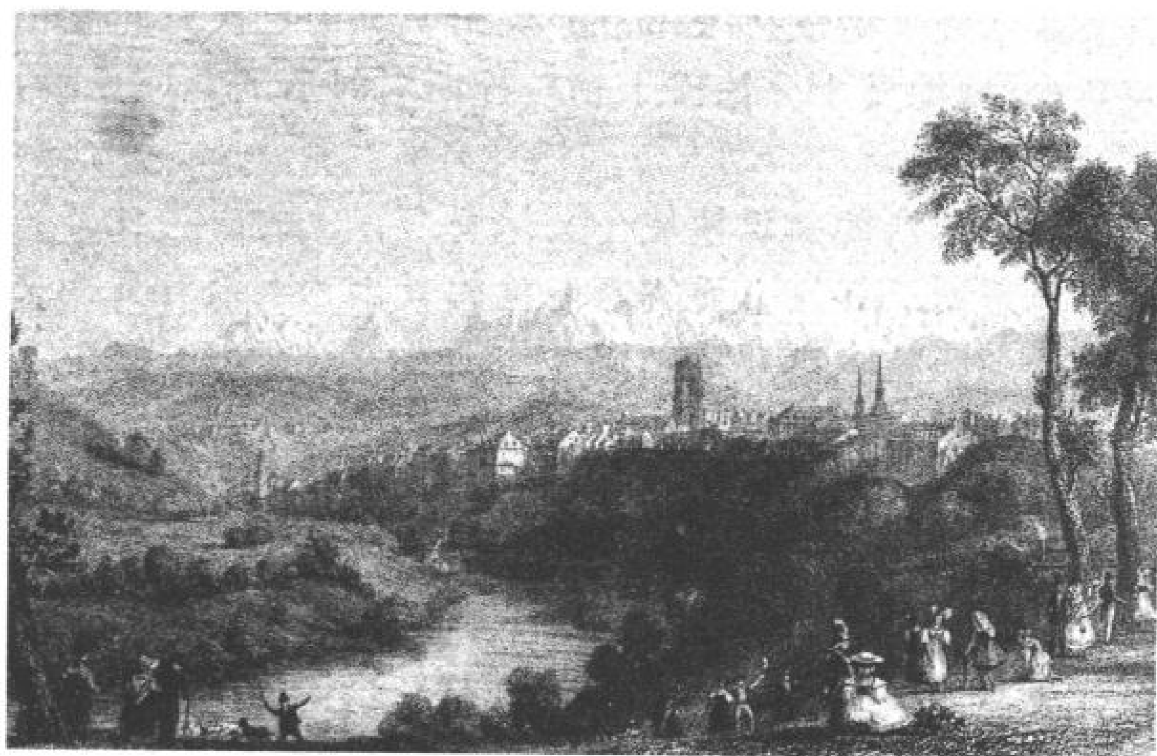
勃拉姆斯接着就和两个新朋友到瑞士度夏天的假期了。他待在卢施里肯(Rüschlikon)——靠近苏黎世的一个湖畔度假区，这里以钓鱼和好酒闻名——继续创作交响乐。他在此创作的都是细腻的声乐轻松小品，包括作品63的两组新歌，为混声四重唱和钢琴二重奏所写的《新爱之歌》(New Liebeslieder, Op. 65)。7月11日他走访苏黎世时,在一个音乐节里听到《胜利之歌》的演出,还遇到诗人魏德曼，后来他曾写下两人结交的过程。他们在作曲家赫尔曼·格茨（Hermann Goetz）家中首次见面就相谈甚欢,魏德曼十分惊讶于勃拉姆斯对时事的宽广见解：

勃拉姆斯的知识领域多么地宽广，他的心灵视野又多么地清明而健康，而判断与他的音乐艺术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又是多么地成熟!

他们共处了好几天，魏德曼对勃拉姆斯喜欢恶作剧的印象特别深刻。一天早晨，一位深思熟虑的瑞士音乐学者邀请他们去喝咖啡,热情地赞美勃拉姆斯的音乐,宣称熟知勃拉姆斯写下的每一个音符。当溢美之辞滔滔不绝之际,勃拉姆斯的表情也变得愈来愈严肃了,因为他痛恨赞美。就在那时，乐队正演奏着一首由二流流行音乐

作曲家所写的进行曲，勃拉姆斯叫他的仰慕者安静，说这首作品是他写的："到现在我似乎还可以看到这个好人站在我眼前张着嘴，眼睛往上翻，仔细听着那首非常平庸的音乐的样子。"魏德曼笑了笑，勃拉姆斯则轻声说着："真是傻瓜啊！"

那个夏天，勃拉姆斯和魏德曼一家人在波恩度假，除了和新朋友天南地北地谈论各种事物外，也很高兴地发现魏德曼拥有一架贝多芬的钢琴，但可惜已经不能弹了，所以，他也只能在其他乐器上演奏巴赫或自己的一两首作品过过瘾。后来他摆脱一贯严肃的一面，抱起魏德曼5岁的小女儿，就是很喜欢勃拉姆斯的约翰娜(Johanna)。



波　　恩



贝多芬的遗容。当勃拉姆斯拜访贝多芬死去的房间时，感到十分敬畏

勃拉姆斯把约翰娜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在街上四处散步，小女孩十分开心，让波恩善良的市民们吃惊不已。

到了冬天，勃拉姆斯返抵维也纳，开始了自己难以忍受的公职工作。行政工作和内部斗争几乎耗去和排练一样多的时间，而且那时奥地利政府因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危机，也失去许多忠实的音乐会听众，票房收入惨淡。勃拉姆斯花了这么多心血，却得到这么令人不满意的结果，但他已证明自己的实力可以胜任此职，而不再需要此职赋予的社会地位。经济上，他也渐渐富裕起来，西姆罗克的生意头脑为勃拉姆斯赚进丰厚的版权收入，最后还让他成为小小的富翁。虽然他很鄙视让正受欢迎的赫贝克来替换他的职位这一阴谋，却臣服于自己内心渴望拥有更多余暇来作曲的愿望，于是，在这一季指挥完《德意志安魂曲》的辉煌演出后（这次演出成功地夺走瓦格纳在稍早发表《尼伯龙根的指环》选曲时的风采），勃拉姆斯就挂冠求去，让赫贝克重返旧职。

爱乐协会对于他的离去感到十分遗憾，于是，举办了一场有客套的致辞，又有夸大的诗歌朗诵，但几乎让勃拉姆斯发火的告别典礼，不过随即又举办了一场令他满心

欢喜的盛宴。

对刚迈入40岁的勃拉姆斯而言，食物成为持续热爱的嗜好之一，而他的生活也走向中年单身汉那种缺少变化的单调节奏。从前一年开始，他获得许多荣誉名衔中的头一个——德皇马克西米利安巴伐利亚勋章（the Bavarian Order of Maximilian），甚至曾攻击勃拉姆斯古典风格的音乐家们，也一致认为他是一流的作曲家。这是可以轻松一下的时候了，他开始为了掩藏依旧年轻的外貌而留起胡子，但很快就又全部剃掉，他那知名的大胡子这时还没有开始留。勃拉姆斯放弃忙碌的钢琴巡回演出，决定在公开场合只演奏自己的作品。现在他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早上很早就起床，开始用整个早晨来作曲，下午就到游乐区散散步或是逛逛书店，晚上到朋友家、剧院或是在维也纳的几家有名的小餐馆。曾在勃拉姆斯指挥爱乐协会最后一场音乐会中，演唱布鲁赫(Bruch)的作品《奥德赛》(Odysseus)的歌手乔治·亨舍尔，在维也纳和勃拉姆斯悠闲地度过数日，他这么记载道：

勃拉姆斯很喜欢端着啤酒、水果酒或钟爱的咖啡和好朋友坐在一块儿……，直到东方既白。……我们每天大都在游乐区一起散步，……许多吉普赛乐团在现场演奏的几处公园最吸引我们。我很开心地见到这些演奏起劲、棕色皮肤的普姿达(Putszta)之子，在这位已将他们可爱的旋律推广得更受众人喜爱的大师面前演出。

勃拉姆斯在1875年3月26日贝多芬逝世48周年纪念日,和朋友一同到贝多芬病逝的房间致敬,亨舍尔也在场。到了贝多芬逝世的那一刻,他们全部都保持静默,再启口时,也是“敬畏的耳语声”。

在一片静默中，勃拉姆斯再次思索到将面临且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项挑战，就是如何摆脱贝多芬投在自己身上的巨大阴影。

10

贝多芬的传人

勃拉姆斯在一次提到贝多芬时这样说:“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阻碍了我前进。”后来又说:“在维也纳有一些蠢蛋把我当作贝多芬第二。”

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像勃拉姆斯就是贝多芬的转世再生,更能引发大众的想像力了,维也纳人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幻想的。对两人之间的比较已经甚嚣尘上,超过了两人在音乐上的类比:两人都是未婚的单身汉,身材都矮小(5.5英尺高),衣着都不修边幅,都以坏脾气对待围攻他们的蠢蛋们,又都爱喝酒。当这位身材矮小结实的作曲家,走在维也纳的街道上时,维也纳人都觉得贝多芬还活着,很自然地殷切盼望这位“贝多芬的传人”理所当然地为他们写下交响曲。克拉拉和迪特里希早在1862年就见到勃拉姆斯C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克拉拉在1868年还接到勃拉姆斯这首交响曲的终乐章主题,它配上一首德国民谣诗,作为一份神秘的问候礼。很自然地,连勃



贝多芬。人们常拿勃拉姆斯和他比较,勃拉姆斯痛恨这样的比较

拉姆斯最亲近的朋友也期待他能跨越贝多芬这道最后的障碍。

可是这位注重隐私的作曲家，对于写作交响乐却一直退缩不前地拖到最后一刻。虽然最后他辞掉爱乐协会的工作，为他的杰作诞生作好准备工作，但他依然在靠近海德堡的齐格豪森（Ziegelhausen）度过 1875 年的夏天，尽做一些“无用的琐事以逃避面对交响乐的苦恼”。这些无用的琐事，包括创作第三号也是最后一首的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Op. 67）。这首乐曲比起第一、第二号，风格明亮许多，精神上更接近海顿。他也创作一些声乐二重唱和 C 小调钢琴四重奏（Op. 60）（这首曲子虽然是最早开始写的，却是最后完成的）。他视此作为对克拉拉一番热情的最后总结，因为这首曲子前后总共花了 20 年才写成。在交给西姆罗克出版时，他还附上一封信，信中借着回忆韦特（Werther）这个奔放又浪漫的人物意象，刻意调侃自己的少不更事：

你可以将一张头上顶着手枪的肖像放在封面上，它提供给你音乐方面的灵感，我会为此特地寄张我的相片给你！如果你喜欢彩色印刷的话，是不是也要有蓝色僧袍外套、黄马裤和长统马靴在照片上呢？

尽管年长一些而更加睿智的勃拉姆斯，满怀深情地调侃年轻时的自己，他也明白自己曾经如何在浪漫风潮中飞扬得意过。

在齐格豪森的假期十分愉快，他的身边不仅围绕着如安塞姆·费尔巴赫、莱维和狄索夫这些好友，也同时环



乌德勒支，勃拉姆斯视荷兰为第二家乡

绕着一些总是刺激特殊活力的“迷人女歌手”。闲暇时，他就浸淫在传奇和神话故事的书堆中，并在富有德国传奇的熔炉——内卡河(River Neckar)河畔悠闲地散步。他形容自己真是“快乐得不得了”，当地人也喜欢他，特别是那些总是跟着他到处跑，从他满满的外套口袋里得到糖果和礼物才走的孩子们。

但是创作交响曲的念头仍在心中盘旋，勃拉姆斯在那年冬天仍断断续续地创作着。他一度前往荷兰，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之后接受第一次在苏黎世相遇的恩格曼教授（Professor Engelmann）和他的钢琴家夫人邀请，留在乌德勒支(Utrecht)。他们非常热诚地照顾勃拉姆斯，于是，他就将新创作的弦乐四重奏题献给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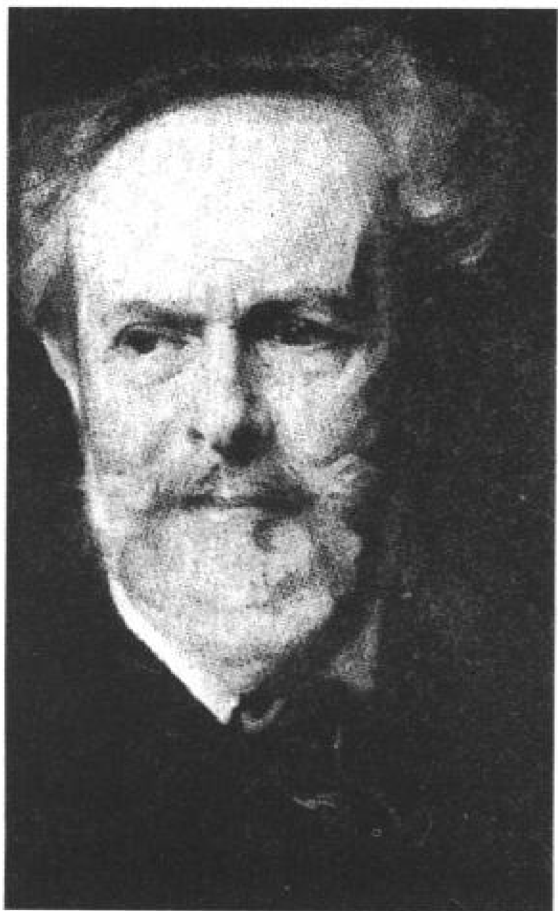


吕根,勃拉姆斯在此完成第一交响曲

以表达谢意。勃拉姆斯常常会回到总是十分热情而且能欣赏他的荷兰,以近似家乡汉堡的口音与人沟通,几乎没有一点障碍。

1876年4月回到维也纳时,一项意外的殊荣正降临到勃拉姆斯身上。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正准备授予勃拉姆斯荣誉音乐博士的荣衔,勃拉姆斯兴奋极了,克拉拉来信写道:

我想你得去那里,穿上礼帽、礼服来接受这个荣誉学位,约阿希姆刚才说他要为此专程去那里一趟呢,所以看来你也是非去不可了。接受这份荣誉要比去那里亲自领受要容易多了。



乔治·亨舍尔，勃拉姆斯的假期游伴

勃拉姆斯的热情立刻就冷却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英国旅行的,理由不是对欣赏他的英国怀有什么怨恨之意,而是他恐惧海上旅行。克拉拉曾经写信给他,描述她历次旅行中不愉快的经验:“海面波涛汹涌,以致于船只根本没办法渡海。”这样的印象是克拉拉很频繁的悲叹。同时勃拉姆斯也认为英国人太正经了,“你在那里一定得穿正式套装”,不讲究穿着的勃拉姆斯不能忍受这种情形。于是他去函询问剑桥大学,是否可以不必亲自前往接受这个学位,才算结束这件事。

位于吕根(Rügen)巴尔提克岛(Baltic Island)上的萨斯尼茨(Sassnitz),是勃拉姆斯所到的最近的海边,而亨舍尔也已经说动他,先去奥地利、德国的湖泊和江河游玩之后,夏天时再和他在微风吹拂的海滨胜地会合。勃拉姆斯顺路拜访了克拉拉,她仍然住在柏林教琴。如同她所预料的“你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是一首交响乐”,果然,这次他就给克拉拉看了近乎完成的初稿。

在那个岛上定居下来后，他就收到伊丽莎白·冯·赫尔佐根伯格调侃的信件：

我记得听你说过，他们只给人吃苍白又灰暗的牛肉，由淀粉和香草做成难以言喻而晃荡不定的布丁。……告诉我这种情况的那个人，只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靠吃煮蛋和煎蛋过日子。

勃拉姆斯可没有这么惨，他觉得自己吃得好，也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他热情地说：

吕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除了令人怀念的南德（Low German）之外，这里有一片一直生长到海岸边最美的森林。……我的房间落点极佳，从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海，伸展到山腰上的村落就在我左手边，而我面前就是此刻正随风低语的玉米田。

勃拉姆斯在那里将这首交响乐的丝缕纤维都连缀了起来，当他感觉到贝多芬的阴影笼罩时，亨舍尔似乎也感觉到了，他在日记中写着："勃拉姆斯整个人的样子，清楚地唤起人们对贝多芬的记忆。"

这次假期也不全为工作所占满。亨舍尔以前和勃拉姆斯住一屋时，就因为受不了勃拉姆斯巨大的鼾声给逼得晚上跑出去，于是，这次他就住在另一家旅馆。即使如此，两人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起。他们一起游泳、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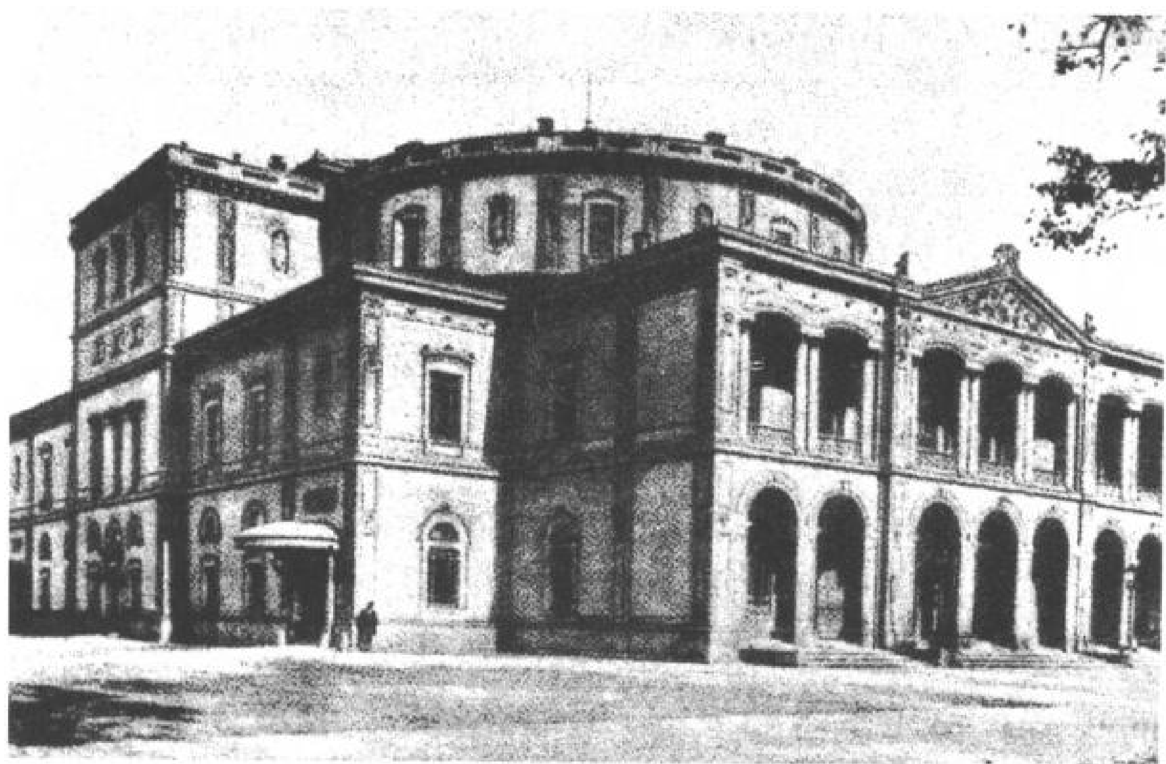
水，张大双眼找海滩上漂亮的小石头，或是走一段长路，散步到一个有青蛙池塘的灌木树丛。勃拉姆斯喜欢抓一些这种小动物，然后让他们在四处跳跃，从他们悲凄的鸣叫声中，想像他们是从童话故事中的王子、公主变来的，他会大声喝道："听好，又来了，这是那可怜的国王之子的渴慕，哀伤的降C大调。"而他也真的把从蛙鸣中得到的灵感，融进那时写的几首歌曲里。

躺在吊床俯瞰大海、打盹的勃拉姆斯，也谈到对瓦格纳有所保留的欣赏之意："我必须承认《女武神》和《众神的黄昏》(Götterdammerung)很能抓住我的心，至于《莱茵的黄金》和《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我就不特别在乎了。"

然而，当亨舍尔告诉勃拉姆斯，报纸上报导瓦格纳的管弦乐团里有一个人死了，他简洁地回答："这不过是第一个受难者罢了。"

亨舍尔必须离开萨斯尼茨，履行一次音乐会的合约，勃拉姆斯到车站送行，当火车离站时，亨舍尔只看到一位颇具贝多芬英雄气概的巨人形象。他敬畏地写着："除了旷野、云雾和勃拉姆斯以外，什么也望不见。"

勃拉姆斯从未再回到吕根，对已经习惯于维也纳生活的人，那里的生活"实在太不舒适了"，虽然短暂离开熟悉的环境很有趣。但是吕根的风土地理，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崎岖不平的质感，有着很大的影响，此时这首作品就剩下最后的整理工作了。勃拉姆斯在8月回到汉堡探望姐姐，发现她颇有耐心地满足于同日渐年老的丈夫



卡尔斯鲁厄当地的剧院,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首演之地

相处。之后就前往克拉拉一贯在夏日时光前往度假的利希滕陶,在那里完成这首庞大作品的最后工作。

在利希滕陶时,有一个对他极具吸引力的工作机会降临:舒曼的旧职——杜塞尔多夫的乐团音乐总监。那时只有对舒曼的怀念,才会让他重新考虑永不再任公职的决定。就为了这个理由,直到他在秋天返回维也纳时,还对这个职位保持着一份兴趣,询问工作细节,安排支持的力量,并且通知克拉拉。她很乐意帮忙但并不鼓励勃拉姆斯接受此职:“你得要脸皮厚些,并且要表现得很有权威的样子。”

杜塞尔多夫其实对勃拉姆斯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早已走出这个充满自己年少热情的小镇,在经历过大都会

维也纳的生活以后，杜塞尔多夫实在显得太小了。他向比尔罗特表白:“在维也纳，我可以大大方方不受议论地做个单身汉，但如果在小城里，单身汉简单就像卡通人物了。”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延迟了勃拉姆斯的决定，那就是他始终十分挂心自己的交响乐。勃拉姆斯远离音乐名流和大众期望的一个“有着好友、好指挥和好乐团的小城”，安排这首作品的首演。他写信给狄索夫，狄索夫立刻就答应在卡尔斯鲁厄指挥这首作品，就在那年的 11 月 4 日，勃拉姆斯将他的交响乐公布于世了。

克拉拉在当天写信给他:“我所有的心思都与你同在，希望你对这次演出非常满意。”事实上，勃拉姆斯的确是相当满意，虽然掌声不是非常热烈，赞美也不是很多，但是当 12 月 17 日在曼海姆举行第二次演出时，勃拉姆斯在贝多芬势力范围的城市中，勇敢地挑战世人拿他与贝多芬评比的想法。

维也纳人听到勃拉姆斯交响曲中波涛汹涌的音乐主题，并感受贝多芬最喜爱的 C 小调主旋律所具有的强烈情感挣扎，注意到这首乐曲的终曲和贝多芬《合唱》交响曲的终曲有相似之处。勃拉姆斯厉声反击:“任何一个笨蛋都看得出来。”而汉斯利克则热情地评论道:“没有任何其他的作曲家，曾如此接近贝多芬伟大的作品。”这首交响曲很快地就受封为“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但这个封号令勃拉姆斯十分懊恼。

1877 年 1 月，勃拉姆斯紧张地期待在品味最捉摸不

定的莱比锡音乐中心亲自指挥演出。从维也纳写给伊丽莎白·冯·赫尔佐根伯格的信中,他烦恼地说:

从音乐会开始前三天,我就开始冒汗和喝菊花茶。可笑的表演结束后,从我想自杀等等的举动和想法,你就可以知道一个被逼急了的作曲家,会如何使出浑身解数。

实际上,自杀根本是不必要的,门德尔松的故乡莱比锡对这首交响曲表示欢迎并为它喝彩,而勃拉姆斯也很愉快地受邀和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同住。虽然事后伊丽莎白幽默地批评他:

我真想好好地问一问你这个披着虚假的外衣、作风闲散、接受一切奢华事物的洗礼、被宠坏的家伙……

她也和出席莱比锡演出的克拉拉一样,希望能够很快地就看到乐谱的出版,信中写道:

请赶快将这首交响曲付梓吧,因为我们都害了交响曲的相思病,也十分渴望能赶快拥有这样美妙迷人的旋律。

1月23日,勃拉姆斯接着又在布雷斯劳(Breslau)指挥另一场演出,他告诉克拉拉:"演出很好。"虽然喜爱瓦

格纳风格的慕尼黑,不出所料地不欣赏这首作品,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此曲成功地广为流传。

在最后得知剑桥大学不能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授予学位,勃拉姆斯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项殊荣,但是怀着感激之情,将自己的一份交响乐谱托正要前往接受博士学位的约阿希姆带到英国,约阿希姆于 3 月 8 日在剑桥大学指挥这首作品,使勃拉姆斯的声名在素来挑剔的英国更加稳固。稍后伦敦的爱乐协会颁给勃拉姆斯一枚金质奖章,由于不需要本人出席就可以获颁,勃拉姆斯就欣然接受了。

既然长久以来与贝多芬阴影的奋战算是打了胜仗,勃拉姆斯也就在大家都完全认同他的能力之下放松自己。他那潜在渴望受到中产阶级肯定和尊重的心理,也不再需要一个有头衔的职称来肯定自我了,所以杜塞尔多夫那个职位的吸引力就更加减退,同时他也被克拉拉对那个职位尖刻的批评所提醒:“你大可不必去那里与粗俗展开一场大战,杜塞尔多夫那极少有正直之士又遥远隔离的地方,粗俗的人居多。”他终于拒绝这个因对舒曼的怀念而吸引他的职务。从交响曲受到肯定开始,勃拉姆斯对“作曲家”这个称谓真正当之无愧了。

11

间　奏　曲

勃拉姆斯为第一交响曲劳心受苦了20年，如今创作之泉的闸门已经大开，在未来的10年里，勃拉姆斯将创作更多的管弦乐、交响乐和协奏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877年6月，勃拉姆斯离开维也纳，选择位于奥地利南部的华瑟湖边（Wörthersee）一处未受污染的小村贝尔察赫(Pörtschach)度暑假。从一开始，他就和自己向来所喜欢的不矫揉造作的村民相处得十分愉快，同时和来自维也纳的库贝怀塞（Kupelweiser）一家人，以及当地的医生建立良好的友谊。他喜欢在威舍(Werzer)的饭店和他们碰面，可以喝着咖啡，读着报纸，俯瞰湖面，欣赏群山环绕的美景。饭店老板的女儿克莉斯汀·威舍(Christine Wezer)帮着他收拾要给西姆罗克出版的手稿，他和这位自己口中称为"小情妇"的女人很要好，而她则认为这个带刺的中年作曲家十分迷人。勃拉姆斯那时可能真的蛮

迷人的,因为他的心情极好,说着:“这么多旋律到处飞舞着,得小心点才不会践踏到它们。”在给克拉拉的一封信中,他说:

我刚从安培索峡谷(Ampezzo Valley)步行两天回来,……你一定会爱上这里,……这里的山最美了(各种奇形怪状、阴影纷繁的白云石,可令人永不厌腻地欣赏),还有湖泊、繁花、壮丽的快速公路等。

如此狂热的幸福感,融入勃拉姆斯那时正以惊人的速度谱写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Op. 73)中。灵感毫不费力地涌现,当他在8月底前往利希滕陶时,作品已几近完成,前后只花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还创作第一首经文歌和其他一些歌曲。在利希滕陶完成这首交响乐后,他于9月抽空到曼海姆聆赏格茨(Goetz)的歌剧《里米尼的弗兰西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首演。格茨在前年35岁时逝世,这趟行程是勃拉姆斯为了纪念这位从未真正被视为作曲家的朋友,也显示勃拉姆斯奇特的忠诚观念。作品演出中,他再次碰到诗人魏德曼,而当时歌剧演出的气氛,似乎又重燃勃拉姆斯创作歌剧的兴趣。魏德曼和他多方讨论这件事,当两人一起去看戏时,从勃拉姆斯的言论中,魏德曼知道勃拉姆斯有“卓越的戏剧感”,但也发现他因大部分的歌剧剧本内容愚蠢不堪,而歌剧的配乐又很粗鄙,以致对写歌剧犹豫不决。然而勃拉姆斯确实建议曾为格茨广受欢迎的歌剧《驯悍记》



贝尔察赫，勃拉姆斯在此地写成第二号交响曲

(Taming of the Shrew)写过相当成功的歌词的魏德曼，也替他编写一出戏。最后他给了好几个提议，其中特别喜欢的是戈齐(Gozzi)的戏剧寓言《鹿王》(König Hirsch)，它讲的是一个魔术师把国王变成雄鹿的怪诞故事。

留下带着些许困惑、思索着勃拉姆斯的建议的魏德曼(他私下以为这将是一出“怪诞又豪华的闹剧”，难道这又是勃拉姆斯的另一个笑话?)，勃拉姆斯回到维也纳，受邀接受一个自认是唯一令人愉快的一项官职。赫贝克于10月逝世以后，生前任职的奥地利教育部委员职位就一直空着，勃拉姆斯很高兴地以顾问的身份接受这份工作。如此一来，他可以推荐许多奖学金给正在奋斗的年轻作曲家。

勃拉姆斯新的交响曲排演也在此时开始，他最要好的朋友虽然都还没有看到，却都非常地好奇，于是，勃拉姆斯以顽皮的口吻和伊丽莎白通信，讨论到这首欢愉作品的真正内涵。在11月写给她的信中说：

我不需要事先为你演奏，你只消坐在钢琴边，小脚丫子轮流踏着两个踏板，然后连续弹奏F小调的主和弦，先用强音，再用弱音，就会渐渐得到这首最新作品的生动印象了。

汉斯·李希特（Hans Richter）在爱乐协会指挥首演这首交响曲前，勃拉姆斯在12月29日一封署名为"你的不修边幅的小勃(勃拉姆斯)"的信中告诉他：

这里的交响乐团好像带着黑色孝布在袖子上，演奏着我的新交响曲，因为此曲带着挽歌似的效果，还要以黑边付印出版呢！

当然，勃拉姆斯充满阳光般的交响乐，令观众满心欢喜，掌声热烈持久；特别是第三乐章，还应观众要求重新演出一次。当掌声终于停歇之际，一位观众大叫："永远不要忘记从这首音乐中所享受到的欢乐！"比尔罗特也发表高见：

这是一首充满微波荡漾的溪流、蓝天、阳光和凉爽绿

荫的乐曲，贝尔察赫必定十分美丽啊！

维也纳人也十分喜爱这首交响曲，一意地拿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相比，且立刻将此曲取名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这只能引来作曲家对这些“蠢蛋”更多的批评。

西姆罗克在那年年底同时出版勃拉姆斯的两首交响曲，而勃拉姆斯也正前往莱比锡指挥他的第二交响曲。他暂住在赫尔佐根伯格家中，调皮地警告伊丽莎白这次“可别再把食物烧焦了”。这首交响曲在莱比锡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可能是莱比锡觉得在音乐界的内斗传统中，有义务要和维也纳唱反调。勃拉姆斯却不因此气馁，又继续旅行到汉堡指挥他的第一交响曲，并且在昔日的家乡久留，看够了那种阴沉的天气。他写信给伊丽莎白说：

这种天气就只有汉堡才有，一年360天都是这样(其余五天的天气实在可遇不可求)，没有一个小时让你想要走出户外或看看窗外。

然而，天气却没有破坏他的旅程，勃拉姆斯似乎很喜欢按照行程演奏两首交响曲。1878年1月22日，他在不来梅演出第二交响曲，几天后在乌德勒支又演出第一交响曲。他和老朋友恩格曼一家人同住，他们如往常般细心照顾他。他写信给克拉拉道：



阿姆斯特丹，勃拉姆斯和他的音乐在此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在乌德勒支过得很愉快。他们赠予我花环、荣誉会员的身份，……小型唱诗班以非常正统、典雅的方式唱着我的情歌，还在两天后又演唱一次。

他的下一站是阿姆斯特丹，愉悦的气息与汉堡的阴郁正好形成有趣的对比。他在那里两次演奏第二交响曲，观众对此曲的喜爱简直是如痴如醉，接着就是到海牙(Hague)演出。他写信给伊丽莎白："荷兰真是迷人啊，我每次都为她疯狂，我的第二交响曲受到音乐家和一般大众的热烈欢迎，令我的旅途愉快。"伊丽莎白含蓄地回应道："我们已经听恩格曼一家人说你在荷兰是多么受

宠。”


安东宁·德沃夏克

在这次旋风般的交响曲旅行演出后，勃拉姆斯回到维也纳。新作的第二交响曲仍然在没有勃拉姆斯的领导下继续巡回演奏，但演出并非总是成功的，如聆听德累斯顿一场演出的伊丽莎白就谈到：

德累斯顿一些尊贵的批评家询问到你为什么不只是创作室内乐，你曾经创作过一些真正好的室内乐作品，……我真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我们可以想像，勃拉姆斯心中也会有像她一样令人生气的疑问，而且可以肯定，在他心中已有不必表白的答案。

那年3月，担任奖学金专职委员的勃拉姆斯，收到当36岁的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in Dvořák）所作的曲子，当时的德沃夏克在家乡波希米亚（Bohemia）以外的地区默默无闻。勃拉姆斯对德沃夏克的作品却十分欣赏，立刻给他一笔奖学金，并给予秘密的经济援助，然后又介绍他与已出版一些勃拉姆斯作品的西姆罗克认识。

德沃夏克在给勃拉姆斯的回信中说：“你温暖的鼓舞

和你似乎从我作品中得到的欢愉,令我深深地感动,让我有说不出的快乐。”勃拉姆斯后来坦承:“这个家伙涌现如此自然的音乐灵感,令我羡慕得发狂。”这份仁慈之心,为两人持续到勃拉姆斯过世的友谊,铺下了坦途。

勃拉姆斯这时又计划着4月的另一趟异国之旅,不过这次可纯粹是为了玩乐。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此时收到勃拉姆斯心情最快活时所写的一封信:

这个已署名的袋子是要通知你们,这位知名的主人将有一个新地址在那不勒斯,你们要在4月14到20日间寄信给他的话,就寄到那儿;如果是20日以后,就寄到罗马,他将和比尔罗特一起旅行,希望能收到信件或是任何其他东西。

这趟首度的意大利之旅中,又加入一位新伙伴,他是曾写过广受欢迎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备受好评的《乡村婚礼交响曲》(Rustic Wedding Symphony)的作曲家卡尔·戈尔德马克(Carl Goldmark),勃拉姆斯认为他是个“精彩的家伙”。旅程由以效率挂帅的比尔罗特安排快如闪电的火车旅行,戈尔德马克在罗马就离开他们,前往参加他的一部歌剧《席巴女王》(The Queen of Sheba)的演出,勃拉姆斯则匆匆赶到那不勒斯。比尔罗特写信回家:“勃拉姆斯对每一件美好的事物都很敏感,而且心情也一直很好,我们到任何地方几乎都是走路去的。”勃拉姆斯写给朋友恩斯特·弗兰克(Ernst Frank)的信中认为:“我应



罗马,勃拉姆斯曾以迅如闪电的速度游玩这个城市

该对已经见到罗马而感到非常满足了,在回程的路上,我们会再见到这座城市,并看看会发生些什么事。”

5月回程的途中,勃拉姆斯也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趟短暂的旅程,并没有让沉静的勃拉姆斯对意大利产生任何反感,反而引来对意大利的兴趣。他为意大利着迷,后来又多次造访。陪伴勃拉姆斯旅行的魏德曼,后来曾谈到勃拉姆斯对意大利的深情。相比于德国人和瑞士人的冷淡、拘谨和有着暴发户的粗野习性,他更喜欢意大利人热情又有所节制的个性,甚至不相信有盘踞在意大利南方不受政府管制的盗贼群。每件事物都令他愉快,从意大利的风景到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和建筑,甚至意大利的食物、美酒、彩绘的天花板、货运马车,以及精彩的晚餐聚会,他都是直接“感受”,而不是研究旅游书

籍。不过意大利音乐却引不起他的兴趣，虽然他欣赏威尔第（Verdi），在威尔第声名鼎盛之时，勃拉姆斯常爱把他和自己同比为“人民的代言人”。即使如此，勃拉姆斯还是没有兴趣听威尔第的歌剧，意大利的表演节目常进行到深夜，而勃拉姆斯即使在假日也从不改变清晨5点就起床的习惯。

在比尔罗特的劝说下，勃拉姆斯也感到需要放松一下，当火车开往维也纳行经华瑟湖时，他决定要在贝尔察赫停留一天，恢复身心平衡。他在当地写信给法贝尔：

我在此的第一天就过得如此愉快，令我不得不再多留一天；第二天也是那么愉快，所以我干脆就留了下来，一直待到现在。

一旦决定留在贝尔察赫，他就取消原本预定前往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北莱茵河音乐节。他原本要指挥第二交响曲，却以没有好衣服可穿的奇怪理由拒绝，再次对法贝尔一家人编了个借口：“我所指的好衣服是一套西装和低领衬衫，我必须重新考虑。”

虽然他的服装品味已经从舒适变成真正的邋遢。一件连他的朋友们都无法替他换掉的旧棕色外套，成为伊丽莎白来信中的笑柄；还有他在意大利留起的胡子，这也许是受比尔罗特满脸浓密胡须的影响。不过，这些关于外表的种种情况都不是他改变行程的主要原因，其实他是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意大利和贝尔察赫再度让勃

拉姆斯的作品摆脱抒情风格，以创作第二交响曲时的流畅乐风写作新曲。16年来他首次创作一系列的钢琴作品，统称这些作品为《随想曲(capriccio)与间奏曲(intermezzo)》(Op. 76)。然而他的心事是要完成那首早就允诺约阿希姆的小提琴协奏曲，此曲和第二交响曲有着同样的风格和旋律，而且最初就依交响曲的四个乐章曲式谱写，而不是协奏曲惯有的三个乐章。

因为勃拉姆斯不会拉小提琴，在作曲时就请教约阿希姆许多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然而，当他觉得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要求太多时，也会不理这位朋友的忠告。终曲是一段有着匈牙利吉普赛风格的回旋曲，这是对约阿希姆衷心的赞美。约阿希姆不但是匈牙利人，而且自己也曾写过一首名为《匈牙利人》(Hungarian)的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在1860年听到那首曲子时，曾经相当欣赏地写信给克拉拉，认为此曲“充满了含蓄的美感，内蕴的感情如此平静、深沉和温暖，那是一种喜悦”。

这似乎也可以用来诠释勃拉姆斯自己的协奏曲，显然，勃拉姆斯是希望仿效约阿希姆作品的风格。仿佛创作协奏曲不是大工程似的，他同时又开始起草另一首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Op. 78)，次年就完成此曲，同时也获得许多将来发展成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灵感。

留起胡子的勃拉姆斯回到维也纳后，生活充满乐趣，躲开要他签名的乐迷，用假名拜访朋友和同事，而且经常冒充是别人；然而这种轻松自得的感觉，却被汉堡充满讽刺意味的举措给赶走了。以往忽视勃拉姆斯的汉堡爱乐

协会，如今邀请他在协会 50 周年纪念音乐会中，亲自指挥第二交响曲，脾气变得更暴躁且严厉的勃拉姆斯，仍念着旧创，立刻予以回绝，一直到最后一刻才予以宽容，抵达汉堡执起指挥棒。

他在由约阿希姆带领的交响乐团中见到许多老朋友，并首次以留胡子的外貌戏剧化地出现，赢得热烈的掌声。随着每一乐章结束，掌声是愈加地狂热，直到最后谢幕多次，玫瑰花也从四面八方洒向他的身上。勃拉姆斯十分感激，却没有改变对汉堡的印象，并没有久留，就和约阿希姆前往莱比锡，继续创作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不久，他推出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定本。他删除中间的两个乐章，开玩笑地说："当然，它们是全曲中最好的"，然后用一个"微弱的慢板"(feeble adagio)取而代之(姑且不论他这种不必要的谦虚，想想此曲中那种怡然的情感表达吧)。随后他立刻决定"我们宁愿将首演的欢愉让莱比锡分享"，于是，由约阿希姆担任独奏的首演日期就敲定在 1879 年的 1 月 1 日。

在维也纳度过圣诞节后，勃拉姆斯又短暂访问柏林，之后，他回到莱比锡指挥首演。但是这首协奏曲的演出并不十分成功，原因有几个：就像勃拉姆斯的另一首协奏曲一样，此曲太过交响化，没有如帕格尼尼或萨拉萨蒂(Sarasate)的作品，可以展现演奏技巧的华彩乐句；另外，约阿希姆因健康不佳无法展现精湛的琴艺，而勃拉姆斯反传统的衣着又给予这首新曲最后的一击。指挥的过程中，勃拉姆斯在匆忙间用旧领带系在腰部的裤子开始松

绑了，乐曲进行时，衬衫和腰间的空隙愈来愈大，外表保持镇定的莱比锡人，提心吊胆地希望这首协奏曲能在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裤子掉到脚踝前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幸好闹剧并没有发生，响起的掌声仿佛意味着观众松了一口气，却也显得很淡漠。

1月14日在维也纳的演出，却没有遭到这种琐碎小事的破坏，乐评家汉斯利克认为这首协奏曲“可能是继贝多芬和门德尔松之后，最重要的作品”。勃拉姆斯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却提到这次演出：

> 自从莱比锡的演出结束后，我就一直走下坡路，没有任何欢愉之情，反而在其他小演出上，进行得比较顺利，观众比较友善也更活泼。约阿希姆在每一次彩排时，把我的作品演奏得更美；装饰奏的乐段在演出中表现得如此完美，以致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约阿希姆继续前往英国巡回演出，在水晶宫音乐会中演奏此曲，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演出。英国观众十分喜爱这首作品，以致在几天后又邀约阿希姆演出。约阿希姆回程时，勃拉姆斯与他会合，将此曲介绍到不来梅、汉堡和柏林。

克拉拉在前一年为了就任音乐学院的教职迁往法兰克福。她写信给勃拉姆斯，告知很有天分的儿子费利克斯（勃拉姆斯是他的教父）已经在2月16日因肺结核病

逝的消息。深受打击的勃拉姆斯,从柏林回信给克拉拉:

所有我曾拥有美好事物的记忆,以及我还企盼着拥有美好事物的想法,此刻全部涌上心头,而且感受比以往更为强烈。

所幸命运再也不能打击我了,我很害怕不能再忍受更多的打击,可是衷心希望任何赐予人们的外在助力,能安慰烦恼中的人们,帮助他们承受痛苦,将它满溢在你的身上。

勃拉姆斯返回维也纳的途中,有两件事正在等着他:布雷斯劳大学要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莱比锡希望他能接掌巴赫曾担任过的圣托马斯教堂(St Thomas's Church)唱诗班领唱者一职。这又是一些对勃拉姆斯具有诱惑力、又无法断然拒绝的差事。他非常慎重地考虑此事,特别是因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也住在城中的缘故,然而,最后他还是因无法放弃辛苦赢得的“自由”而拒绝了。至于博士学位,他以潦草地书写在明信片上的短言,宣称接受了,然后就像剑桥大学曾经要授予学位给他的情况一样,以为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要求。但是他很快就获知要奉上一首新的交响曲或者至少是一些歌曲,为这次学位的授予聊表心意,不过他又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旁。

由于恶劣的天气,以及希望见到奥地利国王和王后银婚纪念的庆典活动,勃拉姆斯比往常停留在维也纳的

时间更长，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提到，“维也纳有着超乎想像、难以形容的美景”。他再度离开，是因为想重游贝尔察赫。一如往昔，他在那里租了自称有“七张床”这么大的大房子，但只有前往时才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深锁着。勃拉姆斯在那里继续进行去年就开始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并直接引用了早期歌曲《雨之歌》(Regenlied)中的一段，以完成此曲中细致的“雨滴”终乐章。他立刻将此曲寄给克拉拉，她回函道：“我因此曲给予的欢乐，喜极而泣。”他已完成两首钢琴狂想曲（Op. 79，No. 1，No. 2），在寄给比尔罗特博取赞美的同时，他自贬这些作品为“没有价值的垃圾”，然而，比尔罗特认为这些作品回归到“年轻而脾气暴躁时期的风格”。当伊丽莎白在年底看到这些作品时，也写信给勃拉姆斯：“寄给我这些灿烂的作品，真是令我心花怒放，……很难相信我从来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那年夏天他在贝尔察赫遇见玛丽·索尔达特（Marie Soldat），她是一位年仅 14 岁却才华洋溢，让勃拉姆斯完全为之倾倒的钢琴家。他和她一反常态地一起出现在小镇举行的音乐会上，因为勃拉姆斯在那年夏天并没有任何演出。他将她介绍给约阿希姆，并在剩余的夏日时光亲自教导她演奏小提琴协奏曲，后来她在维也纳相当成功地演奏此作。两人在维也纳仍保持联系，常常一起出现在维也纳游乐区的游园会或剧场中。这位勃拉姆斯昵称为“我的小战士”的女孩，无疑给予这位日渐孤独的男人极大的安慰。

离开贝尔察赫，勃拉姆斯拜访住在萨尔茨堡附近的约阿希姆，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也住在那里，在他们家试演新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对伊丽莎白来说，“聆听时就迷失在幸福的梦里”。但勃拉姆斯可不信这一套，他回信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非常满意这首作品。”在他和约阿希姆决定将此曲放进计划前往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巡回演出曲目之前，就修改这首作品。

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有12年的时间没有一起巡回演出了，虽然他们在工作上仍维持密切的关系，两人早期培养起来的友谊已经明显的变淡。约阿希姆早在1856年就开始怀疑勃拉姆斯，在写给吉泽拉·冯·阿尼姆（Gisela von Arnim）的信中说：

勃拉姆斯有双重人格，他是最天真无邪的天才，……也如魔鬼般狡猾；他如冰霜的外表，还会突然卖弄起学问来，让人觉得无聊而想压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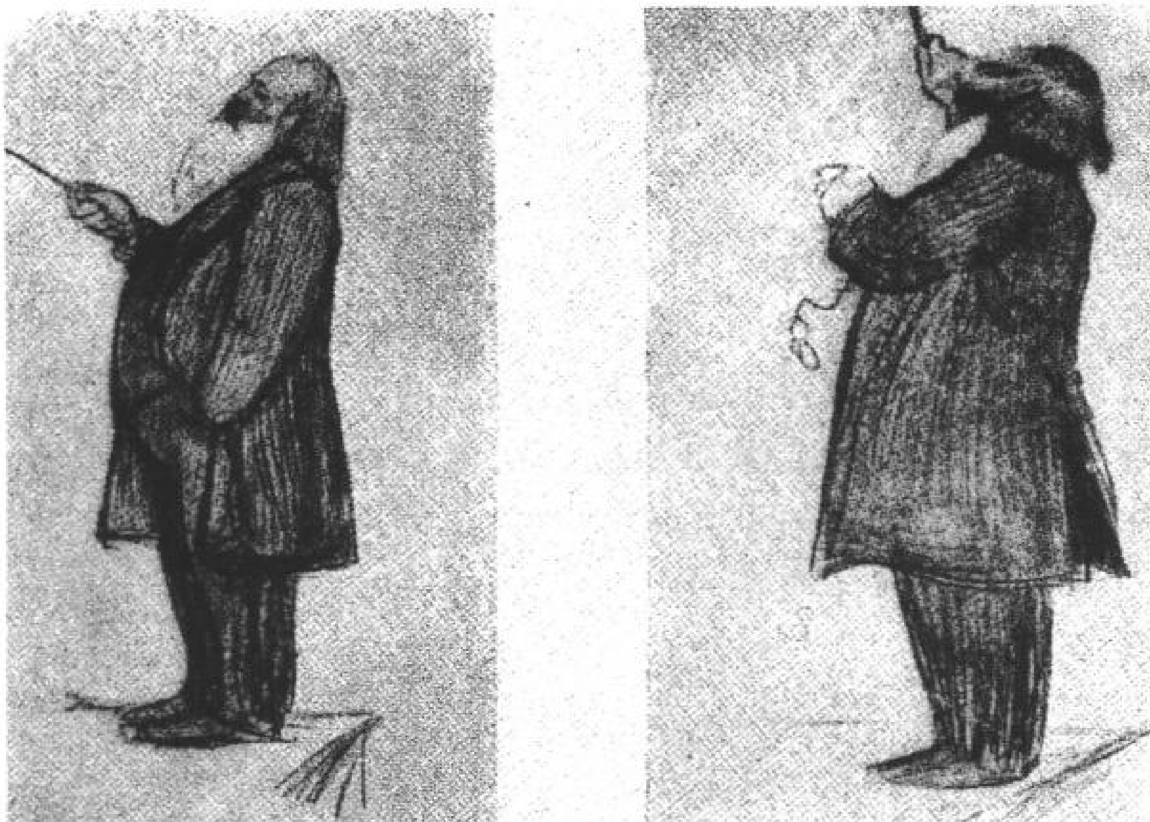
勃拉姆斯对约阿希姆也心存保留，特别对他放弃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作曲家生涯，决定成为在他眼中只是摇钱树般的演奏大师，感到不可理解。年纪渐长的勃拉姆斯，害怕奔走各地和夜夜巡回演出所引起的旅途不适。他写信给克拉拉：

如果我能每两天演出一次，巡回的过程会更称心如



钢琴旁的勃拉姆斯——这是一帧维利·冯·贝克拉特的素描画，勃拉姆斯以一天抽掉一盒雪茄而知名

意，而且有时间认识一下这个国家和人民。然而，现今演奏大师们的行程却安排得太紧凑，一定要每天都有演出，



勃拉姆斯指挥神态的素描

以致只能匆匆忙忙在演出前一小时抵达，结束后一小时就得离开，我实在想不出有比这种职业更令人觉得可憎，让人轻视的了。

即使有短暂的厌倦感，他在回程时仍承认有个“美丽又欢愉的旅程”，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在1880年2月又安排同样相当成功的波兰巡回之旅。

1880年2月到5月，勃拉姆斯就一直忙着在莱茵河两岸的小镇间巡回演出，与负责为他画些古怪插图和侧面画像的老朋友如维利·冯·贝克拉特（Willy von Beckerath）同住，而且被当地人视为怪人。5月时，他出席

在波恩举行的罗伯特·舒曼纪念碑落成典礼，5月2日到4日有一场纪念舒曼的小型音乐会演出，勃拉姆斯在现场指挥动人的《莱茵》交响曲（Rhenish Symphony）和《迷娘安魂曲》，并由约阿希姆演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场温馨的音乐会，是为纪念两人都敬爱且欣赏的舒曼，也是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最后一次轻松自在的合作。两人都没有预见在未来的一年内，将会产生破坏他们友谊的戏剧性变化。

12

迈向成熟

历经1879年到1880年辛勤的冬季音乐会后，勃拉姆斯比以往更需要假日的调剂，然而贝尔察赫日益注入的商业气息，令他颇感失望。那些一看到勃拉姆斯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就追着要签名照的乐迷们，对勃拉姆斯这样一个即使在心情最好时仍没有耐性的人而言，更觉讨厌。他曾向魏德曼提及，向他要签名照的群众大排长龙；还有人寄信给他，向他索取代他订了“十把细长双刃剑”的费用；还有一位住在角头镇的女士，以要订购他所用的一架声名远播的维也纳钢琴为由，希望能接到他签好名的拒绝函。索取签名的方法真是无奇不有，但勃拉姆斯从没有上过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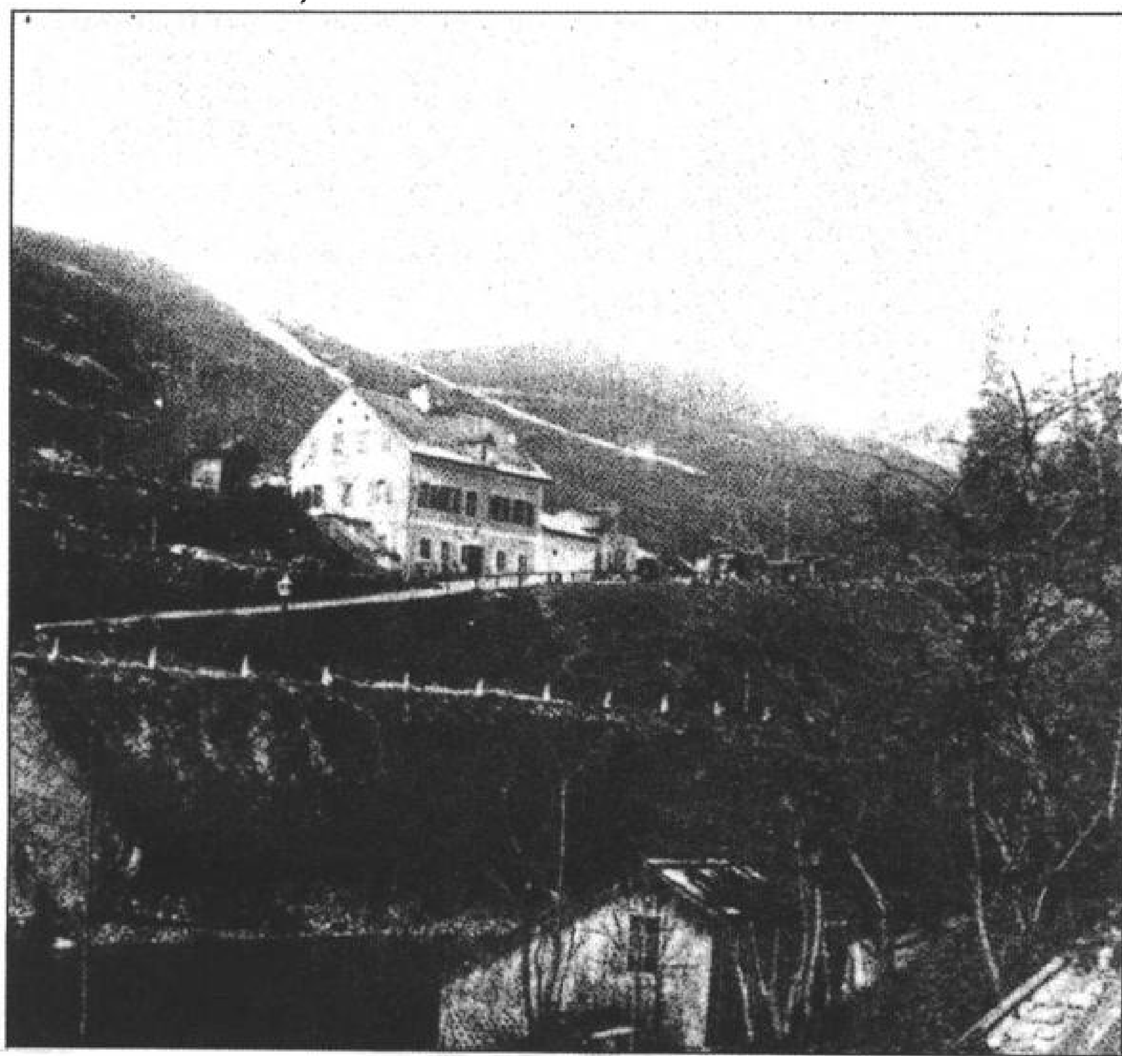
这次他选择到伊舍尔(Ischl)度假，这是一处由贵族管辖的温泉胜地，说实在的，似乎并不是寻求宁静和单纯生活的好去处。伊丽莎白诧异地回信道：“你怎么会想要去伊舍尔呢？……我想有一半的维也纳人都到那里游

玩。”

这封信令勃拉姆斯暴跳如雷:“整个维也纳,也比半个莱比锡或是半个柏林好。”这个地方似乎正是勃拉姆斯想去的,因为他至少能更谨慎地选择游伴。汉斯利克常常造访这个度假胜地,而小约翰·施特劳斯在那里也有一间乡村别墅,勃拉姆斯积极地与这位在巴登—巴登即相识的轻音乐大师重叙友情,很快地就成为施特劳斯生龙活虎的一家人夏日聚会的常客,亲自聆赏曾试着仿效的华尔兹音乐。施特劳斯最后回以“敬意和仰慕之情”,将其中一首题献给勃拉姆斯,令勃拉姆斯满心欢喜。

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中,他想到要为将接受布雷斯劳大学授予的学位尽点心力。他回想起曾在哥廷根与友人唱过的学生酒歌,于是以这些早期作品为基础,写成《学院节庆序曲》(Op. 80)。此曲比任何重量级作品都要适合这样的情境。依照勃拉姆斯以往的个性,澎湃高昂的情绪总会带给他新的创作灵感,所以他又将一些旧稿整理成一首激昂的《悲剧序曲》(Tragic Overture, Op. 81)。虽然这首作品带有新德国乐派中常有的“浮士德式”序曲的浪漫气息,但仍然具有勃拉姆斯交响曲乐章中井然的逻辑性。勃拉姆斯谨守着抽象音乐使内在感情精致化的信仰,而不让任何个人的悲剧色彩显露在音乐中,“一人欢乐,其他人悲泣”,就是他对仅仅发表过一些序曲的心声。

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室内乐,谱写了C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Op. 87),并特别为认真求上进的钢琴学生



勃拉姆斯在伊舍尔的家，伊丽莎白曾表示："我想有一半的维也纳人到那里游玩。"

写了《51首钢琴教学练习曲》(51 Didactic Exercises for the Pianoforte)。他也很想再写一首合唱作品，却找不到适合发挥的题材，他向伊丽莎白抱怨：

对我来说《圣经》的内容都不够精彩，我买了《古兰经》(the Koran)，但也找不出什么题材。

除了舞会和华尔兹音乐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当地7月的天气非常潮湿，严重影响勃拉姆斯的耳朵，这位被喻为贝多芬的音乐家，正面临着初期耳聋的病症。他立刻离开那里，前往维也纳与比尔罗特咨商，至少比尔罗特能让他安下心来。他的耳疾只是耳朵的粘膜炎，耳聋的现象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报纸却发布了这个消息。当勃拉姆斯回到伊舍尔时，收到许多祝福者关怀的信函，但他懒得回复。他又对伊丽莎白抱怨道：

就因为我出了名的抱怨习惯，我甚至不能放任而为，我真是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在这批不受欢迎的信中，有一封来自约阿希姆的信，论及另一件更让他困扰的事。勃拉姆斯发现近年来与约阿希姆交恶的原因之一，就是约阿希姆对他太太有近乎病态的嫉妒，现在竟公开指责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出版商西姆罗克有染，勃拉姆斯认为这简直是太荒谬了，决定为阿玛丽辩护。他在9月间安排了一次和约阿希姆在贝希泰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会面，企图说服他，他的怀疑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勃拉姆斯的调解似乎成功了，其余的时间就在克拉拉靠近伏尔德雷克（Vordereck）的新度假别墅轻松地放个假。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试奏了序曲，还有双钢琴版本的钢琴三重奏前两个乐章，都赢得一致的赞赏。

既然他已挽救了这一岌岌可危的婚姻，勃拉姆斯在11月回到维也纳。他写信给克拉拉：

许多音乐会在这里举行，而我的音乐，特别是室内乐，正广泛流传着。

勃拉姆斯也改编一些亨德尔的室内乐，以适用于现代乐器演奏自娱。在12月20日听完《悲剧序曲》的演出后，勃拉姆斯就前往柏林聆赏由约阿希姆指挥的《德意志安魂曲》。此时，他却沮丧地发现自己在夏天所做的调解，对约阿希姆没什么影响，他仍然和太太争吵。勃拉姆斯尽快返回维也纳，写了一封长而恳切的信给阿玛丽：

我向来知道你所遭遇的困难，因此首先让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相信你丈夫的想法或话语，因为你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会那样做。我一直对你满怀同情，如今因为与你相处过，我更完全站在你这边，我多么希望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然而，你也应该看得出来，即使我们有长达30年的友谊，即使我对约阿希姆敬爱和欣赏，即使艺术将我和他连结在一起，我和他交往总是十分小心，以致我很少和他长久或是密切地相处在一起，也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同住一个镇上或是定下来和他一起工作。现在我也毋庸告诉你，而且甚至比你更早就知道，约阿希姆是以怎样一种令人不悦的怪异方式折磨自己和他人，已经到了令人难以

理解的程度。我认为友谊和爱情就应该像呼吸空气一般单纯和自由,若我处于复杂而做作的情境,面对如此美妙的感情时,不由得就会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友谊和爱情还要靠着这种痛苦的病态刺激来维持和改进。

凭想像而引起不必要的争吵,会让我害怕的。甚至在友谊方面,两人暂时分开都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不过这都可能发生。因此,我审慎地挽回了我和约阿希姆的一小部分交情,不这样的话,两人的友谊老早就吹了……

我只是想明白而坦诚地告诉你,如同我已无数次告诉过约阿希姆一样,我认为而且相信他严重误会了你,并且只希望他能放弃那错误又可怕的幻觉。

这封信使向来沉默的勃拉姆斯开朗起来了,也让约阿希姆多了解一些真相,不过约阿希姆在那年请求离婚的诉讼中又大发雷霆,因为阿玛丽将这封信在法庭上公开,做为她人品善良的证据,也赢得了对她有利的法律平衡点。约阿希姆认为自己被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出卖,从那时起就断绝与勃拉姆斯的任何关系。然而,约阿希姆仍是个宽宏大量的艺术家,无法毅然地割舍勃拉姆斯的音乐,因此,他仍一如往昔经常演奏勃拉姆斯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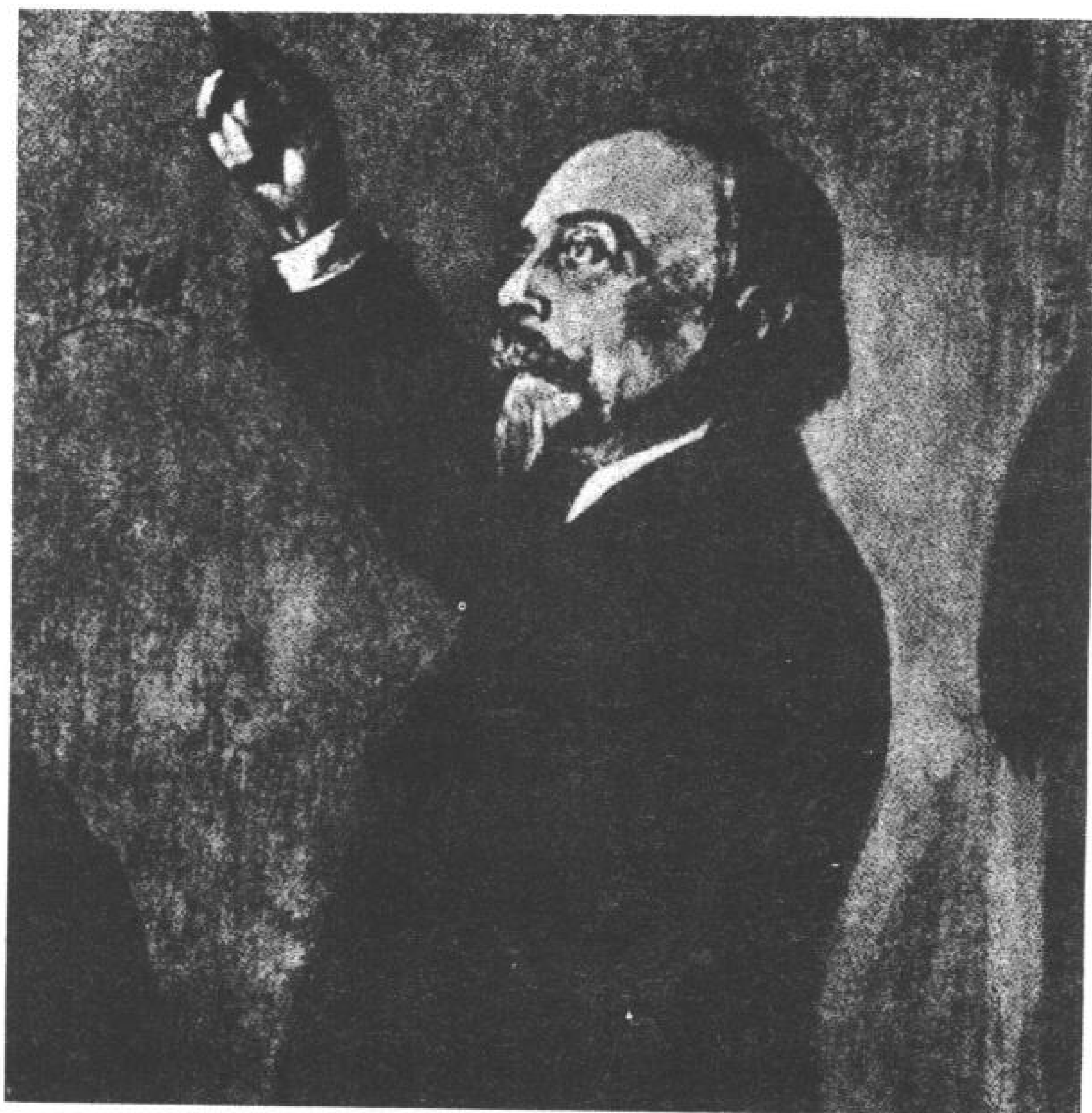
一直到勃拉姆斯抵达布雷斯劳,准备接受哲学博士学位时,整个事件仍余波荡漾。在典礼之后,勃拉姆斯指挥了第二交响曲和两首新序曲。《学院节庆序曲》以严肃的开头愚弄了所有人,但当熟悉的旋律随着整首交响乐的曲式高声展开时,根据一则报道说,学生们都非常愉快

地以自编的歌词跟着唱起来，这完全满足了勃拉姆斯恶作剧的心理。

在莱比锡短暂停留且造访了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后，这位新博士继续进行在北德的巡回音乐会，于2月抵达荷兰，然后又继续南下到布达佩斯，再次遇见了李斯特。这位70岁的匈牙利人热诚地欢迎了勃拉姆斯，但由于两人的音乐风格相差太远，以致这次的重逢显得十分拘谨。

勃拉姆斯的朋友费尔巴赫辞世的消息，令勃拉姆斯有感而发。回到维也纳后，他开始创作一首挽歌合唱曲《悲歌》(Nanie, Op. 82)，这是根据席勒(Schiller)的诗句写成，歌词谈到“即使最美的事物终将消逝，但能在朋友的口中成为一首悲歌”。他也试着学一点意大利文，准备在那年春天与比尔罗特再度造访意大利。

在两人出发之前，勃拉姆斯重修了一段对他的音乐有助益的旧谊，虽然他早年就认识彪罗，当时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就以勃拉姆斯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Op. 1）技冠群雄，但是彪罗在音乐上完全认同瓦格纳的信念，阻碍了他和勃拉姆斯进一步的接触。如今，彪罗的太太被不知满足的瓦格纳拐走后，这个戴绿帽的丈夫才施展唯一能用的报复手段，将他对勃拉姆斯秘密的仰慕之情转变成全心的忠诚，宣称在音乐上只有三B——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除了成为一位有力的宣传家外，他还是一个新近接掌迈宁根公爵交响乐团（Duke of Meiningen's Orchestra）并为之殚精竭虑的指挥家。他将乐团改造成能精



“战斗男爵”汉斯·冯·彪罗

确诠释音乐的代言人。他抓住这一季将在维也纳演出的机会，直接邀请勃拉姆斯在他的新交响乐团驰骋。出乎彪罗意料之外，勃拉姆斯却保留了这样的机会，在4月就出发前往意大利了。

这次旅行比第一次的步调来得悠闲，诺特伯姆陪伴

着比尔罗特和勃拉姆斯，火车载着这些心切的旅客们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西耶纳(Siena)。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说：

只要你在大教堂前站个一小时，……就会令你欣喜若狂，而且同意光是这样的旅行就值回票价了。

接着他们又到奥尔维耶托(Orvieto)和罗马，勃拉姆斯又写信说：

到奥尔维耶托的第二天，你就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大教堂更美了，而最终投入罗马的怀抱，更是难以形容的喜悦。

来到罗马后，诺特伯姆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继续前往勃拉姆斯所称有着"难以形容之美"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Sicily)，勃拉姆斯写信给汉斯利克说：

我就站在500英尺高，脚下波声低语的地方！满月！诱人的橘子花盛开着，红色的仙人掌花也在巨大又美丽如画的岩石上开着，像是我们身旁的青苔一样！种满棕榈和柠檬树的森林，摩尔人建筑风格的城堡，保存完好的希腊剧院！皑皑白雪覆盖着宛如火柱绵延的艾特娜峰(Etna)！再加上一种叫做蒙特·维宁(Monte Venene)的酒！最重要的是，我正处于狂喜状态！

比尔罗特在从西西里回程的海上航程中，带了一位婴孩同行,使得旅行的气氛变得活泼不少,然而到罗马后他就离开了勃拉姆斯，返回维也纳时“正好赶上了春天”。勃拉姆斯在罗马又逗留几天,但仍赶回维也纳过他48岁的生日。他一如往昔收到来自克拉拉的问候:

我希望你能不太夸张却有智慧地庆祝生日，而且希望我能在寒冷的德国温暖你的心灵,让你的心头光明。

那年夏天,勃拉姆斯并没有远离维也纳,就住在位于维也纳森林中普雷斯鲍姆(Pressbaum)的别墅里。他写信给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说:“我的小别墅十分迷人。”他又重拾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Op. 83）的草稿，将此曲发展成一首重要而又高难度的作品，充满知性而且技艺精湛，并融合了原本要作为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谐谑曲音乐。他对这首作品非常满意,在7月完成此曲时，心情极佳地写信给伊丽莎白:“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告诉你，我用一首小小的谐谑曲写了一首非常小巧的钢琴协奏曲。”接着,他又对克拉拉开了相同的玩笑。但她俩都没被他骗着，伊丽莎白回信说:“我实在很高兴听到这首‘以小小的谐谑曲写成的小小协奏曲’。”而较深思熟虑的克拉拉则写道:“我很怀疑你所谓的‘小’……,如果我能演奏此曲的话,就心满意足了!”

比尔罗特在7月收到此曲的双钢琴版本，勃拉姆斯又再度开了个玩笑:“我寄给你的是一些小小的钢琴小

品。”在8月到普雷斯鲍姆拜访勃拉姆斯的魏德曼，描绘了完成此曲之后勃拉姆斯轻松的样貌：

> 当我穿过小花园时，瞥见了打开窗户读着书的伟大音乐家。……那漂亮飞扬的胡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留胡子，差点都认不出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能力成熟的完美象征，也代表着他所具备的知识学养。

当魏德曼表达见到他留胡子后的惊奇之感时，勃拉姆斯说了一段名言：“胡子刮得很干净的男人，会被视为演员或牧师。”魏德曼沉思后道：“他天真地对自己的外貌感到满意，微笑着告诉我他留胡子的照片已经被用做教科书中描绘高加索人留胡子的插图典范了［贝耶尼茨(Baenitz)绘，地理课本第一课］。”

长久以来，他为了摆脱稚气的脸庞给予人经验不足的印象而留的胡子，终于也长得够长了。汉斯利克前年就曾品评道：“舒曼太太的小孩中，有个最小的女儿，勃拉姆斯留着一把希望能看起来像她爸爸的胡子。”留胡子可能让勃拉姆斯享有额外的好处，不过贝多芬可没有留胡子。

那年秋天，勃拉姆斯回到维也纳后，和伊格纳兹·布吕尔(Ignaz Brüll)演奏这首“冗长得够恐怖”的乐曲，而且喜欢称这首协奏曲为“牺牲了比尔罗特和汉斯利克”。这项严格的考验却是很愉快的，两人都乐在其中。比尔罗特发现曲风受到西西里的影响，称浪漫的慢板乐章为“在

道尔密纳的满月之夜”(a full moon night in Taormina)。那时正巧旅经维也纳的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也聆赏了此曲,还听了勃拉姆斯早先在普雷斯鲍姆完成的《悲歌》,大家一如往昔感到欢喜。

受到他尊敬的两位乐评家的赞美，勃拉姆斯决定接受彪罗的邀请，在迈宁根公国试奏这首协奏曲。10月抵达当地时,他发现配合情况十分理想,很快就和宫廷及乐团里的人处得很融洽，因为乔治二世公爵（Duke George Ⅱ)和原是女伶的公爵夫人,一点都不像德特莫尔德曾带给他不愉快经历的守旧贵族。他们以怜惜和仁慈之心接待了他,最后他也视他们为最亲密的朋友,双方的友谊逐年增长。勃拉姆斯接受了迈宁根公国的最高荣誉，同时成为迈宁根家族在柯尼希湖畔（Königsee）狩猎木屋和意大利科摩湖畔(Lake Como)别墅的常客。在迈宁根城,他可以享受艺术宝藏，创作音乐和欣赏高品质的戏剧表演。这位愈来愈邋遢的作曲家，也会为了出去晚餐而盛装赴会,他最喜欢吃的菜常用金盘盛上桌,并且特别喜爱一只古斯枢机主教（Cardinal de Guise）赠送给苏格兰玛丽王后(Mary Queen of Scots)的“银制餐桌铃”。

新协奏曲在迈宁根彩排，但勃拉姆斯将首演保留在布达佩斯举行,自己在11月9日担任重要的钢琴演奏部分,赢得了尊崇的掌声,然后在11月27日又回到了迈宁根演出，结果十分成功。勃拉姆斯立刻接受彪罗的建议加入迈宁根管弦乐团，开始坐火车前往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让这首曲子得到最多的演奏机会。火车这种新兴、便

利的交通工具，使巡回乐团成为当时的新宠。勃拉姆斯的一些朋友戏称勃拉姆斯加入旅行艺人的行列。但这趟旅行对勃拉姆斯而言是再好不过了。有作曲家随团演出的号召,以及有“战斗男爵”之称的彪罗为他做宣传,这首曲子在两个月前就传遍了斯图加特（Stuttgart）、苏黎世、布雷斯劳、莱比锡、汉堡、不来梅、明斯特(Munster)、乌德勒支、法兰克福、基尔、维也纳和柏林。

新年那天，赫尔佐根伯格在莱比锡听到这首曲子。当地一家极富善意的报纸，报导了观众漠视勃拉姆斯及其新作的反应，批评家们则大都对这首大作议论纷纷。此曲是除了布梭尼(Busoni)的大型作品外最盛大的钢琴协奏曲。有些人认为此曲是宏大的室内乐，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有钢琴伴奏的交响曲，同时注意到其中一股知性的傲气。再有一些人则认为此曲是最伟大的协奏曲之一,认同曲中将温暖的浪漫主义主题,融入技巧精湛的结构中。这首曲子在 1882 年出版时,题献给勃拉姆斯“亲爱的朋友兼老师——爱德华·马克森”,这位老者当初对这位具有天才的贫民窟男孩的信任，如今得到百分之百的证明。

1882 年春天，短暂的意大利之旅后，勃拉姆斯就回到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伊舍尔。他最近才看过一场在维也纳演出的格鲁克的作品《伊菲姬尼在陶里德》(Iphigenie auf Taurus),油然升起严肃的古典心情,于是从剧中选出《命运三女神之歌》(Song of the Fates, Op. 89),作为下一首合唱作品的歌词。作品中对盲目而无情的希腊诸神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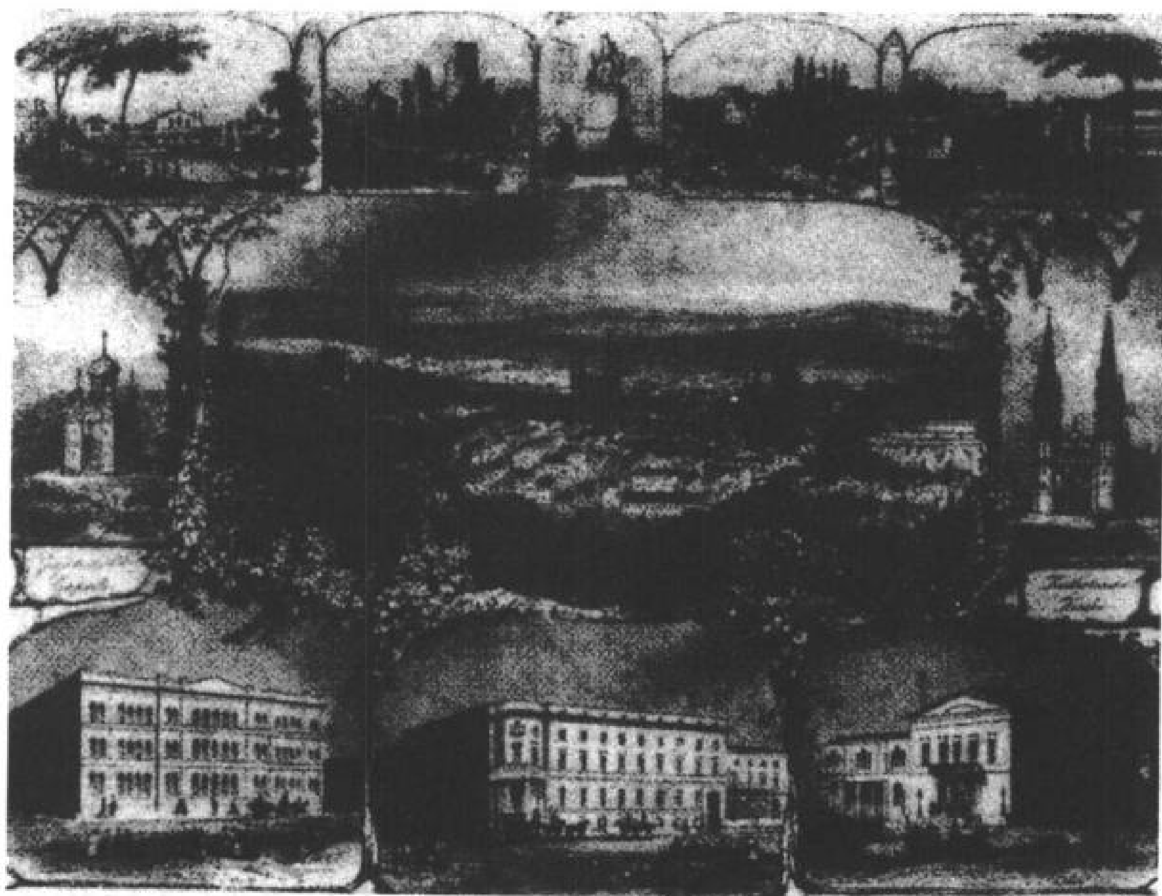
迈宁根，贵族的避难所

挥舞着怒拳，勃拉姆斯又配上黑暗且绝不妥协的音乐，并将这首音乐献给新朋友迈宁根公爵。

被合唱曲中带有净化作用的音符洗涤后，勃拉姆斯显得轻松多了，转入曲韵绵密的室内乐世界。他创作了欢愉的F大调弦乐五重奏（Op. 88），又完成两年前就开始写作的C大调钢琴三重奏（Op. 87）。他将五重奏寄给伊丽莎白，并以惯有的谦虚口吻说："我寄给你一首小小的歌谣。"

克拉拉也接到这首三重奏，在她称赞"这是一首杰作"之后，勃拉姆斯就将此曲寄给西姆罗克了。他特别对这首曲子感到得意，还附了一张说明：

你从来没有收到过我所写的这么美的三重奏，也许



威斯巴登，勃拉姆斯在此完成第三交响曲

你十年以来都没有出版过这么好的作品。

虽然这是事实，可是听到勃拉姆斯自己这么说，还是很意外的。

勃拉姆斯综合《命运三女神之歌》中冷峻的挑战和室内乐中神圣的喜乐两种对比的情绪，起草了第三交响曲。但是他对这部作品只字不提。

那年10月，因温柔的诺特伯姆过世而变得十分黯淡。直到最后，勃拉姆斯才战胜心中对疾病的恐惧而奔

往格拉茨(Graz)探访。诺特伯姆就在那儿过世,勃拉姆斯安排了葬礼，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一切费用。然而与一位年轻女孩的新识,又使他心情明亮起来。1883年1月,勃拉姆斯造访北德的克雷费尔德镇(Krefeld),听到26岁的女低音赫尔米娜·史皮斯(Hermine Spiess)演唱《命运三女神之歌》,自此深深为她所吸引。虽然后来她一直与勃拉姆斯维持柏拉图式的爱恋关系，但她对他的感情无疑有所感应。

那年5月,在科隆举行的第六届北莱茵河音乐节中,勃拉姆斯指挥了第二交响曲,并演奏新钢琴协奏曲后,就回到威斯巴登(Wiesbaden)附近度过夏日时光,以便接近赫尔米娜。他从被描述为"不可思议的地方"所租赁的公寓的工作室往外看，可以饱览所深爱的莱茵河和这个古镇的全景。赫尔米娜成了他的良伴，坐拥这似青春年华的山水风光,这位50岁的作曲家回味着他半个世纪的生涯,完成了F大调第三交响曲(Op. 90),作为个人音乐信念的表征。

13

争执与和解

1883年12月，勃拉姆斯的新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后，雨果·沃尔夫(Hugo Wolf)歇斯底里地在《沙龙书笺》(Solonblatt)杂志上发表乐评。“极度的疲乏与单调，虚假而荒谬。李斯特作品中任何一记铙钹声，都比勃拉姆斯全部三首交响曲加上小夜曲，表达了更多的智慧和感情。”乐派之争已达到空前的高潮，新德国乐派的支持者在那年2月瓦格纳去世后，拥护并认同他们的布鲁克纳(Bruckner)为新领袖，在汉斯·李希特指挥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时，发出的嘘声造成了一场可怕的骚动。

勃拉姆斯一点儿也不因此而畏缩，大声嘲笑他们，他知道几乎没有人会去注意沃尔夫因心胸狭窄而爆发的恶意中伤。沃尔夫对自己的才疏学浅隐隐感到遗憾，暗示着终将沦于画地自限。勃拉姆斯对布鲁克纳朴实无华的信念感到不屑，毫无来由地揶揄他，认为那是“如教士般的拘谨”。勃拉姆斯还认为布鲁克纳所作的庞大交响曲，


汉斯·李希特，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首演的指挥

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不过是“蟒蛇一条”，并且认为这种“冒牌货”很快就会为人所遗忘。

汉斯利克自然了解勃拉姆斯的想法。他认为第三交响曲是勃拉姆斯“三首交响曲中艺术成就最完美的一首”，融合第一交响曲“巨大宏伟的气势”和第二交响曲“清新的美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对此曲颇具好感，宣称是勃拉姆斯所作的最好的作品。当他知道这种说法在其他城镇引起回响时，所感到的困扰要比面对沃尔夫或其他派系要大得多。克拉拉在 1883 年 2 月弹过一次后，就写信给勃拉姆斯：

整首乐曲真是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啊！所有的乐章一气呵成，节奏统一，如宝石般闪亮。从开始到结束，一直环绕着森林的神秘魅力。

这至少是一则完全发自个人的赞赏心声。

然而，勃拉姆斯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毁誉了，因为他不

安的情绪已出乎意料地得以平衡。他个人的座右铭“自由而快乐”(FAF)是整首交响曲的辩证主导动机,在乐曲中他反省的怀疑和忧郁的情怀,在结尾的乐声中进入落日余晖般气定神闲的境界。魏德曼在普雷斯鲍姆的花园中所看到的勃拉姆斯,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地看待历经沧桑的50年生命。他仍然自由自在,也还算快乐。

这首新交响曲不论在何处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1883年初,约阿希姆在科布伦兹(Koblenz)遇见勃拉姆斯,虽然对他态度冷淡,但立刻表示会大力支持这首新完成的作品,也于1884年1月在柏林指挥这首交响曲达三次之多。同一个月,彪罗也在迈宁根指挥演出两次,勃拉姆斯则于1月18日在科隆的威斯巴登拿起指挥棒亲自指挥,而在2月的一场莱比锡音乐会上,赫尔米娜·史皮斯演唱了他的歌曲。

过去这一年来,勃拉姆斯待在北德的时间比往常更长些,他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这似乎预示这位流浪者可能返乡。谣传他在德国少数党试图在奥地利政坛取得优势并拉拢俾斯麦时,就和奥地利政府交恶,他还宣称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不可能再住在维也纳了。科隆从这件事得到暗示,就以诱人的薪资邀请勃拉姆斯担任市立交响乐团的总监。

对勃拉姆斯这么一个爱国的人来说,德国显然就是归乡之所,这个国家已经借着当时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大肆掠夺殖民地,而扩展成世界强国。虽然勃拉姆斯以家乡为荣,对奥地利有着短暂的反感,基本上仍对以往的怨

恨无法释怀。德国的一角曾经拒绝过他，而当他拒绝科隆的邀请时，在信中提到这样的心境：

现在我一想起出生地汉堡，就想起打从我在那里成名开始，就完全受到漠视。

好像为了要强调拒绝返乡的论点，他立刻南下和迈宁根公爵在科摩湖度了几天假，乡愁又将他带回到莫祖席拉格。那里曾是他与父亲进行穿越斯蒂瑞亚徒步旅行时的歇脚处，是一个靠近维也纳的村落。勃拉姆斯与当地的企业家里夏德·费林格博士 (Dr Richard Fellinger)和他的雕塑家太太玛丽(Marie)来往，在维也纳时勃拉姆斯就曾是他们的常客。克拉拉、比尔罗特和汉斯利克在夏天时都去探访勃拉姆斯，也得知他又在着手另一首交响曲了。

勃拉姆斯一直待到10月。他写信给克拉拉：

这里实在太美妙了，我真希望你能和我共度这些奇妙的月夜。

迪特里希想诱使勃拉姆斯参加12月在奥尔登堡举行的勃拉姆斯音乐节，然而勃拉姆斯以一贯的谦虚态度，早就写明信片回复他：

全场勃拉姆斯之夜似乎不对我的胃口，但我喜欢在

节目中安排《情歌圆舞曲》那样的曲子，也许在压轴时，再奏一曲还不错的作品。

接受了勃拉姆斯的这些建议，《情歌圆舞曲》就出现在节目中，还有赫尔米娜·史皮斯和其他声乐家的歌唱，而更重要的是第三交响曲与迪特里希所称“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从报纸上看到舒伯特前四首交响曲（勃拉姆斯所编辑）的报导后，勃拉姆斯在1885年夏天回到莫祖席拉格完成最后一首交响曲E小调第四交响曲（Op. 98）。这首交响曲是四首中风格最严谨的，也为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做了总结，曲中宏伟的严肃气氛，构筑充满探索精神的生命境界，其中最大胆且具有原创力的特色表现在最后一个乐章，灵感同样得自根深蒂固的德国北方传统。此乐章是一首夏空（chaconne）舞曲，取材自巴赫康塔塔（Cantata No. 150）中的乐段。早在1877年时，勃拉姆斯就从贝尔察赫写信给克拉拉：

在我看来，夏空舞曲是最美妙也是最难理解的音乐了，……如果我也能创作出这样的音乐来，相信那种高度的兴奋和感情的张力，会令我发狂的。

同时他在写给彪罗的信中也提到巴赫的康塔塔：

你觉得拿这个音乐主题当作一首交响曲中乐章的基

础如何?当然,在某些部分必须改成半音阶。

他真的将原曲做了些微的变化，将对巴赫的崇敬深深植入坚定有力的帕萨卡利亚*(passacaglia)中。他比以前更加谨慎,质疑的精神也感染了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他们一向仰慕勃拉姆斯。伊丽莎白在研读完乐谱后写信给他:

说来奇怪，你的作品令我感动，我愈做分析就愈了解,……我觉得这首乐曲太偏重细部架构,……好像只局限在知性的层面上,而那些一开始即“在黑暗中摸索”的平凡人,只能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

汉斯利克也对这首作品沉思良久。当他听到双钢琴版本时说,“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像遭到两位非常聪明的人的击打。”

很明显，连勃拉姆斯最亲近的支持者都不是很能理解这首交响曲时，就需要比以前更加思量斟酌了。当他在莫祖席拉格写信给彪罗时，勃拉姆斯对这首乐曲显得有所保留:

我常常想到，……和你一起悠闲地排练这首曲子的

---

* 夏空和帕萨卡利亚均为一种三拍子的变奏舞曲，两者的曲式几乎无法区别,都有固定低音。——编辑注

愉快景象。这想像的情景仍在我的脑海中，但我怀疑是否会有其他听众欣赏！我非常害怕像樱桃受到天气的影响而无法到达成熟的阶段，而你也永远无法品尝！

彪罗答应那年秋天在迈宁根试演这首交响曲。21岁刚被任命为彪罗的助理指挥的里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也在场，非常欣赏这首作品，说他在慢板乐章中看见“送葬行列在静寂中，穿越月光照耀的高山前行着”。勃拉姆斯当然不会理会属于新瓦格纳乐派的施特劳斯所提出的见解。

10月17日，勃拉姆斯在迈宁根指挥首演这部作品，观众不但没有认为此曲学术气息太重，反而疯狂鼓掌，还要求再次演出欢乐的谐谑曲乐章。有这样的赞许支持，勃拉姆斯立刻以“客座指挥”的身份，和迈宁根管弦乐团一起搭乘火车到德国和荷兰的几个城镇巡回演出。所到之处这首新交响曲都是节目的重点，勃拉姆斯对这首乐曲得以成功演出感到高兴。当巡回演出结束，彪罗将要抵达法兰克福指挥此曲的前几天，勃拉姆斯等不及就先在法兰克福介绍这首作品。他这样粗心的占尽风采，触怒了彪罗，彪罗认为勃拉姆斯对他的指挥不再有信心，于是，立刻请辞迈宁根乐团指挥一职。勃拉姆斯的大而化之，再一次让他失去了好友和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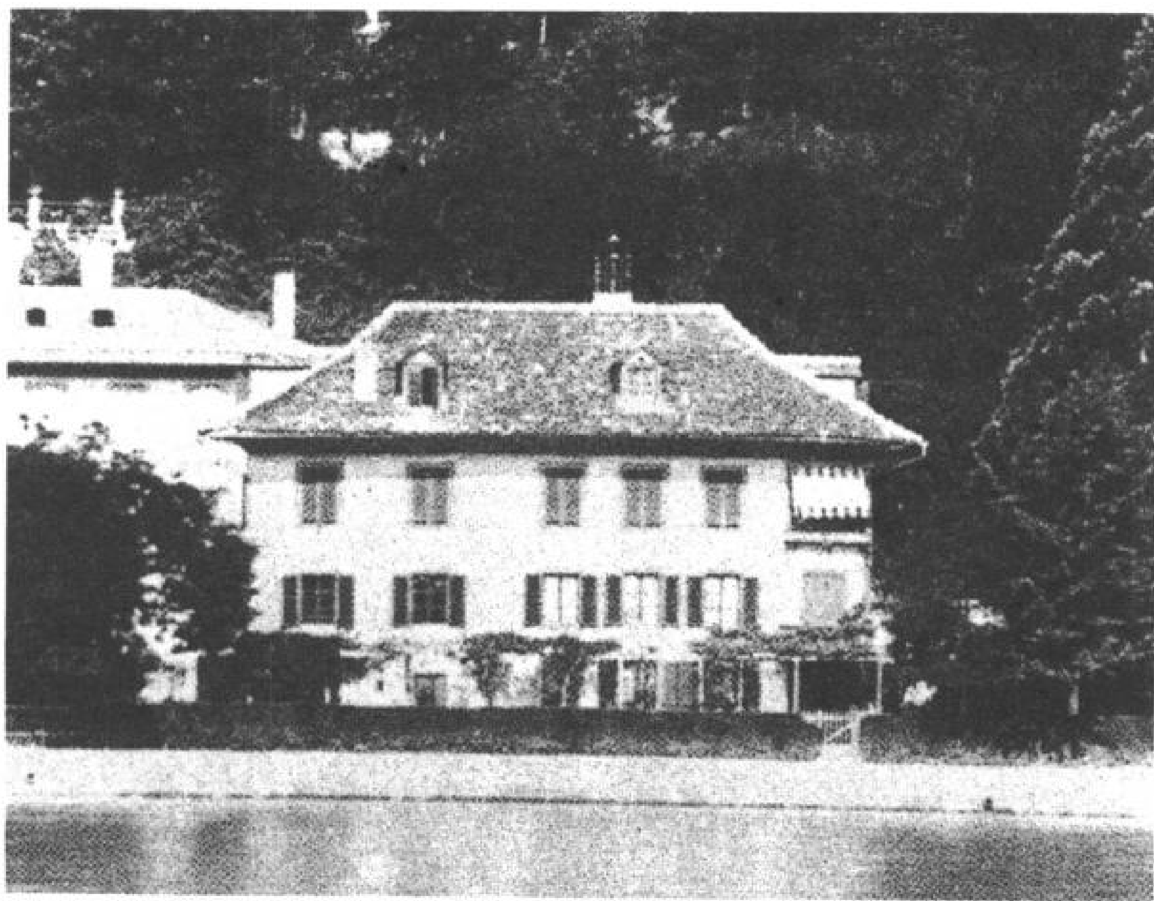
约阿希姆虽然仍对勃拉姆斯的行为怀恨在心，却让新交响曲在柏林和莱比锡获得热烈的支持。1886年6月17日，李希特在维也纳指挥这首作品，观众的反应却很

冷淡，沃尔夫以一贯的嘲弄语气批评道："这是勃拉姆斯作品中，毫无思想可言的作曲艺术最佳的代表作。"甚至汉斯利克都不太欣赏这首作品，他在乐评中写道："这首曲子像一口深黑的井，我们凝视得愈久，映照出的星光才会愈明亮。"

勃拉姆斯不为这些冷淡的评论所困，到靠近波恩的瑞士小城图恩（Thun）度过夏日时光，这是先前魏德曼向他推荐过的地方。魏德曼探访的第一手记录告诉我们：勃拉姆斯"租了一幢有绿色百叶窗的棕色房屋"，这样可避免干扰。他可以看到群山，又特别对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曾在1802年住过的一个湖中岛屿感兴趣。克莱斯特是真实生活中的韦特（浪漫英雄），这位浪漫英雄枪杀了自己和情妇，因为他不向真实世界屈服；克莱斯特写了许多论及潜意识动机的好剧本，勃拉姆斯十分欣赏这些作品。

魏德曼四处漫步时，再次捕捉到这位勤奋作曲家的形貌：

他会在黎明就起身，用维也纳制造的机器为自己泡上一杯咖啡，因为一位住在马赛（Marseilles）的忠实仰慕者寄给他品质极佳的摩卡咖啡。早上的时光都致力于工作，住在有大花园和许多空旷房间的图恩宅第里能让他沉思，而且有不受干扰的散步空间，这些似乎总让他心情愉快。



勃拉姆斯停留图恩时的“有绿色百叶窗的棕色房屋”

他的重心再次转向室内乐，那年夏天他写了F大调大提琴奏鸣曲(Op. 99)、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Op. 100)，以及C小调钢琴三重奏(Op. 101)。所有这些作品都带有勃拉姆斯新近的洗练风格，以及在第四交响曲中曾描绘的旖旋风光。在读过谱后，赫尔佐根伯格回信道：“世上再也没有比从你的音乐中，更能得到快乐的事了。”

虽然在图恩时，勃拉姆斯总是穿着洁净的衣服，但他仍纵容自己散漫的习惯，常常可以看见他穿着一件无领、直条纹的绒布衬衫，天气不好时，就罩上一件上头有一只大别针的棕灰色披肩。据魏德曼的记载：“人们惊讶地凝

视着他”，还说勃拉姆斯让他们想起沙米索（Chamisso）的作品《彼得·施勒密尔》（Peter Schlemihl）中，专门收买影子和灵魂的那位邪恶又奇特的人物。这样的比喻让喜欢霍夫曼式恐怖故事的勃拉姆斯感到很开心。

魏德曼成为勃拉姆斯那年最主要的同伴。火车从图恩直达波恩，勃拉姆斯每个星期都去拜访魏德曼一家人，在那里试奏他的新作，浏览那些寄给魏德曼，请他在所编辑的杂志中写的新书评论，而且大量、广泛地阅读哲学辞典、格利尔帕泽的剧本、克勒（Keller）的小说和诗，甚至是史坦利（Stanley）的作品《非洲》（Africa），所有这些书他都装在一只棕色的“像地理学家用的”皮袋里带走。他也读哲学家尼采（Nietzsche）的书，尼采一度是瓦格纳的狂热支持者，后来与瓦格纳彻底决裂。勃拉姆斯总是对德国神秘主义下的疯狂本质持保留态度，怀疑尼采酒神般的狂喜，他对在德意志帝国熏陶下所进行的毫无节制的作乐有所警戒。尼采和勃拉姆斯后来曾短兵相接。

德意志帝国那年的命运占据了勃拉姆斯的心。1886年夏天，行径怪诞、长久以来被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资助瓦格纳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令人怀疑地竟溺死于史塔恩堡湖（Starnbergersee）。勃拉姆斯清楚这个政治危机是为德国的统一穿针引线，正如魏德曼所记载的：

勃拉姆斯留意报纸新闻，观察一切重要的政治事件，更关心那些尚未解决、不知对德国和德国人民是福还是

祸的事，你简直无法衡量他心中狂热的爱国情怀有多深。

那年稍晚，勃拉姆斯所秉持的爱国情操为他赢得另一项荣誉——普鲁士骑士团“杰出成就勋章”。

除了这些政治阴影外，那年夏天实在过得非常愉快。勃拉姆斯常常走访附近的香兹里夏季剧场（Schänzli Summer Theatre），聆听施特劳斯最新的轻歌剧，偶尔也到群山中漫步以恢复活力。朋友们一如往昔地来拜访他，克劳斯·格罗特（Klaus Groth）也是其中之一，勃拉姆斯对此人特别有好感，1856年首次与他邂逅。这位粗鄙的德国乡巴佬，以德文形容就如一座源泉（Quickborn），赋予勃拉姆斯写作歌曲的灵感。赫尔米娜·史皮斯也来了，这两个男人都仰慕她。勃拉姆斯在写给魏德曼的一张明信片上说：“由于我的协助，她才唱歌来折磨你，你可以把门锁上或是邀请V教授（Professor V.）和圣教授（Professor St.）来分担你的痛苦。”

即使有这些吓人的警语，大家一致公认那年夏天他所写的歌曲是最好的。有人试着把易怒的勃拉姆斯画在画布上，西姆罗克就请了一位画家来为他画肖像，而那位画家知道勃拉姆斯反对这个构想，就趁他不注意时偷画，然而，勃拉姆斯看穿了这个诈术，静静地步出了画家的视线之外。

当夏日将尽，勃拉姆斯结识了恩斯特·维尔登布鲁赫（Ernst Wildenbruch），当初在迈宁根剧场欣赏他所写

的，关于德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剧时，勃拉姆斯就对他赞誉有加。他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点，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传统的热爱，两人相伴欢度了好几个小时。

虽然表面上勃拉姆斯参与许多活动以纾解悲伤的情绪，但与朋友不合以及几乎是一种偏执心理，使这段日子显得十分黯淡。博特·李斯特(Both Liszt，不是有名的那位 Franz Liszt)和弗里茨·勃拉姆斯也在最近亡故了。虽然勃拉姆斯和他们一向处得不好，他们的死却使他感到十分沮丧。和克拉拉与伊丽莎白的通信也因一些闲话，引起双方的误会、争吵，进而交恶且产生裂痕。虽然他们之间的龃龉很快就消除了，这仍然显示出勃拉姆斯和老朋友、旧识相处上常犯的毛病。他的粗鲁行径愈来愈严重，粗心大意的情况也比坏脾气更糟糕，已经导致了他和约阿希姆、彪罗、莱维的疏离。当他变得更暴躁时，又伤害了他更多的好友。

当他感觉到自己的弱点和孤立，并知道那些记者、索取签名照片的乐迷和传记作者们，不像卡尔贝克(Kalbeck)那样，对他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所说的话有所宽容时，他决定要让他们全部受骗。那年秋天他回到维也纳后，焚毁了许多手稿、信件和私人文件。他退还大部分克拉拉的来信，也逼她退还他的信，同时要求一些老朋友们如吉泽曼一家人，退还一些送给他们的早期手稿，以便完全销毁。1887 年初，当他在吕德斯海姆(Rudesheim)收到克拉拉寄还的信时，就原封不动地立刻丢到莱茵河里。勃拉姆斯选择这条流传着他所钟爱的传说的河流，

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在这条河畔，他爱上了克拉拉，而舒曼也曾想在此投河自尽，他就让这条河永远埋葬他的年轻岁月。

勃拉姆斯总会认识一些新朋友，以取代那些对他了解太多的老朋友。魏德曼和他日渐亲密，而维也纳爱乐协会古董手稿馆的年轻图书管理员尤塞比斯·曼迪柴夫斯基(Eusebius Mandyczewski)，取代了年初去世的波尔，乐意为勃拉姆斯誊写珍贵的手稿，并将这些作品以挂号包裹投寄给出版商和朋友们。1886年，他为勃拉姆斯争取到维也纳音乐家协会（Viennese Society for Musical Artists）总裁的荣誉职位，使得他能在那里消磨许多时光，或者参加社交聚会，或者和其他会员一起在维也纳乡间散步。

当勃拉姆斯表明和解的姿态时，老朋友有时也会再回到他的身边。他借着留置一张卡片在彪罗下榻的旅馆里，挽回了两人的友谊，卡片上的潦草字迹，引用歌剧《魔笛》(The Magic Flute)中塔蜜诺(Tamino)的哀号："难道我将再也见不到你了吗?"彪罗立刻了解这份无声的歉意，那天下午人们就看到勃拉姆斯挽着他的手，在维也纳的游乐区散步了。

勃拉姆斯也对约阿希姆使出同样的方法，这次引用自己所作的一首根据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而写成的歌曲中的词"快点归来"，但似乎太含蓄了一些，约阿希姆并不那么容易就为之所动。他又试着和约阿希姆的四重奏乐团里的大提琴手罗伯特·豪斯曼（Robert Hausmann）

走得近些，两人曾在 1886 年 11 月 24 日一起首演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但是这么做好像也没能奏效。1887 年春天，勃拉姆斯和西姆罗克、基希纳同往意大利北部做短期旅行后（他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说："每天都充满最美丽的经验。"），勃拉姆斯带着借豪斯曼与约阿希姆和解的企图心回到图恩，他写信给克拉拉：

我有一个想要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谱写一首协奏曲的有趣念头，如果成功的话，会带给我们一些乐趣。你可以想像演奏此曲时的戏谑趣味，但也别想得太多啰！

勃拉姆斯典型的虚张声势的作风，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动机。既然他已经考虑写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加入大提琴部分就会减弱了他的歉意。这当然是勃拉姆斯表达好意的方式，但他也不肯让步承认，和约阿希姆之间长久的隔离全都是他一个人的错。

汉斯利克、卡尔贝克和其他的朋友都去探访他，他也一如往昔时常前往探望在波恩的魏德曼。但是那一季天气湿冷，使得他爬山的嗜好严重受阻。听到魏德曼要冒着恶劣的天气来探访他在迈宁根（Meiligen）的山居小屋时，勃拉姆斯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

我想你会带一位摄影师一起来，……来拍一群冻僵的人，……然后我们再一起寻找刚刚形成的冰柱，寻访这个地区的古迹！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情意，你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其实情况也不全然那么糟，勃拉姆斯和魏德曼一起上山步行了好几回，在最后一次上山时，他们还爬上了格林德华德（Grindelwald）冰河。魏德曼的猎狗阿果斯(Argos)在那里走丢了，勃拉姆斯为此很伤心，他说："你再也看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家伙！"可是几天后，当那只狗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一跛一跛地回到波恩时，勃拉姆斯非常惊讶又喜出望外地说："哇！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不只是出现在运动员的故事里呢！"他惊叹不已，回到维也纳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那只狗，他写着："阿果斯还好吗？你是否能给他一块好肉，而不是一片狗饼干，以代表我对它温柔的问候呢！"

那年秋天，勃拉姆斯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巴登—巴登和克拉拉一起度过的。约阿希姆和豪斯曼也在那里，他们一起试奏勃拉姆斯最新的作品，包括为混声四重唱和钢琴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吉普赛之歌》（Gypsy Songs, Op. 103）。克拉拉特别喜欢这些歌曲的歌词，它是勃拉姆斯的朋友雨果·康拉特(Hugo Conrat)译自匈牙利文的诗歌。克拉拉曾说："我真是喜欢这些歌曲，多么富有原创性啊！充满了新鲜活力、魅力和热情。"还有另外一首新的协奏曲，克拉拉清楚此曲背后所隐藏的讯息，在日记中写道："这首协奏曲可以是一首做为和解的作品——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之间在保持多年的缄默后，终于再度开

始对话了。”

约阿希姆向他的老朋友提出一些弓法上的建议，就像他曾对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所做的一样，而勃拉姆斯仍令人吃惊地固执己见，完全不管约阿希姆所提的一切建议。

当这首曲子于 10 月 18 日在科隆首演时，观众的反应很冷淡。有一些听众很失望，认为乐器之间细致的平衡感无法发挥勃拉姆斯的风格。其他人又像以前一样，指控这首协奏曲有交响曲的格局。他们说得并不离谱，因为这首曲子确实回溯到勃拉姆斯所钟爱的 18 世纪“交响协奏曲”(sinfonia concertante)的风格。

不管反应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勃拉姆斯绝不气馁。这首曲子旋即在迈宁根、法兰克福和巴塞尔 (Basel) 演出，象征着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的和解。虽然两人都不能恢复到年轻时那种对彼此全心的信任，但此后也没再争吵过。在看到这么多老朋友因疾病、死亡或仅仅是意见不合而离他远去后，勃拉姆斯此刻正需要拥有所有的朋友。

14

返回故乡

为小提琴、大提琴和乐团所写的A小调协奏曲（Op. 102），是勃拉姆斯最后一首纯粹的管弦乐作品。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较轻松的步调，他那时已逐渐转入更有亲密感的室内乐、钢琴小品和歌曲的创作领域。

勃拉姆斯如今已经安顿下来。一位作家的遗孀楚克莎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小男孩搬进卡尔斯街4号，帮助这位不会理家的单身汉管理家务，才使他度过先前的危机。声名日隆的勃拉姆斯，对生活的改善仅仅是增加书房里的窗帘，以及多加一间房间储放大量善本书和手稿。他仍对家居环境不加修饰：一间有床和盥洗台的简单卧室；一间书房，内有一座贝多芬半身雕塑，一张以胜利的桂冠环绕着俾斯麦的照片，一架钢琴和一张特别安排给连坐在地板上也不以为意的访客坐的摇椅，这些就是两间斯巴达式房间的简单陈设。

维也纳几乎可以根据勃拉姆斯规律的活动行程知道



勃拉姆斯在他位于卡尔斯街 4 号的书房中

时间。看戏，听音乐会，在游乐区漫步时，所有的游人都会高兴地问候这位“博士”。他还常在“红豪猪”酒店的后室中，愉快地和好朋友一起吃饭，食物常都事先细心地准备好，还有一桶只给他啜饮的匈牙利红酒。他的朋友仍然包括常在许多晚上陪伴他的比尔罗特，以及忠实的费林格一家人，他们总会提供勃拉姆斯一顿精美的星期日午餐。勃拉姆斯同时也是一群由讽刺家和记者们所组成的自称为“嘲弄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coffers)的一员，众人常在闲暇时豪饮、讲粗俗笑话和讥讽谩骂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包括他们自己。根据那年前往拜访勃拉姆斯的弗洛恩斯·迈的说法，他变得非常“结实”：“看

起来已像个老人，头发几乎全白了”，但是带着一种让人了解到他的生活目标明确，并十分满意如阳光般快乐生活的表情”。即使如此，他还是比贝多芬更能适应逸乐，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赞颂中产阶级平静、舒适生活的艺术风格。



勃拉姆斯步行至“红豪猪”酒店

他仍然喜欢走访其他的音乐中心，偶尔也会拿起指挥棒或是坐在钢琴旁表演自己的作品。在一次走访匈牙利和迈宁根后，勃拉姆斯在 1888 年的新年，到莱比锡布商大厦听约阿希姆和豪斯曼演出双提琴协奏曲(Double Concerto)。在热烈支持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阿道夫·布洛德斯基(Adolpf Brodsky)的家中，勃拉姆斯认识了格里格(Grieg)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柴可夫斯基起初对勃拉姆斯很友善，在日记中描述他是“一位矮小而结实，面容好看的男人”，让他想起一位“和善而年长的俄国牧师”。然而，勃拉姆斯却不喜欢神经质的柴可夫斯基。在一场布商大厦的音乐会中，他听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管弦乐组曲，虽然作品相当雅致，但他清楚地感觉到柴氏音乐中“自我沉溺”的倾向。不久，柴可夫斯

基对勃拉姆斯的看法也改变了，后来他描写勃拉姆斯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庸之才”。他和勃拉姆斯在后来几天的相处中，发现两人“实在处不来，因为实在不喜欢彼此”。勃拉姆斯和格里格则处得相当好，喜欢取材民谣的勃拉姆斯，对格里格使用挪威本土音乐特别感兴趣。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英国作曲家艾索尔·史密斯(Ethel Smyth)是另一位到阿道夫·布洛德斯基家中的客人，是海因利希·冯·赫尔佐根伯格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伊丽莎白在写给勃拉姆斯的信中常提到他。那时伊丽莎白还没有成为一位女权运动者，后来她还因打破伦敦殖民地办事处的窗玻璃而入狱。然而，勃拉姆斯那时就认为她十分大胆，这并非由于她有突然跳过椅子的习惯而造成的印象。对伊丽莎白来说，她也不欣赏勃拉姆斯对女人的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可是她对男人的观点比勃拉姆斯对女人的观点要更偏激。

尼采那时又重新对勃拉姆斯曲意逢迎，当他在自己



爱德华·格里格



德皇威廉二世，他是勃拉姆斯爱国主义的新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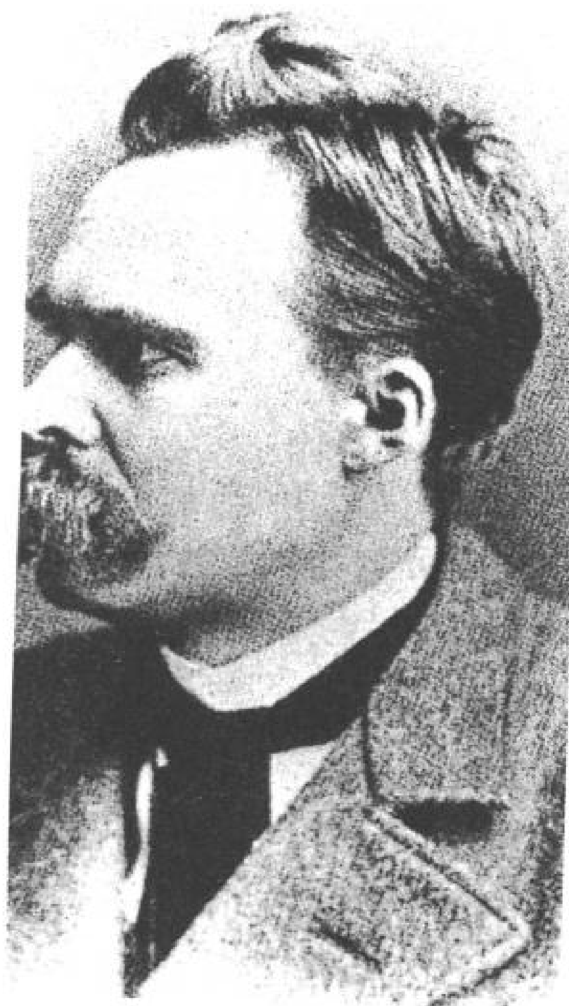
的偶像瓦格纳面前为勃拉姆斯辩护时，却遭致被扫地出门的下场，于是在1878年就和瓦格纳闹翻了。瓦格纳过世五年后，尼采寄给勃拉姆斯一首自己所写的合唱作品《生之颂歌》(A Hymn to Life)作为献礼。勃拉姆斯私下觉得这首乐曲贫乏无味，告诉伊丽莎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读这种东西。"同时以一张卡片礼貌地婉谢了这份礼物。

勃拉姆斯在3月9日听到令人震撼的消息——德皇威廉一世驾崩了，他立刻写信告诉伊丽莎白：

> 我深受德国这惊人的事件所影响，所有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悲剧。

我们不应对勃拉姆斯的反应感到震惊，他明知羽翼初成的德意志帝国，是靠

着俾斯麦和老国王的魄力才能建立起来的，而自由派的新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 Ⅲ）又因癌症病危，他的早逝将会危及整个政治实体。事实上腓特烈三世三个月后就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威廉二世（Wilhelm Ⅱ）立刻稳住大局，这似乎让勃拉姆斯感到满意，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个情绪不稳的军事独裁者终于导致1918年德国的覆灭。



弗里德里希·尼采

勃拉姆斯从这次政治震撼中恢复平静以后，在5月又启程到意大利旅行，这次他的游伴是魏德曼。他告诉克拉拉，魏德曼是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游伴。他们俩配合得很好，因为都喜欢悠闲的步调，也都偏好住在小而隐秘的旅馆，而不是住在那些使勃拉姆斯遭遇太多无谓干扰的大型观光饭店。

魏德曼详细的旅游记录告诉我们，勃拉姆斯55岁生日时，他们俩在维洛那（Verona）碰头，然后前往波隆那（Bologna），参观一场罕见的音乐手稿展览。虽然他对重建过去传统的热爱，并未显现于当地音乐节节目中。一

场意大利皇后御前包括一把“柔音提琴”(viol d'amore,16至18世纪的弦乐器,为现今小提琴的前身)的古乐演奏会,以及歌剧《费岱里奥》(Fidelio)和《魔笛》的乐谱,让嗜好古物的勃拉姆斯感到兴奋,那真是一场少见的音乐会,但也是一次惨败的经验,就像勃拉姆斯所预测的一样,乐声“单薄、尖锐、吱嘎作响”。魏德曼记录着:“那些宫廷淑女们都开始窃笑起来,整个演出变成一出闹剧。”

在离开波隆那前,勃拉姆斯意外地受到恭维。才在那不勒斯指挥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波隆那歌剧院总监马尔突奇(Martucci),到勃拉姆斯下榻的旅店探访。当他一看到勃拉姆斯,就趴在地上,然后站起身来,开始高歌勃拉姆斯作品中的旋律,但他发现两人没有可以沟通的共同语言。勃拉姆斯一向对这种卖弄行为大感困窘,这次却欣赏马尔突奇的真诚表现,所以他也情绪高昂起来,度过愉快的一小时,一边唱着曲子,一边比手画脚,以一口糟糕的意大利语交谈起来。

在接受这样令人满意的敬意后,勃拉姆斯和魏德曼也向另一位作曲家表达敬意,这位作曲家的家乡就在两人火车旅行经过的佩莎洛(Pesaro)。虽然两人没有下车,却各唱了一首罗西尼(Rossini)的《塞尔维亚理发师》(Barber of Seville)中的咏叹调。当他们在洛瑞托(Loreto)停留时,看到一群跪走到卡萨圣塔罗瑞塔那(Casa Santa Lauretana)的朝圣队伍,一边唱着歌,一边流着虔诚奉献的眼泪。勃拉姆斯或许是一位粗率的非天主教信徒,但他到了天主教堂里也会十分礼貌地屈膝。朝圣队伍真诚

的信仰和完全的奉献，令他深深地感动。勃拉姆斯的举止与那些冷冷地站在一旁，贬低这群人是从阿布鲁西(Abruzzi)村落来的"蠢蛋"的教士所表现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

勃拉姆斯毫无倦态地踏遍罗马所有的风景名胜，还对被一位卖纪念品的小贩，误认是一位有名的德国考古学家而感到十分高兴。魏德曼和他造访了靠近特瑞维(Trevi)喷泉的吉尼奥(Genio)咖啡馆。他已去世的朋友费尔巴赫与其追随者，多年前常在此聚集。两人为表达一份敬意，同时在城里城外找寻费尔巴赫常描绘的地方。魏德曼记述旅途中：勃拉姆斯和当地的孩童成了朋友，他们欢迎他那口夹生的意大利语以及满口袋的糖果，到处跟随着他，"好像一群忠心的狗"。

他们途经米兰(Milan)、都灵(Turin)和圣古德哈尔隘口(St Gothard Pass)，然后一起回到图恩。总的看来，这是一趟最愉快的旅行，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说："我们没有遇到一点烦人的困扰，唯一看到的虫子就是那些最美丽的萤火虫。"

年初，在听说赫尔佐根伯格夫妇俩都生病时，勃拉姆斯就立刻把在图恩的房子空出来给他们使用，自己到附近去住，但他们婉谢了。于是，他又回到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但是有两件麻烦事正等着他。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在他窗下的阿勒河(River Aare)沿岸，辟出一条散步大道，此时游客都会聚集窗下听他弹钢琴。更糟的是，他发现对尼采的冷落正招致报复。在5月出版的尼采新

书《瓦格纳事件》(The Case of Wagner)中，虽然主角是瓦格纳，可是尼采在书中侮辱了勃拉姆斯，称他的作品充满“无能的忧郁”，是“性无能的表现”。虽然这比瓦格纳对勃拉姆斯的谩骂来得理性些，但是勃拉姆斯还是忧郁了一阵子。伊丽莎白在读过这本书后写信对勃拉姆斯说：“这个人的虚荣心总有一天会让他进精神病院的。”这些话像是预言真的实现了，这位聪明又孤寂的哲学家，一年后就真的进了精神病院。然而对勃拉姆斯而言，并不觉得是一种安慰。尼采只是另一个被彻底的浪漫心灵所击倒的天才罢了。勃拉姆斯更厌恶他后来完全疯狂时所写的作品。在尼采死后不到40年，这些作品被曲解为纳粹恐怖政权所令人憎恨的信条。

那年夏天，勃拉姆斯在图恩完成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Op. 108)，呈现了忧郁却有力的曲风。这是一首最庞大的小提琴奏鸣曲，有几乎如交响曲一般的构架，哀伤的音乐主题之外，不失热情的戏剧张力。饱受尼采苛评的痛苦，勃拉姆斯对自己更加严格。他广征所有好友对这首作品的评价，他们一致表示赞许。克拉拉写道：“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首作品啊！”受到肯定后，勃拉姆斯才把这首曲子献给彪罗，作为与他和解的另一次表态。

虽然他在波恩的这段夏日时光，继续享受魏德曼的盛情招待。魏德曼在担任所任职杂志的政治版临时编辑时，不小心写了一篇批评威廉二世的文章，引起两人在8月时激烈的争辩。争执最激烈时，令人想起尼采苛责德意志帝国“功利主义胜利”的论调。勃拉姆斯从图恩写信

给魏德曼：

虽然德国人引领时代潮流，私底下德国的一切却遭受批评，包括政治与艺术在内。如果拜罗伊特剧院(Bayreuth Theatre)是在法国的话，对你来说，瓦格纳的作品不会像现在所认为的那么伟大，全世界人民不会走上这条朝圣之旅，你也不会怀着热情构思制作那些乐剧。

当瓦格纳去世时，勃拉姆斯告诉正在排练的乐团团员："大师如今殒落了，我们今天不要再排练了。"根据他在此刻及其他场合所做的一些评论，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非真正怨恨这位头号敌人。因乐派不同和音乐见解不同而产生误解，迫使这两位同时代的德国作曲家翘楚公开对立。当然，也看不出两人有走上同一方向音乐发展历程的可能性。

政治上的争论，让双方往后见面时都感到痛苦，因为除了原先争吵的问题外，我们又展开关于君主政府和共和政府优缺点等无益的讨论。

魏德曼察觉到与勃拉姆斯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他请求两人共同的朋友——小说家戈特弗里德·克勒(Gottfried Keller)来调解，克勒回信给魏德曼：

这位自由城镇之子，对皇帝和皇朝的支持，比以前愈

发热烈了，同时我也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你的文章真的错怪了皇家的人。

幸好两人最糟糕的关系及早结束了，魏德曼说："良好的情谊再度建立起来了。"过了不久，勃拉姆斯就离开图恩，前往巴登—巴登陪伴克拉拉了。

他发现克拉拉再次身处困境。对勃拉姆斯来说，克拉拉的麻烦似乎从未间断，他曾不止一次在给她的信中暗示着，她似乎受命运的作弄。此时他又得知克拉拉的庞大家计收支无法平衡，因为她的手臂病痛情况恶化，已经完全无法参加公开演出来养家糊口。在返回维也纳途中，勃拉姆斯仍费心地写信给她，催促她接受他所送的一份价值1万马克的礼物，他说是"作为舒曼基金的一点点微薄贡献，……以解除一些多余的垃圾（金钱）对我所造成的负担"。虽然她拒绝接受，他还是寄去给她，只是像他赠送所有其他礼物一样，要求约法三章，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那一年他在维也纳度过圣诞节，并且比以往更加欢乐。勃拉姆斯在他的图书馆里，放置了管家楚克莎太太所准备的圣诞树，这是头一次勃拉姆斯在圣诞节时这样做，而且很开心地送礼物给楚克莎的两个小孩，他们早就开始叫他"勃拉姆斯叔叔"了。这个勃拉姆斯新近认识的一家，终于替代性地带给勃拉姆斯一种向来渴望的家庭温暖。圣诞节过后，他又走访迈宁根，约阿希姆和豪斯曼又在那儿演奏双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对两位贵族朋友

的热情招待感到非常高兴。约阿希姆在维也纳演奏了勃拉姆斯最新的小提琴奏鸣曲后，勃拉姆斯就参加了约阿希姆在柏林举行的狂欢节音乐会，他向克拉拉描述当时的场面“相当壮观而令人欢愉”。接着他又短暂走访了汉堡,探望他的继母和继母的儿子,以及他的姐姐与她可爱的家园。

1889 年春天，克拉拉终于决定走访勃拉姆斯早就游说她去的意大利，她和赫尔佐根伯格一家人同住在佛罗伦萨。海因利希刚刚动完一个手术,脚和脖子都僵硬了,伊丽莎白也正为最后导致她死亡的初期心脏病所苦，但是两人都同情克拉拉。伊丽莎白寄给勃拉姆斯一段关于这位老妇悲惨情况的伤心描述:

十年来,她的肩上背负重任,有一两次我们见她在一些高贵的绅士淑女们面前,可怜地坐在她的板凳上,紧张地搓着双手却难以展现热情，然而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有兴趣投入了。

勃拉姆斯在回信中对克拉拉这次旅行“未如预期获得快乐”而感到遗憾。看到克拉拉现在的情况,也许勃拉姆斯私下庆幸着，幸好在年轻时没有娶她；如果娶了她，两人还维持关系的话,一定会导致他的父母曾遭遇过的,因年龄差距所引起的婚姻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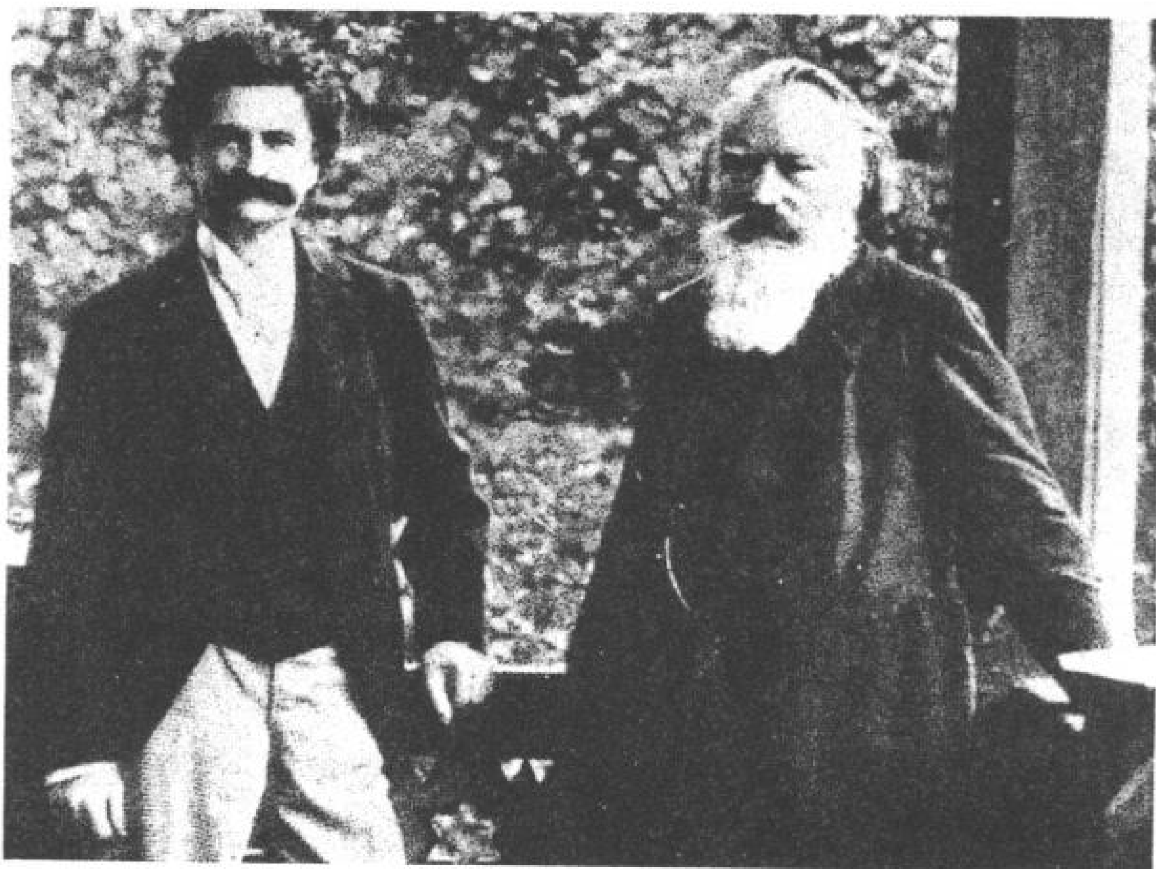
勃拉姆斯在伊舍尔收到伊丽莎白的来信。新辟的散步大道让勃拉姆斯远离图恩的老家，而瑞士和德国之间



勃拉姆斯在格蒙登和朋友在一起

公开的政治仇恨，也让人不适合继续居留在图恩，同时也可能使他与魏德曼之间再度引发更多的争执，于是，他欣然返回繁华的度假胜地伊舍尔，在那里有许多好友可以作伴。下定决心之后，伊舍尔就成了勃拉姆斯度过余生的夏日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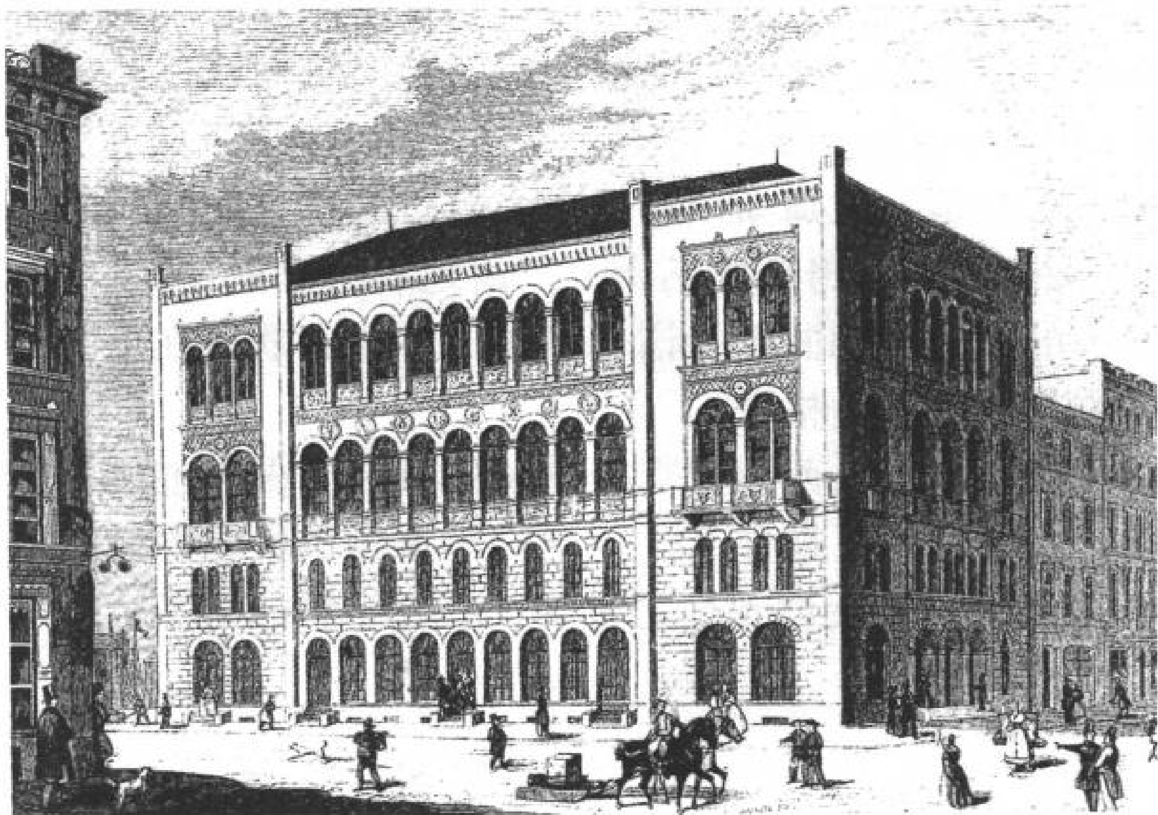
他又住进旧公寓里，而曾用过餐的凯瑟琳·伊丽莎白饭店（Hotel Kaiserin Elisabeth）、曾在那儿读报纸的瓦尔特(Walter)咖啡屋,都很高兴再见他到来。虽然勃拉姆斯对没有火车开往波恩感到很遗憾，以致于拜访魏德曼的旅行只得取消,他以探访比尔罗特作为弥补,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或火车行程，就可以到达比尔罗特在圣吉尔根(St Gilgen)的湖滨别墅了。格蒙登(Gmunden)也离此很近，勃拉姆斯常和维克多·冯·米勒（Victor von Miller）一家人到那儿，而米勒一家人常为勃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大开门户热情款待。米勒一家人非常仰慕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在伊舍尔和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一起

甚至在他死后，还在格蒙登建了一座勃拉姆斯博物馆，里面就连窗台都是完全仿造勃拉姆斯在伊舍尔所住房间陈设的纪念模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别墅又举行热闹的舞会，据说在一次聚会中，勃拉姆斯将《蓝色多瑙河》中的一段乐曲，写在施特劳斯女儿的扇子上，乐曲下方写着“很不幸地，这不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伊舍尔期间，勃拉姆斯又接受两项新荣衔：奥地利颁发的利奥波德勋章，还有更加珍贵的汉堡市市民权。这是彪罗担任驻汉堡指挥时，在议会死硬派并不支持这位发迹的贫民窟小子的情况之下，说服了彼德森(Petersen)市长，将这项荣誉授予勃拉姆斯的。勃拉姆斯



汉堡的音乐厅

很骄傲地写信给克拉拉道：

这项荣誉十分特殊，我是第十三位获得的人，第一、第二位获得者是布吕歇尔（Blücher）和泰勒波恩（Tennerborn），前两位获得的是俾斯麦和穆克特（Molkte）。

勃拉姆斯立刻就着手特别为此谱写一首合唱作品。他写信给克拉拉："这是一首特别适用于国家庆典或纪念场合的曲子，……以圣经内容作为歌词。"《节庆与纪念》（Festival and Commemoration Sentences Op. 109）的歌词确实反映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也提醒国家的幸福安康并非理所当然。写下此曲的同时，他又谱写《三首经文歌》（Three Motets，Op. 110）。不同于曲风开阔的《节庆与纪念》，它是勃拉姆斯以神圣之心写成的凄楚而坚实的作品。然而，勃拉姆斯并不十分严肃地看待这些作品，他以轻快的维也纳舞曲手抄谱包裹这三首经文歌，在下半年寄给赫尔佐根伯格夫妇。

那年夏天，西姆罗克给勃拉姆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重新改写早期作品。他正打算重新出版勃拉姆斯早就想修改的B大调钢琴三重奏（Op. 8）。勃拉姆斯后来写信给克拉拉：

你永远猜不到在这美丽的夏日里，我是怎样借着多么幼稚的娱乐来消磨时光，我已经重写我的B大调钢琴



名人勃拉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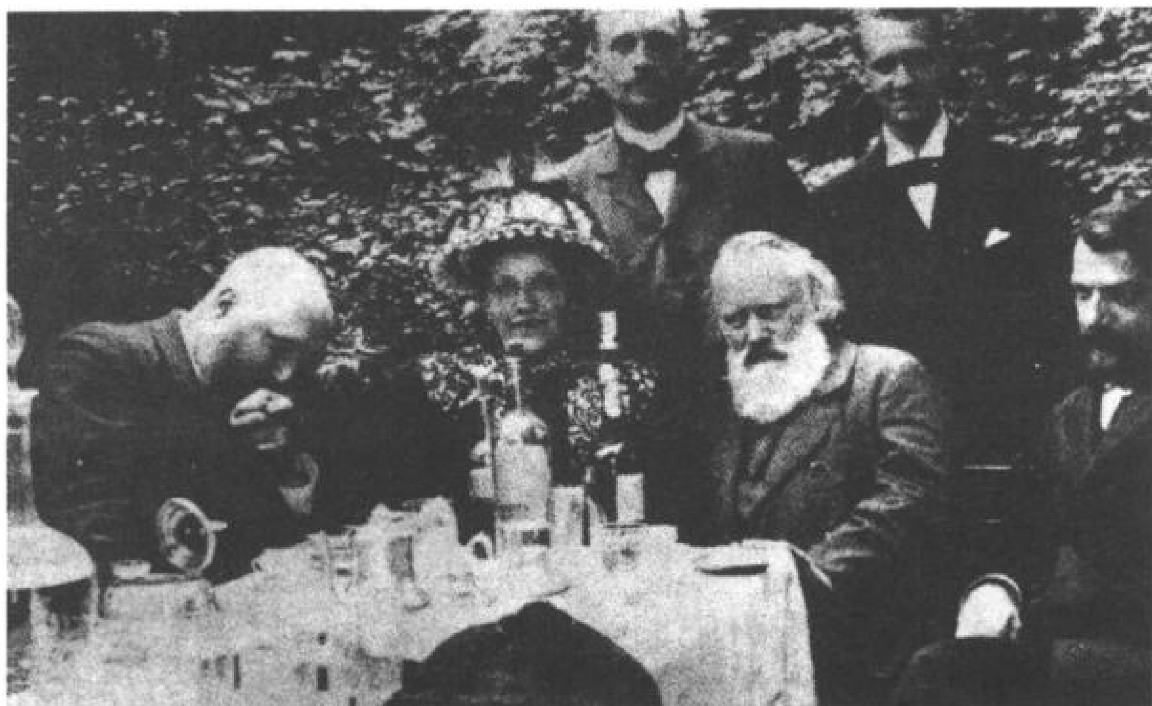
三重奏，现在我可以称此曲是作品 108 而不是作品 8 了，现在此曲不再像从前那么狂野，……但这样是否就变得更好了呢？

大家一致同意，改过以后的作品更好了。这位成熟的音乐家在那年夏天驯服了年少时期“狂野”的自我，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曲中粗犷热情的旋律。最后他告诉西姆罗克，以原来作品号码（Op. 8）同时印行两个版本，但是从那时起，修改后的版本就更常被演奏。

他在 7 月离开伊舍尔，前往汉堡接受获颁的市民权荣誉，回程时写信给克拉拉：

典礼前后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很愉快，此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父亲，而且真希望他也能住在这里。

《节庆与纪念》没能在伊舍尔演出。勃拉姆斯在 9 月时回到汉堡，在一场工商展览会上指挥这首作品。汉堡市作为德国新兴工业中的主要商港，正崭露优越的地位。勃拉姆斯并没有觉得不妥，反而视这种物质上的展示为爱国精神的另一种象征。汉堡西西里亚协会（Hamburg Cecilia Society）几乎在相同的场合中，安排演出这首《节庆与纪念》，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勃拉姆斯将这首新作献给彼德森市长，并和他的家人处得很好，还去他城外的家中住过好几次，勃拉姆斯和汉堡市终于和



在费林格家中的勃拉姆斯

解了。

那年年底，一件使这位古典音乐大师和我们这个时代奇妙而亲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事发生了。11月份，勃拉姆斯从维也纳写信给克拉拉：

此时我们正生活在留声机的势力范围里，我已经有机会常常听到它，也觉得十分有趣，……好像再度身在童话般的境界，明天晚上费林格博士会在家里使用它。

那天晚上，勃拉姆斯在一次惯常探访费林格一家人的聚会中，遇见了特奥多尔·温吉曼（Theodore Wangemann），他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欧洲经

纪人，正在搜集知名人士的声音。一直受科技新发明吸引的勃拉姆斯，愉快地对着那台有原始喇叭的圆筒录音机说道：

爱迪生博士您好，我是勃拉姆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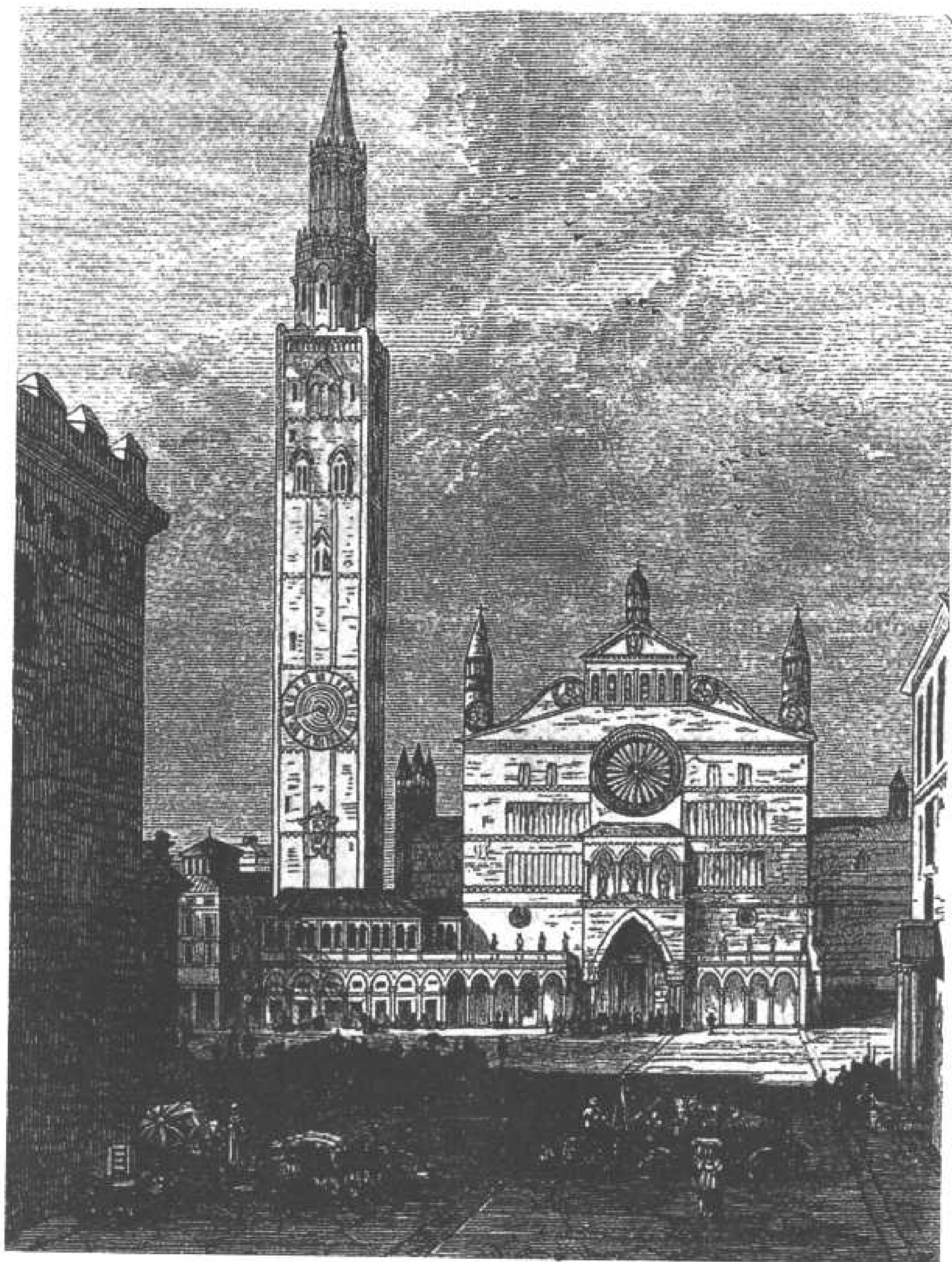
他的德语在留声机中吱嘎作响，他还用一口糟糕的英语透过杂音，恭维发明家爱迪生。接着勃拉姆斯弹奏了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中的一小段，录了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勃拉姆斯仅存的录音，它是惊鸿一瞥。他的盛名使这段录音富有传奇色彩，宛如贝多芬或其他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在遥远的过去直接对着我们说话，对着我们演奏一般。虽然这项发明在当时像是一个创举，但勃拉姆斯并不一定了解到，有一天这种机器使他的音乐流传得更远，比任何奔波劳顿演出的巡回音乐会来得迅捷快速。

15

落日余晖

勃拉姆斯在1890年初历经了感情上的最后一次挑逗(如果我们能这样说的话)。他遇到另一位女低音演唱家艾丽丝·芭比（Alice Barbi)，这位年轻女孩和已经56岁的作曲家之间的友谊日渐滋长，甚至持续到她结婚两年之后。勃拉姆斯和她总在公开场合里一起出现，当她演唱他的歌曲时，勃拉姆斯总是扮演伴侣的角色。他在那年3月写信给克拉拉:“再也不可能听到比这更可爱的歌声了。”

同月,年轻急躁的威廉二世厌倦祖父所指派的首相,希望达到他所称的“个人统治”,以便将德国扩张为一部战争机器,于是,他策动俾斯麦辞职。勃拉姆斯和好友们都十分震惊,伊丽莎白来信说“对于最近形势的转变和国王怂恿的态度,感到很困惑”。勃拉姆斯对支持俾斯麦的协会很有兴趣，而协会甚至要求会见在柏林的德国联邦领导人表达异议，并希望拉着俾斯麦的马车游行街头。



小提琴之城克雷蒙纳



勃拉姆斯在例行的散步途中

虽然勃拉姆斯对自己钟爱的偶像下台感到伤心，但没有参加这种表演式的抗议行动。

魏德曼随即和勃拉姆斯在里发（Riva）碰头，两人展开另一次意大利之旅。从维也纳坐了一夜的火车，穿了三条裤子御寒，魏德曼声称“这种实际体验，使得勃拉姆斯整天的心情都很愉快，他已能驾轻就熟地使用火车指南了”。这次旅程比上次还短，他们走访帕尔玛（Parma），勃拉姆斯深为帕米吉亚诺（Parmigiano）所设计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所感动，这间修道院有“许多难以形容的、留有美丽秀发的、可爱的孩子脸庞”。他们的下一站是克雷蒙纳（Cremona），此地以小提琴和蒙特威尔第闻名，所住旅店主人的儿子就像费加罗一样，既是理发师又是小提琴家，勃拉姆斯觉得非常有趣。勃拉姆斯同时也发现一座在约阿希姆四处游走时，献给他的雕像。在这小提琴之城里，有一座约阿希姆的纪念标识是“非常恰当的”。复活节那天，两人去欣赏安德雷奥蒂（Andreotti）作曲的一首合唱弥撒。这位作曲家个子非常矮小，几乎没有一般桌子那么高，勃拉姆斯冷冷地评论道：“作曲家的作品旋律，出乎意料地快活了些。”

回程时，两人在帕都瓦（Padua）停留，勃拉姆斯很高兴在当地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自己的钢琴奏鸣曲版本。两人随后就回到维洛那，而勃拉姆斯又独自回到维也纳。他并未在维也纳久留，很快就去伊舍尔度过那年的余夏，在那里写出令人感觉愉快的G大调弦乐五重奏（Op. 111）。那年年末，这首新鲜又充满活力的作品在维

也纳的一次排练后，一位朋友建议称此曲为“在游乐区的勃拉姆斯”。“你说得很对”，勃拉姆斯回应道：“你也指那里所有漂亮的女孩子吗?”那时正在生病而且心情沮丧的伊丽莎白接到乐谱时，写信给勃拉姆斯道：“读来如沐春风。”

此刻勃拉姆斯决定，既然已经以毕生之力，写出他能写的最好作品，就有意准备退休，不再写任何新作。也许他认为从那时起，应该享受生命，不需再承受任何要维持声名于不坠的压力。他在1891年初写给赫尔佐根伯格夫妇的信中，流露出一种轻薄的口气：

我以羡慕而坚定的眼光，看着你们这群可爱又相当有趣的人；不幸的是，你们之中总有人必须退隐！

事情的真相是，勃拉姆斯想要从喧闹的公众生活中退出，卸下贝多芬继承人的面具，过个天气温和、拥有隐私权和完全禁欲的秋天生活。此时他也展开了最后一段作曲生涯，曲风极具亲和力，也比以前更自由。有些人说，这些作品反映了更真实的勃拉姆斯。

迈宁根再次激起勃拉姆斯的创作灵感。他在1891年秋天到那里，当时魏德曼也正在当地的公爵剧院试演他的悲剧作品《奥侬》(Oenone)。提起那段日子，勃拉姆斯眼中闪耀着“几乎如奥林匹斯山众神的欢愉心情。”他回忆着“这些日子……，仿佛沐浴在黄金时代的阳光中”。勃拉姆斯在城堡中的欢愉情形，可以从写给克拉拉的旅游

札记中看出来：

> 在那里，你感到完全的自在与舒适。如果你喜欢，可以吩咐在中午或晚上将餐点送到你的房间，……我们住的房间不仅豪华美丽，同时如你所能想像的那样舒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充分供应油灯和蜡烛，并拥有公园般的视野。

这里从早到晚充满乐音，公爵的私人公寓中经常演奏音乐，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在一场音乐会中，勃拉姆斯第一次听到里夏德·米尔菲尔德(Richard Mühlfeld)的演奏，他是迈宁根交响乐团大师级的单簧管乐手，他演奏了一首韦伯(Weber)的单簧管协奏曲。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说："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单簧管演奏家所吹出的乐音，他绝对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米尔菲尔德的演出令他印象深刻，以致他不顾自己已经"退休"，在伊舍尔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特别为米尔菲尔德写了两首作品：小巧而哀伤的A小调单簧管三重奏(Op. 114)，以及灿烂但同样忧郁的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Op. 115)。克拉拉曾在儿子费迪南6月去世后，写信给勃拉姆斯："我们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空洞了。"勃拉姆斯的音乐似乎也反映了对生命短暂的一番感触，然而音乐中的哀伤，在温暖的圣洁中升华，而且勃拉姆斯的作品也从没有将这种柔和而丰满的情绪，表达得这么好过。

这时，勃拉姆斯面临许多令他情绪低落的事，和克拉

拉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长期紧张的精神状态令克拉拉极易恼怒，当勃拉姆斯在3月短暂造访她时，她在日记中形容“简直像是一场恶梦”，两人在10月时更是公开争吵。勃拉姆斯曾协助出版舒曼的第四交响曲原谱，因为他认为原谱比后来重新加上交响乐编制的修订版更好。但克拉拉不同意，勃拉姆斯只有以最高超的技巧使精神紧张的克拉拉平静下来。这场争吵在勃拉姆斯心中，引起至少持续一年的痛苦和疏离感。

1892年1月7日，伊丽莎白因长久使她不适的心脏病死于意大利，那时她只有44岁。勃拉姆斯写信给海因利希：“你该知道我因你心爱的妻子过世而伤心痛苦。”这可不是客套话。虽然自从他们夫妇俩生病以后，勃拉姆斯与他们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但勃拉姆斯不在意这些人性的弱点，仍然把伊丽莎白的照片放在书桌上，直到自己辞世，并且深深怀念她25年来所写的温暖、坦诚又充满智慧的信函。

勃拉姆斯的姐姐在久病后，于6月11日去世了。她临终时，勃拉姆斯在汉堡陪伴她，心情沉重地写信给克拉拉说：“我们这些看顾她的人，早就忍不住想早点结束这种折磨，对她来说，那才是一种解脱。”克拉拉引用勃拉姆斯在二十多年前所作的《女低音狂想曲》歌词，回信道：“我们心爱的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更增添我们心中的荒凉之感。”

那年他在伊舍尔所创作的钢琴小品中，夹杂着丧失亲人的失落感，以及面对死亡的心情，其中不乏在他的巅

峰时期早就开始写的一些曲子。然而这些恬静而贴近人心的《六首幻想曲》(Six Fantaisies, Op. 116),很有可能是首次看了伊丽莎白的一些钢琴短曲，激发灵感而写出的。这些曲子让我们感受到这位钢琴作曲家，以沉思并且几乎是即兴般的心情，写下对姐姐和最亲爱的朋友的思念之情。同样的情绪也可以在同年完成的《三首间奏曲》(Three Intermezzi, Op. 117)中找到,他称第一首作品是“我的忧伤摇篮曲”。

勃拉姆斯一向钟爱在迈宁根公国点油灯的生活方式,而且尽可能用鹅毛笔写作。当他从伊舍尔回来时,并不喜欢寓所中的新设备,他沮丧地写信告诉克拉拉:“不顾我的抗议,他们还是在我的房里装上了电灯。”电灯刺眼的光线对他是一种干扰。

他和克拉拉的友谊终于在9月份再度稳固了，但勃拉姆斯并不认为自己以前很粗心,他再次说道:

你和你的丈夫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最丰富和最高贵的时光。

克拉拉冷冷地回信道:

和你的交往常常是困难的,然而我对你的友谊,总是包容你那些奇言怪行。

勃拉姆斯将钢琴新作寄给克拉拉，她表示赞许。12

月时又再次写信给她，提起他们去年一起共度的圣诞节：

那天晚上，灯火辉煌的圣诞树，在老老少少的眼中闪烁着，……在我布置圣诞树的同时，也想念着你。

克拉拉终于心软了，这两位老友再次变得亲密起来。此时两人来往的信件笔调，是早年勃拉姆斯热恋克拉拉时的贴心语气，他甚至在信上饰以古怪的昆虫和小鸟的图画，就像他早年曾做过的一样。

勃拉姆斯在1893年1月到迈宁根公国，和魏德曼从观赏魏德曼根据尼采的讽刺诗《善与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所改编而成的剧作演出中获得许多乐趣之后，前往汉堡解决姐姐财产中的最后一些细节问题。他对克拉拉表示："我一看到仿佛是自己命运般的汉堡天气，所有的思乡病就一扫而空。"但是他也向往南方的天空，安慰自己道："我正计划着一趟到西西里的旅行。"同时，克拉拉也听了到米尔菲尔德演奏那首勃拉姆斯为他所作的单簧管五重奏：

多么伟大的作品，多么令人感动！细腻的器乐组合，流泻出单簧管轻柔和持续的哀鸣声，让人留恋不已，……也许米尔菲尔德是特别为你的作品而生的。

勃拉姆斯那年及时躲到意大利，因为他60岁的生日就快到了，也知道所有官方的繁琐庆祝计划已在进行。

于是他和弗里德里希·黑戈尔、钢琴家罗伯特·弗伦德(Robert Freund),以及永不厌倦写旅游日记的魏德曼,一起乘坐前往那不勒斯的船,出发前往吉诺亚(Genoa),但是当他们于4月16日到达时,发现唯一可乘的船是匈牙利的船。连在心情最好时都很害怕海上航行的勃拉姆斯调侃道,根据莎翁的剧作《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所叙述,波希米亚人是善于航行的民族,但是没听说过匈牙利人也是。最后大家接受这个小笑话,决定改乘火车前往。

汉斯利克就住在靠近那不勒斯的索伦托(Sorrento),一行人整个下午就坐在他的橘子园中,喝着香槟酒,看着海豚在园子下面的那不勒斯湾中嬉戏,才从炎热而烟尘满天的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得到适当的安抚后,勃拉姆斯终于被说服,决定搭乘轮船前往西西里。魏德曼告诉我们:

> 勃拉姆斯首次感受到夜间海上航行的奇特魅力。船后一道道粼粼波光,不时在起伏的海面上闪耀着奇妙的亮光,然后美妙的日出就来临了。

勃拉姆斯在西西里如鱼得水,魏德曼再次写道:

> 他很高兴地浏览着画在两轮马车上颇富诗意的景色,特别是那些让他想起阿瑞奥斯托(Ariosto)或塔索(Tasso)诗篇中的插图。



那不勒斯湾

在格申蒂(Girgenti)时，他们住在一个可以俯瞰“平原的陡峭斜坡和海边令人惊叹的古老寺庙”的旅馆。第二天，他们就游览朱诺(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神庙，魏德曼看见勃拉姆斯“头顶和银色的胡须，被早晨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很像传说中70岁的希腊悲剧诗人，相传这位诗人就在此被从老鹰爪下掉下来的乌龟砸死的。

在西拉古斯(Syracuse)时，勃拉姆斯游览了另一位诗人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的墓地。这位德国放逐诗人诗中所展现的简朴古典主义，与勃拉姆斯此刻的心情契合。在勃拉姆斯特别钟爱的道尔密那(Taormina)，他们游览了位于摩拉(Mola)，“坐落在多岩石尖峰上”的古萨拉森(Saracen)城。他虽然不再像以前

那样精力充沛，但仍然保持很快的步伐："上山时实在蛮困难的，……但是下山时的步伐像一个滚动的球。"

从墨西拿(Messina)港搭船回到那不勒斯时，魏德曼不小心撞上一个铁环，把脚弄断了，所以勃拉姆斯就在那不勒斯朋友的床边度过60岁生日。勃拉姆斯尽可能地远离群众的热闹祝贺，贺函还是成天以信件或电报寄达。来自维也纳的朋友、迈宁根公爵等，都加入在祝贺的人群中。克拉拉从维也纳音乐院寄来的电报写着："我只希望你能像做梦一样度过生日，或是快乐地在壮丽的大自然中庆祝生日。"克拉拉还在信中预祝勃拉姆斯的70岁生日，结果勃拉姆斯在回信中旁注道："我抗议，不接受你的祝贺。"

等到魏德曼可以轻松地走上前往波恩的火车时，勃拉姆斯就和弗伦德、黑戈尔一起踏上回程，途中在罗马和威尼斯停留。在罗马时，勃拉姆斯很高兴能看到为欢迎威廉二世的来访所作的一切准备。这是勃拉姆斯最后一次的意大利之旅，虽然他在往后三年好几次都表示还想再去，可是没有人能与他同行，而他又不愿独自旅行。他曾说："我发现旅伴实在非常重要。"

回到维也纳后，他发现爱乐协会限量打造上面有勃拉姆斯肖像的铜徽章，悬挂起来以庆祝他的生日。虽然他对这样的举动感到受宠若惊，却对必须读那些他不在时所寄达的、堆积如山的贺信和电报感到不耐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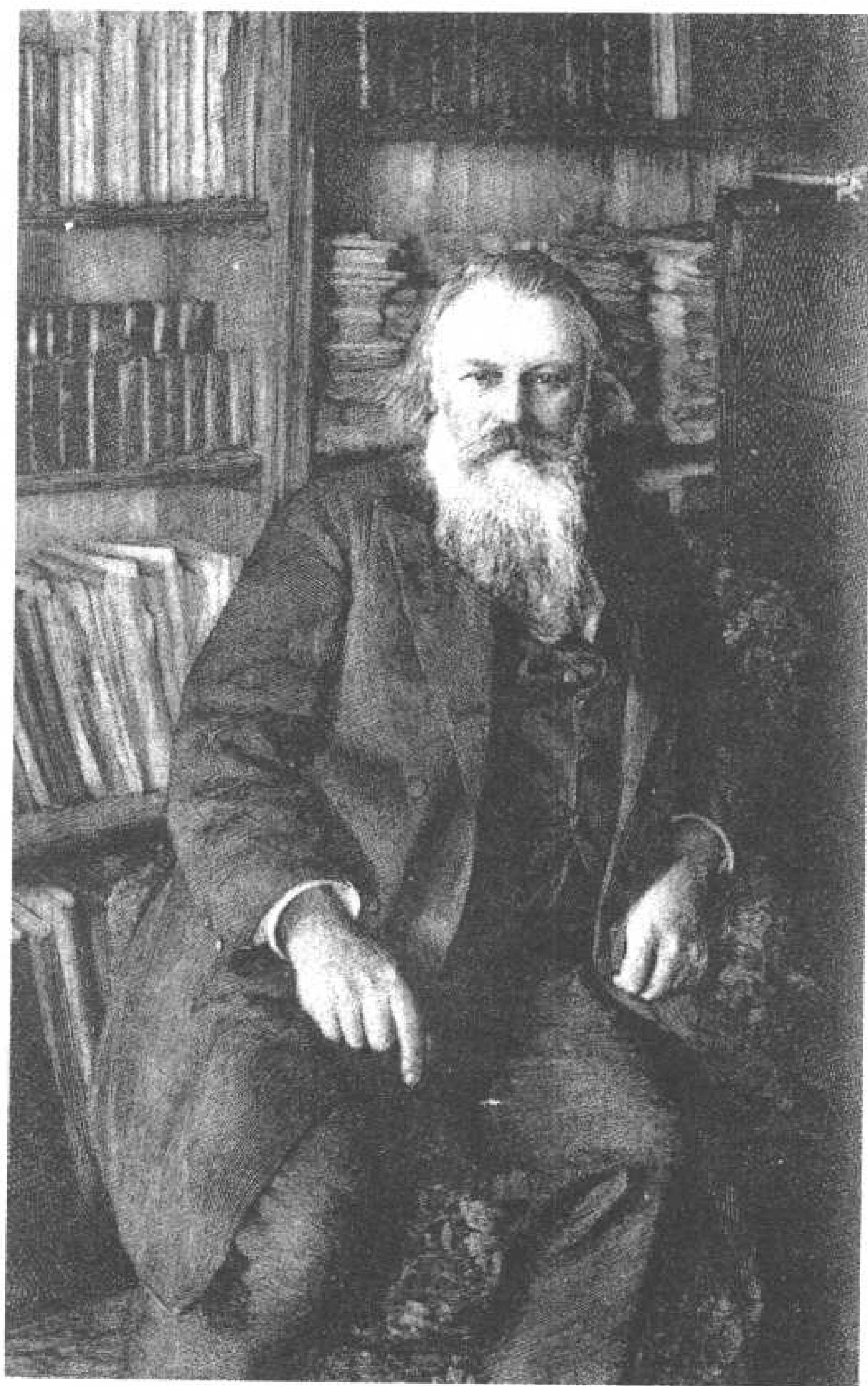
那年夏天在伊舍尔，他又回到钢琴边，创作了《六首小品》(Six Pieces, Op. 118)和《四首小品》(the Four

Pieces, Op. 119)。克拉拉收到这些曲子后在日记中写着："他所抒发的灵感实在令人惊奇，在最有限的发挥空间里,同时展现热情和温柔,真是美妙。"

事实上，精练是这些作品的主要特色。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作品中有一颗热情的心，以及受荒寂的禁欲主义和奔放不羁的情感所困扰的心情。这一系列作品和前一年的同类作品一样精彩,他脑中想着生病的克拉拉,而且为她写下作品 119。"我刚完成至少能适合你弹的一首小作品。"勃拉姆斯再一次以沉静、忏悔的心情为自己写曲。克拉拉手臂的神经痛时时存在，但是她还是想办法弹奏这些她称为"珍珠似的钢琴作品"。

除了这些晚期的杰作外，音乐已经成为勃拉姆斯的嗜好，而不是他的事业。受到艾丽丝·芭比热爱民谣的鼓舞,那时他也开始极有兴趣地比较不同版本,并为收集了一生的许多民谣作注解。就在那年，他所编订的第一套民谣集已经可以出版了。

1894 年 2 月，勃拉姆斯六天内又失去两位交情最久的朋友:比尔罗特和彪罗。在比尔罗特死后,他很冷静地写信给克拉拉说:"他的死早在预期之中，并且也如他所料。"那年夏天，年轻的女低音赫尔米娜·史皮斯，以及同样是勃拉姆斯的好友、曾经编订巴赫作品的史皮达(Spitta)也过世了。这些好友的离去，加上勃拉姆斯有意退出当时的乐坛孤立自己（虽然他在朋友中仍然感到欢乐),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像个老人。那年 4 月，亨舍尔前往拜访勃拉姆斯，看到他在一个有年轻的女低音和尖



书房中的勃拉姆斯

锐粗俗的笑话声所包围的酒馆里。当亨舍尔和太太在次日早晨到卡尔斯街4号拜访勃拉姆斯时,他亲切地以“相当喜悦、满足的自在态度”,在他“阳光充足、舒适的房间中”招待他们,而房中满溢着咖啡壶煮维也纳咖啡的香味。

但是,他又接到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消息,汉堡爱乐交响乐团邀请他担任多年前曾渴望的驻团指挥一职。当然。现在这份工作对勃拉姆斯来说是绝不可能接受的,勃拉姆斯对此十分反感,写了一封拒绝信:

并非所有我长久热切盼望要做的事,都能在当时就实现。在我终于与自己妥协,尝试走别的路之后,许多时光就这样蹉跎而逝。如果这件事如我所愿(早一点来临)的话,今天我可能会与你一同庆祝我的50周年纪念,但你现在寻找的是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希望你们能很快地找到他,并希望他能以同我一样的善意、足够的能力、全心的热诚,为你们的福祉努力。

非常诚挚的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回顾那年夏天伊舍尔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勃拉姆斯写作了最后的奏鸣曲,两首宛如秋天般的单簧管作品:F小调和降E大调单簧管奏鸣曲(Op. 120,No. 1,No. 2)。勃拉姆斯再次为单簧管名家米尔菲尔德创作,同时标明这两首曲子可以用小提琴或中提琴演奏。那年夏天,他也

编订完成了 49 首德国民谣，其中最后一首《月亮悄悄升上夜空》(The Moon Steals Up)是他 41 年前的作品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中的一段变奏曲。自觉成功完成一生的工作后，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

这一切就像一条蛇衔住自己的尾巴一样，也就是说，象征的故事已经说完，圆圈也闭合起来了。……也许此时是该画下休止符了。

勃拉姆斯真的无所作为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没有再写任何作品，但是，这个世界可不会让他从此就变成一名隐士。1895 年，他匆忙参加各地为他所举行的音乐节。2 月在莱比锡参加为期三天的音乐会，上演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和两首单簧管奏鸣曲，由他最近所提携的钢琴名家尤金·达尔贝特（Eugen d'Albert）演奏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和米尔菲尔德仍是完美的演出搭档，而勃拉姆斯更在他们所到之处，称这位单簧管演奏家是“我的第一夫人”和“单簧管小姐”。

在伊舍尔度过一个静谧的夏天后，勃拉姆斯参加 9 月在迈宁根举行的音乐节。这是一个以彪罗声明勃拉姆斯是音乐史上“三 B”之一为主题的音乐节，演奏巴赫和贝多芬的主要代表作《马太受难曲》和《庄严弥撒曲》，以及勃拉姆斯的代表作第一交响曲。勃拉姆斯为此非常高兴。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他拜访住在法兰克福的克拉拉，看到她非常虚弱又病重，感到十分沮丧。

10月时，他接受到苏黎世与黑戈尔同住的邀请，前往参加庆祝苏黎世音乐厅开幕的音乐节。当时在场的魏德曼提到，当勃拉姆斯踏上舞台指挥《胜利之歌》时，赢得"如雷的掌声"。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是下半场的曲目，勃拉姆斯看到自己的肖像紧挨着贝多芬和其他古典乐派的大师们，一起悬挂在音乐厅的墙上。

演奏会后，一如往昔在一位富有的音乐爱好者家中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勃拉姆斯回避喧闹的宾客，加入在楼上由主人的女儿及她的年轻朋友们同乐的即兴餐会，觉得十分开心。他开开玩笑，一直玩到午夜以后。

翌年1月，亨舍尔和勃拉姆斯、格里格在莱比锡一起吃晚饭时，亨舍尔发现勃拉姆斯心情很愉快，喝下"多得惊人的慕尼黑啤酒"。接下来几天，他又在柏林和达尔贝特演奏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而且遇见两年前就在迈宁根结成好友的80岁的德国写实主义画家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f von Menzel)，两人都喜好"精致而愉悦的狂欢宴饮"。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提到自己不仅为他的艺术所吸引，更为他与自己十分相似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我们这些名人中，他是唯一谦卑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虽然克拉拉保持着礼貌上的兴趣，但她已经病重得只能写一张明信片回答勃拉姆斯对这位艺术家的兴趣。

3月时，格里格拜访在维也纳的勃拉姆斯，看到他的精神如此抖擞，就邀请他到"山中蕴藏宝藏的隐秘处——将是隐藏你的第五交响曲之处"的挪威去游玩，但勃拉姆

斯仍然偏爱意大利。他在同月写信给魏德曼：

你认为在春天时为了你的耳朵，为了我们的腿和眼睛，去一趟意大利如何？

但是魏德曼实在病得太重而无法上路，所以也只好作罢。

3月底，克拉拉突然中风了，勃拉姆斯很紧张地写信给她的女儿玛丽：

如果你知道最坏的情况就要来临的话，一定要让我知道，我才能在那双亲爱的眼睛仍然张开时赶回来，因为当她的双眼合上时，也是我的生命结束之时。

然后他又写信给约阿希姆：

就算她离开我们，我们的脸也会因这位了不起的女人所留给我们的回忆，而焕发出喜悦的光辉。

此时音乐再度安慰了勃拉姆斯。他在5月写下个人色彩浓厚的《四首严肃的歌》(Four Serious Songs, Op. 121)。这是写给声乐和钢琴演出的。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起草一首交响乐作品，不过并没有完成。《四首严肃的歌》的歌词取自《圣经》，虽然强烈涉及死亡的主题，但在结尾处，一切都升华成对爱的肯定。之后，他曾对玛

丽·舒曼解释这首作品的创作根源：

人的内心深处常有一些低语和起伏，也许是非常无意识的,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以诗篇或音乐的形式出现。

他在1月7日把这些歌拿给卡尔贝克看，冷冷地说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克拉拉也一如往昔寄给他表达祝福之意的生日卡。但是，这次她只是在病榻上写了一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5月20日,她再度中风,终于与世长辞。

勃拉姆斯在伊舍尔接到消息立刻赶往法兰克福，但是他在非常恼怒又沮丧的情况下错过了班车，以致搭错了火车。他在铁路线上来回奔波了两天才到达法兰克福,但葬礼正好结束。

克拉拉葬在波恩舒曼的墓旁。勃拉姆斯急忙搭上下一班火车赶往那里,但是当他疲惫至极地赶到时,只能在棺木入土前,及时洒下最后一抔黄土。

16

走入黑暗

勃拉姆斯无法从失去克拉拉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问道："当一个人如此孤单时，生命还有何意义?"葬礼结束之后，他在莱茵河畔短暂地旅行，拜访老友，回忆青春岁月。在回到伊舍尔之前，内心感到十分沮丧。虽然他想在伊舍尔度过往昔般的夏日假期，但却生病了，几乎可以说是身体和心理的交互影响，皮肤泛着青黄色，精神十分消沉。然而，他突然想到克拉拉的女儿玛丽和欧根妮(Eugenie)，就写信给她们："没有什么事能比在任何方面为你们提供服务、建议或是帮助，更让我感到愉快了。"之后，当她们准备送给他一些母亲的纪念品时，勃拉姆斯说："我感谢你们，但是……我不要任何东西，虽然一点点小东西对我来说就已足够，它们是我所拥有的最美丽的!"

在这样的心情下，他谱写了最后一首乐曲——为管风琴所写的《十一首众赞歌前奏曲》(Eleven Choral Pre-



和朋友在一起的勃拉姆斯，这是他死前不久才拍摄的。(由左到右)站着：爱泼斯坦、曼迪柴夫斯基、豪斯曼；(由左到右)坐着：米勒小姐、汉斯利克、勃拉姆斯、帕西尼太太、约阿希姆

ludes, Op. 122)。这些曲子所依据的典范，很明显地来自于巴赫，其中有些曲子可能是早些时候就完成了。所有的曲子都蕴含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其中最后一首以《哦！世界，我必须离你而去了》为标题，充分显现勃拉姆斯此刻的心情。

勃拉姆斯的健康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只好去找当地的医生，诊断结果是黄疸病，必须吃卡尔斯巴德盐治疗。但是，一位从维也纳来的专家私下摇头表示，此药无效，建议勃拉姆斯亲自到卡尔斯巴德接受完整的治疗。对这个波希米亚矿泉治疗小镇颇为熟悉的汉斯利克，在

费林格博士的帮助下，为勃拉姆斯安排这趟旅程，介绍城中的朋友给勃拉姆斯，看着他舒适地住进一家后来命名为“勃拉姆斯”的旅店。

外表看来，这时的勃拉姆斯试着保持愉快，拒绝听任何抱怨，在写给汉斯利克的信中说：“我很感激黄疸病，我才能到知名的卡尔斯巴德来。”在写给魏德曼的信中，他更轻松地说：

我的微恙实在不劳你担一点心，只是很平常的黄疸病，不幸地特别不愿意离开我身上罢了。

但是在写给维克·米勒的信上，他就没有那么愉快了：“汉斯利克在此地的朋友们，每天都和善地围绕着我，但过着隐士般生活的我，实在不怎么欢迎他们。”

卡尔斯巴德之旅并没有使勃拉姆斯康复，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一位镇上的医师诊断说：“有严重的肝肿胀，胆管完全阻塞。”他回到维也纳后，证实罹患了使他父亲致命的肝癌。

一向厌恶别人健康不佳的勃拉姆斯，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而他一直企图忽视自己的病。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来日不多了。他变得消瘦、憔悴，不管他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常常会一言不发地离开友伴。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花了许多时间寻找在公寓中的旧文件和手稿，亲自销毁了其中的一大部分。

勃拉姆斯仍然时常参加音乐会，11月9日去听了

《四首严肃的歌》的演出。当"约阿希姆四重奏团"在1897年1月2日到维也纳演奏他的G大调弦乐五重奏(Op. 111)时,他也在场看到观众热烈的掌声。他仍对德沃夏克保持兴趣,在收到德沃夏克新近完成的B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时,他和豪斯曼在私寓中将作品从头演奏到尾,十分欣赏此作。事后他说:"如果我早知道大提琴可以有这般协奏曲的表现,我也会试着写一首。"这个月稍晚,德沃夏克为了他的《新世界》交响曲(New World Symphony)演出而访问维也纳,并且去看望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在写给米勒夫妇的信中,还试着保持欢快地说:

你不会反对我带他去见你们吧?我会让他吃光我的一大盘菜,喝干我的一小杯酒。据我所知,他不会长篇大论。

即使是德沃夏克也看出勃拉姆斯快要死了,并了解这个人将要面临的荒寂前景,他惋惜叹道:"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却不相信'任何事物'!"

勃拉姆斯最后一次听音乐会是在3月7日,到维也纳爱乐协会聆听李希特指挥他的第四交响曲。当乐声渐渐消失,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时,勃拉姆斯在包厢中站起来,充满感情地含着泪水,俯视他所热爱的维也纳人。当人们看见勃拉姆斯苍白、消瘦的身躯时,汉斯利克记载着:

全体会员都怀着敬畏又痛苦的怜悯之心，在这座音乐厅里向遭受痛苦折磨、备受敬爱的大师，明白表达最后一次问候。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是3月13日聆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理性女神》(The Goddess of Reason)的演出，但是他太过虚弱，以致没有听完，上半场后就先行离开了。

当他再也不能步行到公园呼吸心爱的春天空气时，法贝尔夫妇、米勒夫妇和费林格夫妇都逼着他和他们一起乘坐马车到游乐区附近走走。迈宁根公爵寄来一箱他最喜欢的酒，公爵夫人则送他一双暖和的拖鞋。

3月26日那天，他在床上“休息一下”后，就再也没下过床。楚克莎太太照顾他的一切需要。当她在4月2日晚上送上一杯迈宁根公爵送给他的酒时，勃拉姆斯对她说：“酒的味道很好，谢谢你。”之后就睡着了。次日清晨，当她再进房间时，勃拉姆斯醒来却说不出话，一滴泪珠含在眼中就撒手人寰，面容十分安详，几乎没有任何痛苦。

这位一向厌恶繁文缛节的人，恐怕不会赞同人们举行他的葬礼的方式。自从贝多芬死后，就没有再举行过这样隆重的葬礼。沿街每一间房子的视线范围内都挤满了人，围观伴随着灵柩的西班牙旗帜队伍和火把队。灵柩由德沃夏克、艾丽丝·芭比和许多勃拉姆斯最亲近的好友相随护送，许多鲜花队尾随在后，当时也在场的亨舍尔，形容这次送葬游行是“一座巨大的活动花园”。

送葬队伍在维也纳爱乐协会的建筑前停留片刻，协会此时覆盖了缀有蓝色火焰的黑布以示哀悼。“歌唱协会”的会员演唱勃拉姆斯的无伴奏合唱歌曲《再会》(Fahr Wohl)。在多尔泰尔街教堂(Dorotheergasse Church)举行简短的仪式后，人们在墓旁演唱完最后的纪念歌曲，勃拉姆斯葬在他所景仰的前辈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旁边。

葬礼举行的同时，汉堡市所有的船只旗帜都降半旗以示尊敬。

勃拉姆斯就这样度过了丰富又活跃的一生，历经了世界上一些巨大的变化，也看见了自己的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实力和威名。每一件事都洋溢着欢欣，勃拉姆斯也置身其中，然而，他终究不算是一个快乐的人。

为了避免掉入潜在浪漫性格的陷阱，舍弃原本可以轻易赢得的掌声，他选择了一条寂寞又传统的道路，像他心中伟大的英雄巴赫一样，成为一个巍然耸立的反潮流者。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已经成为人人尊敬的大师，但他也看到新德国乐派孕育出一种真正属于未来的音乐，诸如他所认识又喜欢的里夏德·施特劳斯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但他并不欣赏他们的音乐，以及完全翻新音乐、将老一辈作曲家抛在路边的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等。如果勃拉姆斯能更自信的话，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无关紧要。然而，当他费尽心力赢得成功后，却将自己封闭起来，向往永远都无法适应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稳定生活。他生活上和内心中的许多不满，都是源自这个心底的矛盾。

附　录

勃拉姆斯的音乐精神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传统的魅力、孤独的诗意、忧郁的光泽、怀旧的甜美和黑森林里的故事。他激起人们对古典永久的怀恋。

19世纪浪漫主义器乐曲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以门德尔松、肖邦、舒曼为代表，在室内乐和交响乐中他们依然和古典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独奏曲中，他们把强烈的抒情性和幻想性融入到一种新的短小的曲式当中，把浪漫主义最富梦幻的诗情、轻灵飘忽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听众提供了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一面。但随着舒曼的故去，这种浪漫主义走到了它的终点，而另一股浪漫主义潮流则汹涌澎湃，不可遏止，它以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为代表，然后延伸到布鲁克纳、马勒、里夏德·施特劳斯那里。这是一些对室内乐、独奏曲不感兴趣的作曲家，他们致力于交响乐队的编制、音色和形式的

发展。传统的室内乐和独奏曲对他们的局限太大，不能满足他们的创作要求，交响乐队不断扩大的想像空间以及所蕴藏的音色、力度是他们理想的工具。他们的触角在自我无限的扩张意志推动下走出音乐的领地，扩展到哲学、宗教、文学的领域,并不断在其中汲取灵感,企图创造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假如说前一种浪漫主义是夜晚幽幽的月光令人幻想，那么后一种浪漫主义就是白天炎炎的烈日，把整个世界展现在你面前，让你兴奋张扬。他们把浪漫主义狂歌般辉煌灿烂、绚丽夺目的一面展示出来，为听众提供了浪漫主义的巨大风景画和叙事诗。然而,在这股浪漫主义席卷一切的潮流中,出现了一个对此无动于衷的反潮流人物——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不是艺术上的失意者，出言不逊的小作曲家,不成功的技巧演奏家,苛刻而顽固不化的批评家。他成功地延续了自巴赫开始,经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直至舒曼的德奥音乐传统。舒伯特死后,在所有的音乐家中,勃拉姆斯是唯一把古典的宝藏完整无缺地继承下来的人，与他同辈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更接近贝多芬的理想，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用真正的交响思维重建古典音乐的全部领域。他像贝多芬一样是一个全能的音乐家,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古典体裁(除歌剧)；他又像巴赫一样，固执地、不合时宜地进行纯音乐的创作。他创制了最后的、真正伟大的古典艺术。在他之后，这座大厦轰然坍塌。他犹如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执著地奔向自我选定的目标，把古典的传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诗

意的境界。

勃拉姆斯1833年生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父亲是一位低音提琴的演奏师，爱好音乐，但成就不大。由于家庭贫困，勃拉姆斯年轻时就在当地的小旅店的酒吧里弹奏钢琴分担家用。1853年，他遇见匈牙利著名小提琴家雷曼尼，并为他作伴奏在德国巡回演出。在一次演出中，他结识了当时最伟大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并通过他的介绍，又结识了盛名于世的李斯特和舒曼。舒曼对他大加赞扬，专门撰文，宣称他是德国未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舒曼和妻子克拉拉还邀请勃拉姆斯来家里居住。舒曼精神失常后，勃拉姆斯的忠诚友谊使克拉拉度过了精神上的危机。可是，他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发展成爱情，勃拉姆斯以莫大的自制力克制了这种感情的发展，即使在舒曼故去后，他仍然把这种感情变成了更深刻的友谊，他没有同比他大14岁的克拉拉结婚，但他把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克拉拉离开人世。

1856年，勃拉姆斯成为弗里德里希公主的钢琴教师，1857—1860年他在德特莫尔德亲王的宫廷里任合唱指挥，开始他专业的创作生涯。1860年他签署了著名的宣言，反对李斯特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新音乐”方法，后来他被认为是瓦格纳乐派的反对者。1861年他返回汉堡，但汉堡市议会没有忘记他是来自贫民区的艺术家，没有授予他职位。1862年开始，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此后的35年他一直以维也纳为活动中心，使他北方忧郁苦涩的严肃音乐染上了南方优美绮丽的色彩，变得更为精美

优雅,有着独特的古典风韵。

1896年,克拉拉去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为此他创作了《四首严肃的歌》,犹如他母亲去世时,他创作了著名的《德意志安魂曲》。1897年,勃拉姆斯因患癌症去世,他被葬在距贝多芬和舒伯特不远的地方。

勃拉姆斯是一个严谨的传统主义者,他着眼于一个不可能再度复兴的古典主义时代。他的音乐带有古典的优雅风韵,带有强烈的怀旧色彩、悲观情绪和无可奈何的忧郁。他有着深邃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是古典形式的保护者,他相信新的重要的事物依然可以用古典大师的传统手法来表现。这一点使他与改革派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大相径庭。他不欣赏、甚至反对李斯特的交响诗和瓦格纳的音乐剧,他不相信在他们外在"混乱"的结构和音色中能产生什么新的艺术。

勃拉姆斯是舒曼热心的崇拜者。这位浪漫主义者也是以创作钢琴曲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的。他的三首钢琴奏鸣曲(Op. 1,Op. 2,Op. 5)对一个灵魂、情感均是浪漫主义的青年人来说可谓不同寻常。当时音乐界盛行小型的抒情曲,或是把几个自由的幻想小曲组成大型套曲。而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完全摒弃这种流行的风格,他力图从贝多芬的后期奏鸣曲出发,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但这些作品中钢琴的特质不够突出,仿佛是"带着面纱的交响乐"(舒曼语),听众可以从它们当中感到有一种要求交响乐式样表现的内在欲望。驱使他创作大型作品的动力是他对德国过去伟大艺术的渴望,一种挽救这种艺术的向

往。浪漫主义的梦想、热情和渴望破坏了古典的大型建筑，使艺术失去了固定的形状，他在创作生涯的一开始就强迫自己去恢复被浪漫主义破坏的古典形式。在采用古典变奏的形式上，他创作了四首大型的钢琴变奏曲（Op. 9，Op. 24，Op. 35，Op. 56b），这种形式在贝多芬晚期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勃拉姆斯在这种压力下，依然在技巧上获得了至高的成就。不过，勃拉姆斯在钢琴独奏作品方面并没有掩盖他和舒曼共同的一面，他们都本能地偏爱短小又亲密的形式。因此，他创作了许多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钢琴曲——狂想曲、间奏曲、随想曲。这类作品大多是晚年完成了伟大的交响曲之后创作的。浪漫主义的真性与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学术之间的争斗已使勃拉姆斯感到精疲力竭，采用自由的、短小的形式来显示他真实的灵魂，更适合他日渐衰退的恢复古典的意志力。

在贝多芬之后的所有19世纪的作曲家当中，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最为丰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作曲家都更大程度地把握住了室内乐作为内心感情交流的工具这一本质。他创作的大量的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六重奏感情丰富，高雅精致，是他作品中最具浪漫主义魅力，最温柔、亲切、怀旧、深刻的组成部分。在室内乐当中，他恢复了古典主义平整的秩序，他不相信在混乱的结构中能创造出什么来，但在这里，他也时而面临“古典主义的浪漫派”的困境，听众有时会感到古典主义的形式、理性、学识在压抑着浪漫主义者的灵感、激情和想像

力，使之多少受到损害，使有些作品有时显示出人为的、牵强的色彩，有的段落听上去冗长、枯燥、乏味。但这种损害是一个真正理解贝多芬、竭力回归古典形式的浪漫主义者的必然代价。尽管如此，他的室内乐每一首从整体上看都是杰作。

在浪漫主义的后期，没有一部交响曲在思想深度和构思广度上能超过勃拉姆斯的四首交响曲。他有意识地把交响曲的创作拖延到中年以后。他对交响风格的掌握是通过小夜曲、协奏曲、序曲的创作而获得的，并且他仅有的四首协奏曲已成为今天音乐会中不可或缺的精品。勃拉姆斯当时完全清楚交响乐的时代已经同舒伯特一道成为过去，但由于他对那个英雄时代怀有深厚的景仰和怀念之情，他向这种不幸的命运发起了挑战。他音乐思想的严肃性，他对古典交响乐作家的信仰，他交响乐中蓄意追求而得到的古色古香的风格惊动了浪漫主义的阵营。人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是怎样避开李斯特、瓦格纳而在交响乐领域中获得了如此的成就。

作为一位艺术歌曲的制作者，勃拉姆斯是舒伯特和舒曼的继承者。他大约创作了二百余首独唱歌曲和大量的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歌曲以及民歌改编曲。他喜欢的爱情、大自然和死亡的主题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勃拉姆斯还创作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和世俗的合唱作品，他最好的合唱作品《德意志安魂曲》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广泛地传播着他当时的名声。

勃拉姆斯的音乐既反映出德国北部的纯朴无华、严

肃庄重,也反映出维也纳的妩媚动人、亲切温柔。在所有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当中，他最出色地处理了浪漫主义抒情性和古典主义曲式的矛盾。在他平静、均衡的古典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哲学，一种悲观主义和退隐忍让的世界观。他以一种贵族式的精神，把这种哲学和世界观融入到他所缅怀的形式之中,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过去年代的精神和光荣的回声。

勃拉姆斯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作曲家，他的全部活动都是经过精心和慎重计划的。他现在遗留的作品都是自己认为是成熟的、可以出版的,至于那些他不满意的手稿则没有留下来。每当他看到自己的贡献缺乏诚意或创造性时，他宁可毁掉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当他估计到前人是不可超越甚至是不可接近时，他就为他的创造力选择另外的出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较早地放弃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中看到。他是一个严于自我批评的人,对自己从不宽恕,尽管他的外表粗鲁而幽默,但内心细致严谨,甚至是孤僻离群的。

把巴赫（Bach)、贝多芬（Beethevon）和勃拉姆斯(Brahms)归在一起称为“三B”起因于19世纪著名指挥家汉斯·彪罗的一句妙语。尽管从历史和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谬的，但它已经渗透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意识当中。勃拉姆斯的艺术不像巴赫、贝多芬的艺术那样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性和坦率的英雄气质，把巴罗克艺术大师宏伟巍峨的风格同这位19世纪的艺术隐士曲折隐晦的风格相比较显然是不自然的。同贝多芬相比，

勃拉姆斯强烈地受制于过去,热心地依附于古典理想,这种倾向不可能在艺术上作出创新,他只能使它深化、成熟和明智。而贝多芬热心于征服,经历着作品到作品、风格到风格的巨大转变,在他那里,古典形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完成和综合。他在不断地表现自我意志和情感的活动中探索它、创造它,因而他永远是向前的。对勃拉姆斯来说,古典形式已经是一个完美的轮廓,他的创造过程就是紧紧地抓住它和把握它,把他的思想和情感融注于其中,古典主义在他这里成为一个美丽的投影,一个美妙的回声。因此勃拉姆斯很难也没有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他的艺术是完美的,供人欣赏的,让人产生共鸣的。我们可以在他的艺术中浸淫沉醉,但却不能从他的艺术中走向音乐的未来。

萧　韶